

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刊

百卷文库

中国少年儿童报刊
工作者协会 编

文学少年

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曾经离开城市的喧嚣
聆听过那悦耳的铃声
走进入迷的梦境
重温一下往日情怀

同心出版社



本卷主编的话

《文学少年》创刊于党中央作出加强少年儿童工作的决定，号召全党和全社会都来重视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1981年。由辽宁省作家协会同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合办，为东北三省唯一儿童文学杂志。1986年改由新生的辽宁省儿童文学学会同省作协合办。敬爱的中华妇女儿童工作领袖、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特致函鼓励我们“要兢兢业业为孩子服务”。本刊也得到省内儿童文学作家、教育家和广大小读者、小作者的支持。《文学少年》已由双月刊发展为月刊，由原32开小本变为今日16开大本，被评为辽宁省优秀期刊。

《文学少年》顾名思义，是向少年宣传文学，奉献儿童文学精品，使少年读者在文学百花园内拓展视野、陶冶情操、净化心灵、激励情趣、开发智力、增长才干。为了不断推出精品“以优秀作品鼓舞人”，我们团结老、中年作家，着力发现文学新人，热诚扶植新人，使其贴近少年儿童生活，多出为少年儿童喜闻乐见、具有时代感和地域特色的佳作，推进儿童文学事业繁荣发展。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今辽宁省儿童文学新秀已形成群体，被誉为“东北小虎队、虎虎有生气”。这也是本刊的特色，有特色才有魅力。本集选入的陈伯吹老人《东北飞出“棒槌鸟”》一文赞扬了这一特色。陈伯吹作序的《棒槌鸟儿童文学丛书》，已受到读者、专家及中国作协、版协领导的极高评价：“这套书的质量高”，“儿童气十足、‘土’气十足、现实气十足”，“六位作者平均年龄32岁，是一支年轻的东北小虎队……很成熟。”“是我们儿童文学创作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具有标志性的可喜可贺的事情”。“小虎队”的起步均在《文学少年》内，本集小说栏也选编了他们的作品。

“虎虎有生气”的作品，激励“虎虎有生气”读者。“为少年，写少年；少年读，少年写”，本刊倡导使广大少年读者积极参与，促进刊物栏目不断丰富更新，无拘无束、求新求异、寓教于乐、生动活泼。同时在坚持于寒暑假假期举办的“征文大奖赛”、“小作家采访团”、“文学夏令营”等活动中更增友谊；编者、读者、作者同步社会实践，活跃第二课堂，提高文化素养，增强民族自豪感，弘扬“四自”、“五爱”精神。《文学少年》愿永远为少年儿童的知音；少年同文学、文学同少年永远手拉手、心连心，奔向21世纪。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赠我们的题词——

“托起明天的太阳”。

序

余心言

中国的少年儿童报刊，正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正式出版的已经超过200家。有全国性的，也有地方性的；有面对中学生的，有面对小学高年級的、低年級的，还有面向学龄前幼儿的；有的以图为主，有的以文字为主；从内容看，有综合类、科普类、文艺类、艺术教育类、学习类；还有以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

在广大少儿报刊编辑以及少年儿童文学工作者、美术工作者、科普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许多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这些少儿报刊源源不断地为广大少年儿童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受到广大少年儿童的喜爱，哺育着一代又一代新人健康成长。少年儿童报刊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报纸和刊物都是定期出版的。它的长处是能够及时向读者提供新鲜的信息，满足读者的需求。缺点是不便保存和检索。虽然现在已经有了计算机手段。但似乎还没有哪一家报刊已经做到全文输入计算机系统，计算机的使用也还远未普及。许多优秀作品在报刊上发表了，当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可是事过境迁，也就成了明日黄花，后来的读者想找也找不到了，许多读者还根本不知道有过这样的作品。而少年儿童又是人生的成长阶段，每年都有上千万的新读者进入这支队伍，同时又有成千上万的老读者离开这支队伍。新的读者需要新的知识、新的读物；他们也有许多需求同他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是类似的。报刊又不可能老是炒冷饭，大量刊登过去的作品。这是一个矛盾。怎样解决这个矛盾，使一些作者辛勤劳动的精神产品继续发挥作用，满足新一代小读者的需求，这是一个值得花气力去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少年儿童报刊工作者协会的组织下，名家少儿报刊编辑部共同努力，编辑出版《兰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刊百卷文库》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好办法。我翻阅了已经编好的几本书稿，感到内容是相当精彩的。一册在手，不同的读者就可以饱览自己喜爱的报刊中多年积累的精华。

这一套文集出版的另一方面功效是，便于各少年儿童报刊回顾总结自己的经验，互相交流，共同进行规律性的探讨，促进整个少年儿童报刊事业向新的高峰迈进。人类即将进入新的世纪，今天的雏鹰将要在新的天空中搏击。他们有理由要求获得更精美的精神营养。我相信，我们的少年儿童报刊百花园明天必将更加光彩夺目。

1997年1月

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刊百卷文库
文学少年

关怀与光荣

康克清给《文学少年》的信

《文学少年》杂志社：

欣悉辽宁省成立了儿童文学学会，并接办了《文学少年》杂志。请接受我衷心的祝贺！

儿童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儿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志办好这项事业，需战胜各种困难，兢兢业业为孩子们服务。

肩负这一光荣使命的儿童文学工作者，要喜爱儿童、了解儿童、研究儿童；特别要懂得新形势下少年儿童的心理、特点、情趣、理想等等，真实地给以反映，写出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好作品。

儿童文学是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所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她可以使小读者们开阔眼界、认识世界、丰富知识、陶冶性格、加强修养、美化心灵；增强抵制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从小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优秀人才。

愿《文学少年》不辜负小读者的期望，为儿童文学的繁荣贡献力量！

顺祝

进步

康克清

1985年12月21日

东北飞出“棒槌鸟”

陈伯吹

时在 1985 年盛夏，我应邀参加辽宁省儿童文学学会成立大会，会议地点在气候宜人的滨海城市大连。与会者借宿于一所师范学校有上下铺的学生宿舍内。会议简朴、务实很使我感动。听说学会成立不久便白手起家接办了《文学少年》杂志，又举办每两年一度的全省儿童文学评奖。

近几年的报刊评论，时有关于辽宁儿童文学的好评，诸如“八九十年代之交，辽宁异军崛起”，“出现了令人瞩目的老中青作家群体”之类的评价。辽宁儿童文学成绩斐然。

去岁暮秋间，第三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于沪上召开，会议间歇，辽宁儿童文学学会会长赵郁秀送我他们学会工作简报，活动颇多，经费一律自筹，悉知在筚路蓝缕中奋进的辽宁儿童文学创作，重在扶植新人，且屡屡获奖；被称为“东北小虎队”的青年作家群，在艰苦的条件下的闯劲和坚韧的求索，确令人赞叹。

于此我想，地处东北的辽宁儿童文学创作“引人注目”，有此佳绩，实非偶然。

如今，以富有地方色彩的“棒槌鸟”命名的儿童文学丛书又将出版了，丛书的宗旨是：在辽宁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已初具规模之际，继续大力奖掖和扶植创作新人。这正是当今繁荣文学创作之最需。

出版儿童文学丛书，囊括各地作者的创作成果，我所见者为数虽不多，然也有数种。但以一套丛书展示一省之青年创作群体的新姿和买力者。则“棒槌鸟”丛书恐怕是仅见或首见的了。故我九十有二高龄，虽已搁笔，但此酷暑之际，汗流浃背也愿为之作序。

目前出书难有目共睹，人们为之扼腕叹息。沈阳出版社却以一“新社、小社”之力，毅然承担起这套难有“经济效益”的纯文学丛书之出版任务，实为功德无量之举。辽宁儿童文学创作界与出版界坚持不懈的努力，其锲而不舍的精神，使我深深的感佩。

期望能有更多的展示各自地域特色和优势的儿童文学丛书面世。这不仅 是作者之福，少年儿童读者之福，也是我国儿童文学发展之福！

1996.7.20 于上海

愿全世界儿童永远相亲相爱

韩素音

《文学少年》杂志，我从前没见过，谢谢主编今天送我一套、看上去装帧不错，回去一定好好看看。我来辽宁沈阳已三四次了。但是同儿童文学界、出版界座谈还是第一次。儿童书籍从前是不赚钱的，可是这几年突然热了起来，是人们对下一代更重视了。我们瑞士儿童园地基金会在这个形势之下成立，就是希望从娃娃抓起，培养爱心，让世界各国人民永远相亲相爱。

中国大陆出版了不少优秀的儿童书籍，我同葛翠琳女士办了个冰心儿童图书奖，年年发奖，好书不少，可是向国外介绍的很少。我看可首先对国外两三千万华侨编好书出好书，华人子弟是很大的服务对象。应该尽一切办法同他们建立联系，让他们了解自己的祖国——中国，通过他们可以传到世界各地。

我想为华侨的孩子写书编书是很必要的。首先该让华侨的孩子知道自己的祖宗是怎么来的。清朝闭关自守不让中国人出国，那怎么还有那么多华侨呢？是殖民主义的结果。没有中国人出海当华侨就没有今天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那时马来亚人要发展橡胶种植园，需要劳力干活，中国人去了，一个劳工8元、7元买去干活，发展了橡胶事业。世界上有黑奴，也有华奴。华侨的血泪历史该让后人知道。中国华侨承受这么大压力，遭受歧视，但勤劳苦干，渐渐还是富了起来。在加拿大多伦多，每年华侨的纳税就有29亿元左右，现在他们也重视华侨的力量了。华侨是我们同世界联系的桥梁、一支重要的力量。在欧洲原来列有英、法两种外语为主要教学语种。现在中文已列入，这是中国地位的提高，中国的强大，中国的胜利。这样更不应忘记过去，要向孩子们讲历史。比如东北、辽宁、满洲的历史，海外华侨知道的不太多。希望我们能编写出版这方面的书，当然一定要写得好，编得好，出版印刷也好，这样才能受欢迎，才能在海外华侨中流传。相信一定如愿。

我是作家，开始写作也不知怎么写好，美国人要我写他们需要的为他们服务的书，我不干，我要按自己对事物的认识、自己的感受写，我是自己干起来的。我的《周恩来传》在国外反响不小，那是我多少年的努力。

我是搞文化交流的，希望我们辽宁不断有好书、好的儿童读物走向世界。让世界儿童相亲相爱。

（根据记录整理）

我是怎样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

公木

在纪念抗战胜利 50 周年的日子，我原任副所长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一、二期同学于北京鲁迅文学院聚会，纪念建院（所）45 周年。不少同学现已成长为知名作家，如《小兵张嘎》作者徐光跃、《兵临城下》作者白刃、中国作协副主席邓友梅等等，当年的老所长丁玲、田间、张天翼、吴伯箫同志都已作古，唯一健在的我也已八十有五了，大家欢聚一堂笑语泪花，感慨万千，不断高唱我作词的《军歌》：“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二期里最年轻的女同学赵郁秀要求我为她现在主编的《文学少年》杂志的小读者，谈谈当年我写《军歌》的情况和体会，我欣然接受。

近半个世纪了，军歌当年叫《八路军进行曲》。后由中央军委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 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又改名颁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个别词有改动。

那是 1939 年在延安，曲作者、朝鲜族兄弟郑律成就住我隔壁窑洞。我们像兄弟一样友好，他常到我的住处来玩。一天，他坐在我床上翻看我的笔记本，发现我那个本上有很多诗，他高兴得不得了，很快为《子夜岗兵颂》、《奇岚谣》作了曲。到了 1939 年四五月间，郑律成提出搞个《八路军大合唱》，特约我与他合作。郑律成还说，什么叫大合唱，就是多搞几首歌嘛。此时，冼星海与光未然也提出搞《黄河大合唱》。“大合唱”这名称，就是这样来的。于是，我和郑律成集中精力搞我们的《八路军大合唱》。写歌词要站在抗战形势发展的高度，要有一股压倒敌人的气势。这是毛主席 1938 年 5 月 26 日至 6 月 3 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话，我反反复复学习毛主席《论持久战》及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再加上我是个时事干事，世界斗争和中国抗战形势也比较了解。所以，虽然住在山洞里，心胸和视野还是很开阔的。我首先写了《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接着还写了《骑兵歌》、《炮兵歌》，8 月份，歌词全部写完。延安的条件是很艰苦的。当时抗大连风琴也没有，他就用嘴巴哼着作曲，他唱我听，我是他的第一个听众。9 月份，曲还没作完，他就调到鲁艺音乐系去了。鲁艺音乐系的条件好一点，有乐器。10 月份，郑律成作曲完毕，印成了油印小册子，传遍全延安，传遍全八路军系统，很快在全军掀起了歌唱高潮，前方后方都唱，广泛得很。1940 年 5 月，《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两支歌，被军委政治部正式追认，刊登在总政主编的报刊上。

说到体会，我想，如果不坐几次牢，不亲身参加抗战，不亲自作时事政策研究，那是绝对写不了这样的歌词的。

我是河北人，1930 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在北平师范大学内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作家联盟及华北左翼教师联盟等组织。这年“八·一”，因参加纪念南昌起义、反对军阀混战的示威游行，捣毁国民党党部，我被捕入狱。两个月后形势变化，北平政局易手才被组织营救出狱。1932 年 3 月 18 日，我因参加抗日救亡集会，再次被捕入狱。一个多月后，由师大学生会和抗救会联合保释。这年冬天，我与师大同学王志之、潘炳以左联关系用学生代表名义邀请鲁迅先生来校讲演，讲题是《再论第三种人》。讲演前夕，我们专门访问了鲁迅先生，亲耳听他畅谈了许多关于文艺

和政治的问题。我激动得不得了，很快写出一篇题为《鲁迅访问记》的纪实散文，发表在《文艺月刊》上。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炮响，伟大的抗日战争开始了。为了立即与组织上取得联系，投向党的怀抱，我只好奔向陕西。一个月的马不停蹄，终于越过层层艰险到达了西安。此后到晋绥前线参加抗战，直到1938年8月，因公被派遣赴延安，西渡黄河，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我在延安抗大学习了4个月，加入了早已向往的中国共产党。学习期间，我利用业余时间写歌词、诗歌。后来我在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作时事政策教育干事，郑律成同志在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任音乐指导，教抗大学员唱歌因而有合作机会。

因为工作关系，我对时事政策学习研究得比较深透。在《八路军大合唱》中，抗战三个阶段，我都写上了，写成大兵团音乐形象，不是个别游击队的形象。当写歌的时候，我就想到中国会通过持久战，经历防守、相持、反攻三个阶段，中国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的，一定会解放的。这当然是受到党的教育，才得有的一种大胸怀大预见。其实，1939年还没有形成大兵团，但要站在抗战形势发展的高度去写。这是我当时的一种真实感情，很自然很自觉地写的。

我的好战友郑律成同志已逝世多年了，他的夫人丁雪松是中国第一位女驻外大使，很能干，还健在，我很怀念他们。

进行曲也好，军歌也好，如果不是郑律成给予巨大的音乐力量，绝不会一直唱到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郑律成同志永垂不朽！

{ewc MVIMAGE,MVIMAGE,!05800250_0010_1.bmp}

我是怎样与劫夫同志合作写《歌唱二小放牛郎》的

方冰

一

今年是战胜法西斯及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王二小可把我折腾个不轻。

《歌唱二小放牛郎》这支抗日战争时期写的歌子，一直流传到现在，长盛不衰，人们还在传唱着，是我原先没有料到的。

《歌唱二小放牛郎》是我写的词，李劫夫同志谱的曲。李劫夫同志早已故去了，于是电台、报社、杂志的记者，采访报道的，摄像录音的，本省和外地的，都集中到我一个人身上。

其实这个歌子的流传，首要的是由于劫夫曲子谱得好，感情丰富，曲调优美，容易引起共鸣，大家爱唱，给歌词插上了一双很好的翅膀。否则，它是飞不起来的；就是由于当时抗战形势的需要，虽然能够暂时飞起来，也不会飞得这么久远。看起来，它还会被唱下去。

抗战时期我与劫夫同志合作写了不少的歌子，最流行的就是《歌唱二小放牛郎》。可惜劫夫同志早逝，我非常地怀念他！他是真正的人民音乐家。要是活到现在，他是可以写出更多的更好的歌曲来的！斯人已去，夫复何言！

二

1940 年的晋察冀边区的扫荡与反扫荡，进行得非常残酷，而且时间长，从春天一直到初冬。敌酋冈村宁次，动用了 30 多万大军，亲自指挥，对晋察冀边区，用三光政策、拉网战术、梳篦战术等各种残酷的手段，烧光、抢光、杀光，真是惨绝人寰。我们遭受的损失很大，可是取得的胜利也很大。敌人的伤亡也很惨重，终究被我们军民坚如钢铁般的合作，打出边区去了，打掉了他们的锐气。这次反扫荡，我是被派到当时北岳区四分区的平定县，劫夫同志被派到三分区的完县，去打游击的，和老百姓一起坚持那个地区的战斗，与土地共存亡。

其中亲身经历过的，耳边听到左右发生的各种英雄人物的故事就很多了。那时习以为常，激动一下，流几滴泪或是连泪也没有，就过去了，因为天天要同鬼子周旋，得打仗啊！

反扫荡结束后，我们都先后到原先的驻地——平山县两界峰村。两界峰村位于郭苏河（滹沱河的一条支流）的上游、平山县北部与灵寿县交界处的大山口上，山里的一条交通要道经过这里，有近百户人家，在山里也可以说是一个较大的村子

回来一看，全村的房子几乎被烧光了。人被杀死很多。我们房东的俩弟兄和他们的老父亲都被敌人杀死了，只剩下两个妇女带着几个孩子，非常凄惨。我们同老乡一起修理好了房子，也不过就是能够避避风、躲躲雨雪，有个睡觉的地方而已。

一天，我同劫夫坐在台阶上晒太阳，谈到在反扫荡中各自见闻的那些英雄人物的故事，还在深深的感动之中。劫夫说：“我们写些英雄的故事歌，宣传宣传这些英雄人物，要广大人民群众纪念、学习他们不好吗？还可以传之后世，教育子孙，光荣光荣穷山沟里这些伟大的人民！”

正合我意！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时非常困难，文房四宝不但谈不上了，连像样的纸张都找不到。我于是回到屋里，翻出点破纸头来，把钢笔尖插在高粱秸上，蘸着红药水，最多

两个钟头，我就写出两首歌词来。《歌唱二小放牛郎》是先写出来的，立即交给劫夫去谱曲。他谱着曲，我又写出第二首词《王禾小唱》。王禾是个侦察员，来往于敌占区，敌人闻风丧胆。被捕后，他站立在祖国的大地上，一字不吐，英勇就义。

两个歌子，我俩不过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就写好了。午后还教给村里的儿童团去唱，一唱就很快传开。《歌唱二小放牛郎》的曲子要好一些，所以流传得更快更广，不久就被《晋察冀日报》登出来，全边区都唱开了。很快又传到别的根据地去，甚至连敌占区的人民，也避着敌人偷偷地唱。

这不是谁主观地推广的，而是人民自发地唱开的，自动地流传开来的。

三

《歌唱二小放牛郎》唱开来以后，好几个县——如阜平、平山、灵寿、曲阳、唐、完等县，都争说王二小是他们县里的。

我说：你们不要争，你们哪个县里都有王二小，而且不止一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怎么说呢，这是伟大的抗日战争所造就的。正如解放战争造就了刘胡兰。

其实，王二小这个形象是我复合而成的。在抗日战争中，儿童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站岗、放哨、查路条、送信、看守消息树（就是立在山头上的一棵没有根的树，敌人一来，就把树放倒，报告消息）等等的工作，都是儿童团干的。

我为什么单写这个放牛的孩子呢？因为放牛多是在山坡上，兼管消息树最方便，敌人进攻都要先占领制高点，放牛的孩子被抓住的机会最多。

一个人的故事，不容易很完整，所以我就采用复合创造的方法。取名王二小，二小是当时晋察冀儿童常用的名字，王是常见的姓，当地姓王的很多，而且王字唱起来很容易起共鸣，比其它的姓唱起来都好听得多了，李二小、张二小都不如王二小，姬二小就更不如了。

所以写在9月16日，是因为每到秋天，日本鬼子必来抢粮，抢光，饿死你。

我所以要在这一页顺便说一下，是因为有人曾经问过我：“为什么要用王二小这个名字？为什么要用9月16日呢？”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每年的9月1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要播送《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子，并在播送以前加以说明：今天是我们的抗日小英雄王二小为国牺牲的日子，我们现在播送《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曲来纪念他。他们把他当成一个真实的人物了。每年9月16日这一天都纪念他。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被“四人帮”勒令停止播送了，大约是因为要进行另一种性质的革命了吧？不需要王二小了。

而俄罗斯人民是永远纪念着伊万，苏萨宁老英雄的，我们王二小为国捐躯时才13岁啊！13岁的伊万·苏萨宁！

人民是不听那一套的，还是唱。

有一次，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天，我坐在大连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等待上火车，坐在我邻座的一位上海青年，就轻轻地唱着这首歌子。

我说：“你为什么还唱这首歌子呢？中央广播电台都不播送了，大约是不准唱了吧？你知道写这首歌子的人有没有问题呢？还是以不唱为好！”

这位青年说：“我才不管那一套呢！我爱唱就唱，谁能管得住我？爱国、为国牺牲，不好吗？不值得歌颂吗？——看你老也是个胆小鬼！”他哪里知道我就是作者，而且还被批斗了呢？

“防民之口胜于防川”，能禁止得住吗？眼前就是例子。

五

我写这首歌词，也是预先有些想法的：

歌词一共是7段，每段4句。第一段和第七段，我用抒情的手法来写，以期引起作曲者的感情，中间5段，用极为简洁的手法，叙述事情的经过，而且有些地方用了极为夸张的手法，如“他的血染红了蓝天”的“染红了”。也采用拟人的手法，如“秋风走遍了每个村庄”的“走”字。流传转唱，差不多改动了的都是这些地方，其它的地方也有。我希望都能够改正过来！有个统一的唱词，那就是原来我写的唱词。

原歌最后两句是：“每一个村庄都含着眼泪，歌唱二小放牛郎！”有人说“眼泪”是消极的，把它改成了“微笑”，成为“每一个村都含着微笑，歌唱二小放牛郎！”了。

我认为这不仅是文艺上的教条主义，而且是一个美学上的问题——违反真实性，于是写了篇短文反驳，主要的意思是：人都死了，怎么能够笑得起来呢？如果真的都含着微笑，那对王二小的牺牲是什么情感呢？眼泪不一定是消极的，要看什么样的眼泪。

不料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受到一些人严格的批斗，说我是侮辱了革命人民群众的感情。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心里安静了，相信人民群众是至高无上的，历史是最公正的！

我想劫夫同志在地下也会欣慰的！

小说

遥远的白杨树

常星儿

那棵白杨树呢？那棵秀颀挺拔，银白色树干满是眼睛的白杨树呢？孙老师，你总该告诉我吧——告诉你的学生、那棵美丽的白杨树现在在哪里……

（一）我们的语文老师是作家，我读过他写的散文《白杨树》

到了初三，教我们语文的就是孙老师了。

孙老师是全校有名的语文老师。他师专毕业 10 年，7 年教初三毕业班。每年升学考试的成绩都在全县各乡镇中学的前头。所以，他每年教初三毕业班。

孙老师三十四五岁，上等个儿，黑脸膛，大眼睛，穿一身黑色西服，庄重中透出几分潇洒。以前我们也熟悉他，可现在他站在讲台上给我们讲课，我们就更加敬重他。他讲课不急不躁，干脆利落，同学们都非常爱听。

我喜欢语文，特别是作文。因此，我更爱上语文课，希望得到孙老师的表扬。可他不表扬我——他不爱表扬学生。当然，也不爱批评学生——一次也没批评过。可同学们都听他的话，尽管他不是我们的班主任。

课程进行两个月，讲到《孔乙己》。

同学们都知道孙老师写小说，还是作家，就说：“孙老师，您给我们讲讲您的写作吧。”

听同学们一说，孙老师愣了一下，把目光投到窗外，似越过好多东西看出很远。过了好一会儿才把目光撤回：

“写作？我不写作。”

然后马上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写下“孔乙己”几个字，开始讲课。

大多数同学并不十分了解孙老师。我了解他。他几年前就加入了省作协，是省级作家。

我最早读到他的作品，是他发表在上海一家刊物的散文《白杨树》。

读过那篇作品，我一直忘不掉。心里总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世界是那么美好呀！也就是那时，我对写作产生了兴趣。

孙老师一教我，我就写了一篇散文，我拿给孙老师看，希望得到他的指点。

孙老师却说：

“这篇散文以后再看吧，你先收起来。”

孙老师教了我们三个月。

一天，讲完课，孙老师来到我的桌前，站了好一会儿，也没说话。我抬起头来，正碰上他看着我的目光。那目光很复杂，究竟包含着什么内容，我说不清。这样他又看了好一会儿，说话了：

“春河，你是个有志向的少年，你行——这话在我心里放了好久，可我一直没说。现在我告诉你：春河，你行！”

听了孙老师的表扬，我很激动。可没有想到，这是孙老师第一次表扬我，也是最后一次。

（二）我们的孙老师把白杨树写得很美，他写道：白杨树秀颀挺拔，它银白色的树干满是眼睛

表扬过我的第二天，我们听到一个令我们震惊的消息：

孙老师辞职了！

接着又是一个叫我们震惊的消息：

孙老师上街烤地瓜了！

我不相信，那样的好老师，而且是作家，怎能上街卖烤地瓜呢？

可就在当天，这个消息得到了证实——几个同学说，他们亲眼看见孙老师在商店门口烤地瓜。

一时间，午休时不少同学都去买烤地瓜当午饭。都说孙老师烤的地瓜好吃。

我想，这也许是同学们考虑孙老师的生意。

我恨同学们又很感谢同学们。

过了一星期，学校叫马老师来给我们上语文课。

马老师有五十上下岁的光景。矮个儿，白胖，有点儿谢顶。他从教 20 多年，也算上老资格了。

二年级时马老师教我们，现在又来教。

我们对语文的兴趣没了。课堂很沉闷。只听马老师一人讲，声调平直，没有半点儿活气。

见我们对语文课依然冷漠，马老师就发脾气，甚至骂我们，说不好好学，将来升学语文成绩低可别怪他。

他越发脾气，同学们越不买他的账。有一次，在他上课之前，不知哪个同学在黑板上写道：“尊敬的马老师：可怜可怜我们，你去替孙老师卖几天烤地瓜吧。”

马老师见了，气得嘴角哆嗦半天，然后把一盒粉笔摔到地上，转身走出教室。

马老师这样，我们更加想念孙老师。

我更想他，觉得有许多话要对他说，就决定去看他。

（三）《白杨树》中写道：白杨树后面是蓝天白云，前面是黑黝黝的甸子。说不上是白云扯着它还是甸子推着它，白杨树站在远远的地平线上

孙老师家住中学家属房，那是五六十年代建的，土房，矮趴趴的，怕是一场大雨就能泡塌。现在已卖给个人。孙老师买了三间。从院往屋里一进，人就矮了一截——院比屋高出半尺。

孙老师的爱人在小学工作，她还没下班。孙老师 7 岁的小男孩在院子里，一手拿一个烤地瓜，吃得很甜。

孙老师在家。他正忙着收拾地瓜。今天带了 50 斤地瓜，过晌午就卖没了——吃烤地瓜的人很多。

见我来了，孙老师忙搬过一个凳子让我坐下，又给我倒了一杯水。

这是我第一次来孙老师家。屋里没什么摆设。倒显得很干净。窗子很小，顶多有两个簸箕那么大。太阳又偏西了，屋里黑乎乎的。

孙老师问过我情况又问其他一些同学的情况，我一一回答之后就没事了。

沉默了一会儿，我说：

“孙老师，同学们都想你。”

“谢谢同学们。”孙老师说着，又开始收拾地瓜。

孙老师收拾地瓜很专心，地瓜叫他收拾得干干净净，一个个圆润鲜艳。屋里很静，只有孙老师摩擦地瓜的声音。

“孙老师……”我不知说什么好了。

“嗯。”孙老师应。

这样沉默了一会儿，我说：

“孙老师，我走了。”

“不再坐一会了？”孙老师说。

“不了。”我说。

孙老师就没再留我。

走出孙老师的屋，我似乎高了许多。

（四）白杨树是那么美丽，令我向往

经过孙老师教一阵，我们更觉得马老师的课没劲儿。因此，同学们都不愿学语文，有的同学竟开始逃课。

学校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听说校长已几次去请孙老师，让他来上课。

现在孙老师已不烤地瓜了。他又另辟蹊径——雇台四轮车做买卖。早晨空车出去，晚上空车回来，谁也说不上他做的是什么买卖。

街上的生意人都喜欢孙老师。他做生意没抢别人的饭碗，现在小镇上有几份随他烤地瓜了，孙老师又干别的去了。

可以说，孙老师是小镇商界的开拓者！

我们依然盼望着孙老师能来上课！

孙老师终于来了！

孙老师又来给我们上课，只是课时不定，他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上语文课，上完孙老师就走。

上课时，孙老师还是那身黑色的西服，依然那样庄重和潇洒。全不像个街上烤地瓜的人。

就这样，孙老师把五六册语文讲完了。讲完了语文，孙老师也就不再来学校了。

学校要给孙老师钱——每节课两元。

孙老师一笑，没要。

其实，孙老师每天能挣四五十元。早晨空车出去，到 50 里外的泡子镇买车葵花饼（猪饲料），回来的路上往村里走一走就卖了。到家又是空车。谁知道孙老师的兜里已有多少钱了？只是风餐露宿，顶风冒雪，吃了许多人不能吃的辛苦。

上完语文课，我再没见到孙老师。

那年，我考上了市重点高中。我的语文成绩很高，我们全班的语文成绩都很高。

（五）我到苦艾甸上寻找。举目四望没有见到白杨树。孙老师，你为什么写白杨树，而且把它写得那么美丽。

高中教我语文的老师很喜欢我。他知道我是孙老师的学生。在写作上，高中语文老师对我寄予很大希望。

我把孙老师的情况跟高中的语文老师说了，他沉默半晌，没说出啥来，然后转身就走了。

以后高中语文老师依然对我好，可再不提及我作文章的事。我也不再想写作的事，只是课堂上的作文不得不作。

每次放假回家我都要到苦艾甸上走走，寻找孙老师写的那棵白杨树。但我始终没有找到。

后来我信了——我找不到那棵白杨树了。

我拿出中学时写的那篇散文——那是我第一篇散文，我要给孙老师看的散文——撕了。撕过之后，我哭了。

这时我才知道，我是那么喜欢我那篇散文，我现在竟把它撕毁了！

我考入市重点高中后，孙老师也离开了小镇。他也到市里来了。听说他办了什么公司，我不想细问。

我也再没听到孙老师的消息。

一天，正在上课，我被叫出教室，说有人找我。操场旁那排梧桐树下停着一辆轿车。车旁站着一个人。“春河！”那人喊道。

我看着那人，没有认出是谁。

“春河，不认识我了？”那人说着，离开轿车，往前走了两步。

“孙老师？”我看着那人。

“不认识我了？”那人说。

“春河，你上重点高中我知道。我想看你一直没有得空。”我看着那人。

“春河，你……你学习好吧？”他问。

“还行。”我说。

我一直看着孙老师。他问啥我答啥，脑袋里一片空白。

孙老师也感到了什么，他不再问我，他说：“去我家吧，一会儿就到。”

我说：“以后吧。”

孙老师拿出一张名片给我：

“以后有事找我。”

说完，孙老师走向轿车。他从车窗伸出手来朝我挥了挥手，轿车就开走了。

这时已下课，聚来了不少同学。

“那人是你什么亲戚？”有同学问。

“是我老师。”我说。

“那个人好阔呀！”一个同学说，“坐那么好的车。”

“嗯。”我说，“那车总有三四万吧？”

“什么？”那位同学说，“那是桑塔那！至少也值15万！”

车开走了，已没有踪影。

我拿着名片，不想看。

坐桑塔那轿车的那人是我的老师么？是我的孙老师么？那么，那棵白杨树呢？那棵秀颀挺拔，银白色树干满是眼睛的白杨树呢？孙老师，你会告诉我吧——告诉你的学生，那棵美丽的白杨树现在在哪里……

{ewc MVIMAGE,MVIMAGE,!05800250_0026_1.bmp}

空空的红木匣

薛涛

红木匣捧到姥姥面前的时候，姥姥等不及了的灵魂已经永远地离开了阁楼，飞向她故乡的大沙滩。

红木匣还是摆在姥姥的枕边。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只是一个空匣子，空荡荡，又满装着什么。

—

烦恼的时候应该快点去姥姥那里。我提醒自己，现在我要算世界上最烦恼的男孩子。你想，一个又瘦又小的男孩竟欠了别人 30 元钱，还能快活吗？30 元哪，就是 300 角啊！

这种时候去找姥姥，因为姥姥的红木匣里装满美好的故事，同故事中赶海的男孩在一起我就永远不会烦恼。童年的我很善于化解烦恼。

姥姥一个人住在落满灰尘的阁楼上。姥姥每天都在打扫那些灰尘，可灰尘还是常常落满她的红木匣。姥姥就扫个不停。姥姥说，不能让记忆落满灰尘。

我走上阁楼。姥姥刚刚扫完，阁楼上干净、明亮。我就是在这里出生的。我出生时这阁楼一定一点灰尘都没有。有姥姥啊。唉，别灰尘灰尘的啦。姥姥开始讲她的“记忆”了。

“要说好玩还得数海边啊……”

姥姥又要讲她的海啦，姥姥不承认电子游戏机好玩，她说那东西太吵闹……我不同意她的观点，可是我不想阻拦姥姥的美好回忆。姥姥到了回忆的年纪了。人们往往记住人生经历中美丽的片段，所以回忆才往往是美丽的。这样姥姥那里才总有美丽的往事。至于我，还谈不到记住什么，忘掉阿毛才是至关重要的。我欠了阿毛 30 元钱，这是我人生经历中一块不光彩的斑点。甚至连上课时我都念着：忘掉阿毛。

是瘦高个老师先发现了我的秘密。问题出在我身上。我不小心把一枚游戏币掉在了地上。当啷！那声音真响，打盹儿的同学都没了困意。糟糕！游戏币滚到瘦高个老师脚下了。真是找死！我腾地离开座位抢先把游戏币抓到手。

“薛涛同学，手里攥着什么？”

“硬币，五角钱的硬币。新铸的那种。”

“是游戏币！交出来吧。我要通知你的家长。”

瘦高个老师后来真把这事告诉了我的“家长”。他们先狠狠“克”了我一顿，然后对我进行“经济封锁”。随后我就欠了游戏厅老板阿毛的钱。

二

快听听姥姥美丽的故事吧。我把书包垫在屁股下面。太阳光斜射进来。奇怪的是每每这时阁楼外总有晴朗的天空，天空蓝得就像海。

“海边有沙滩，沙滩上停着机船。海边还生着芦苇丛，那里面经常飞出一群群海鸟……真是块好地方啊！我可没住够那地方。我还是个小女孩子的时候总和一个小男孩在天蒙蒙亮时去赶海。每回赶海都能拾回许多贝壳海螺什么的。小男孩跟你一样淘气，有一回他把贝壳海螺兜到了大沙滩上，摆啊摆啊，摆成了月亮，摆成了机船，摆成海岛。不知什么时候，海涨上潮水来，一下子淹没了他的游戏。唉！那时我们怎么没料到呢？”

“他应该料到，那个男孩。”我说。

“是啊，可那时我们摆得太用心啦。小男孩拉着我跳出涌上来的海浪，举起拳头挥了一下，说，这没什么了不起，等海水一退我们还可以再去捡……”

姥姥脸上洋溢着幸福。大海是姥姥的故乡。是姥姥一个人的。沙滩、机船、月亮，还有小男孩，都是姥姥一个人的……

姥姥讲着故事就又捧出那个红木匣，拭了拭，抽掉盖子，里面又露出五颜六色的贝壳海螺。这就是姥姥还是小女孩时赶海拾的？其中自然有些是男孩送给她的。姥姥离开大海她的故乡时把它们装在红木匣里，带到了这个内地小城，后来她生了妈妈，妈妈又生了我，但红木匣一直珍藏到现在。

我摆弄着匣子里的贝壳海螺。在我们这个内地小城的孩子们眼里，这是罕见的宝贝。

“姥姥，挺好玩……送给我吧！”

过去我可以随便向姥姥要任何东西，唯独这红木匣子，我犹豫很久。记住，小兄弟们，跟大人耍赖也得分析一下是否有把握，否则你可以威风扫地，丢尽面子。一般情况下，大人不会把属于他生命一部分的东西轻易送给小孩子任意“糟蹋”，当然除此之外他们可能什么都能舍得。对于姥姥的红木匣，我没有把握，但我还是鼓起勇气说出来了。

姥姥沉默，望着我，拭拭她的红木匣。

“只能，送你一些……”姥姥果然开始讨价还价。

姥姥脸上仍然流淌着幸福，她还停留在“小女孩”时代的沙滩上，跟那个男孩在退潮后的沙滩上奔跑，所以怎肯轻易把她和小男孩赶海拾来的贝壳海螺白白送给我呢？

“姥姥小气，太小气啦！”我说。我拿起了书包，准备跑下楼去不理姥姥了。其实我是想连那个红匣子都要下来。

“那，那就算借给你的，连这个红木匣。你玩够了可不能扔掉，得还给我。还给我，你要记住。”

姥姥是不愿意让我离开她的。在姥姥那里我一定没有那个男孩重要，但我知道我也是姥姥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不，姥姥让步了。

我捧过红木匣时那个模糊的男孩的形象在我眼前一闪而过。

我拿起一个海螺。

“放耳边听听！”姥姥神秘地说。

我按姥姥说的把海螺放在了耳边，我竟听见了风声，沙沙响着。

“那是海风。”

“海风？”

“海风撩动小男孩的长发在沙滩上呼扇着，上下跃动，那就是发现了好看的贝壳海螺。小男孩在拚命奔跑哩！他得甩掉紧紧跟在他身后的另外几个男孩，那是我俩的对手。我拍着手为他加油，他终于甩掉了那几个男孩。那几个男孩跑不动了只好落在他后面，捡些不太好看的贝壳海螺。”

海螺中的“海风”把沙滩、机船，还有男孩吹到我的眼前。有一刻，我感到自己是在沙滩上奔跑，奔跑……窗外传来游戏机的嘟嘟声，我又想起了阿毛，我又回到了我的世界。

——我还欠阿毛钱呢！

烦恼又包围了我，我就是我，我不是沙滩上那个快乐的男孩。

三

我捧着红木匣，快快地走下阁楼。要不是手里还捧着红木匣我就得哭了。这一夜我可没做梦。我倒希望能梦见姥姥故乡的海和男孩，我觉得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而且在海边我会玩得很开心。我是个经常做梦的男孩，你一定知道，经常做梦的孩子往往企望现实愿望能在自己的梦里得到兑现，可这时偏偏你又梦不到什么，或者干脆那晚没做什么梦。可讨厌的阿毛偏偏常常推开我的门闯进我的梦里。有一次我又遇见了阿毛，便喊道：枪！杀了他！杀了他！我梦见自己变成了游戏机中的小人，蹦蹦跳跳的在途中捡到了一支冲锋枪，然后我端起枪，打烂了拦在我面前要钱的阿毛。枪声一响，阿毛变成了碎片，碎片又变成了一个个英文字母贴在游戏厅的玻璃上。我的喊声吵醒了妈妈。第二天妈妈硬拉着我去医院看医生。可是大夫说没看出有什么病，也许是发烧了吧，开了一大堆药。当时我就想：要是妈妈把买药的钱给我，我还钱给阿毛不就没“病”了。

——什么时候阿毛在我的世界中消失了，什么时候我就会梦见那个男孩。一定。

可是阿毛这次真的站在我面前了。

我捧着姥姥的红木匣在伙伴们面前炫耀时，不料阿毛已经站在我面前了。我顿时没了兴致。

“再等几天，怎么样？”我指天发誓。

“嗨，别吹牛皮了。咦？匣子里装的是哪来的好东西？”阿毛发现了我的红木匣。

“贝壳、海螺！姥姥小时候跟一个男孩赶海时捡的。”

“还挺神的？谈恋爱时捡的？把这些宝贝卖给这帮小孩儿算啦，瞧把他们馋的。卖了钱还可以还账，怎么样？”阿毛说。

“对啊。”

阿毛的存在赶跑了我眼前浮动的海。我什么也没想，只想着还阿毛钱。你知道，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几十元钱的债务是多么沉重啊，它足以使他吃不好睡不好玩不好，快乐的时光白白溜走。

那时一排排小脑袋正挤在我和阿毛面前，专心致志地看着我的贝壳海螺。他们是被我从游戏厅里引出来的。我躲在墙角里，谁料还是被老板阿毛给发现了。看来我得大声叫卖，像卖冰淇淋一样，可是我使了几下劲，没喊出来。阿毛扔了烟头，夺过我的红木匣，嚷开了：“小兄弟们，快来买啊，漂亮的贝壳海螺喽——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海边浪漫的见证！一元钱一个！”

“一元钱，一个！”我也学着阿毛的样子喊了几嗓子。

游戏厅里又跑出几个伙伴。

不久红木匣就空荡荡了。我数了数手中大大小小的票子。几秒钟后那些票子攥在阿毛手中。不过那一刻我又无比轻松，像手中的空匣子一样轻飘飘，要飞起来。

天快黑了，我离开那里，游戏厅传出的嘟嘟声渐渐远去，经过姥姥的阁楼时我顿时感到心里空荡荡的，像手中的空匣子，里面没有了沙滩机船和奔跑的男孩。我明白了，我卖掉了姥姥美丽记忆的见证。姥姥固然还能幸福地回忆起过去的一幕幕，但那只能像影子一样一闪即逝，不能真切具体地看见记忆的痕迹。

我捧着空空的红木匣跑掉了。

四

从此我可以不提阿毛了，还了钱给阿毛，我可以做一个轻松的男孩了，可是我却并没有轻松起来——还了阿毛我又欠了姥姥的，这也许是无法还清的债。即便身边有了海我像那个男孩一样去赶海去拾贝壳海螺，也还不上这个债——我拾的贝壳海螺的壳中所没有的是那种打上美好记忆的烙印。没有。也听不见海风沙沙。

“薛涛同学，你为什么总是溜号儿？”

“我，我……”我愣愣地站起来。几十个脑袋齐刷刷转向我，似乎对于这枯燥的课堂中出现的小插曲期待已久。

“坐下！请注意听讲！”

幸好瘦高个老师没有不依不饶，否则我怎么应付呢？我原原本本告诉他，我脑袋里全是空空的红木匣？他信吗！小插曲刚刚开始就迅速结尾使同学们大失所望，唏嘘着。

事实上瘦高个老师向我妈妈打了小报告。

我妈妈领我去看了心理医生。我没很好地配合医生，因为我没病。后来医生很认真地告诉妈妈诊断结果：这是个对学习没有兴趣的孩子，像现在其他许多孩子一样……说了些不贴边的东西。临走时心理医生向我友好地点了点头，我也点了点头，没好意思戳穿他的骗局。他也需要千方百计挣钱，没准也欠了别人的钱。

照例不敢再见姥姥，每天绕着阁楼上学放学像当初绕开阿毛一样。我知道她每天都在打扫灰尘，边打扫灰尘边回忆着故乡的沙滩机船，回忆沙滩上赶海的小男孩。

五

现在，是不是该去见姥姥了。

姥姥病了。

我飞奔上阁楼。阁楼落满一层灰尘。这令我很伤心。阁楼内的木床上，姥姥像一根老松木卧在床上。在乡下的同学家我见过那种苍老的松木。

“姥姥……”

“帮姥姥扫扫灰尘。”姥姥拉住我的手，说。

“哎。”

我开始打扫灰尘。阁楼又干净明亮，阳光斜射进来天气蛮好，姥姥脸上流淌出喜悦。

“唉！姥姥老了，姥姥小时候天不亮就出去赶海……”

“跟一个男孩。”我接下去。姥姥说话有点费力。

“对，你知道那个小男孩后来的故事吗？”姥姥问。姥姥脸上流淌出幸福。

“那个男孩？我们该交个朋友。”我说。

“他……”姥姥顿了顿。

“有一天，那几个跑不过他的男孩气急败坏了，乘那个小男孩不在抢走了小女孩的几颗最好的贝壳海螺，跑掉了。小女孩坐在沙滩上开始哭泣。那个小男孩跑来了，向那几个‘强盗’跑去的方向挥了挥拳头。然后踏着退潮的海浪，到离沙滩更深的地方去拾贝壳海螺。他说他要赶在涨潮前为小女孩拾回一些更好的贝壳海螺……”姥姥一气说下去。

小男孩变成了黑点。小女孩停止了哭泣，傻傻地站在海边，因为小男孩说这次是去冒险，不能带她去。海涨潮了，可是小男孩却再也没有回来，但潮水拍上许多美丽的贝壳海螺，遗落在沙滩上小女孩的脚边。小女孩默默拾起这些小男孩为她拾回的宝贝，装进一个红木匣，默默珍藏……姥姥说。

“男孩他原来……可是男孩他，永远……”我握紧姥姥的手。我想说男孩他永远活在我姥姥记忆里，永远。

姥姥微微点头。姥姥明白了我的意思。

“把那个红木匣拿来，我想……”姥姥说。

“哎……”

我飞快地跑回家，蓝天在我头顶一涌一涌，像海。我知道那已是个空匣子。可是我……我只是飞快地奔跑。

红木匣捧到姥姥面前的时候，姥姥等不及了的灵魂已经永远地离开了阁楼，飞向故乡的大沙滩。

红木匣还是摆在姥姥的枕边。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只是一个空匣子，空荡荡，又满装着什么。

“我饶不了自己！饶不了他！”我默默说。

“谁？你怎么白天说梦话呢？”妈妈悲伤中抬起头问。

我沉默。她哪里认识阿毛呢？她哪里知道我的故事呢？我操起毛掸，一心一意地打扫阁楼里的灰尘。打扫红木匣上的灰尘。

不能让记忆落满灰尘。姥姥说的。

{ewc MVIMAGE,MVIMAGE, !05800250_0036_1.bmp}

作家与小偷（外一篇）

薛涛

作家写了半辈子书也没出大名，却因无意中写了本《防盗策略》成了家喻户晓的作家。

读者的反响自然是强烈的，该书的出版甚至受到了修锁匠的欢迎，因为该书有一些谈锁的段落章节，对修锁业有不可低估的借鉴作用。

作家美滋滋的，美得差点儿找不着家。

作家没用钥匙就推开了门。作家换上拖鞋才醒悟过来：这情形有点不对头，儿子还没到放学时间，门怎么会开呢？这时从作家书房匆匆走出一个少年。

贼！作家立刻意识到了，同时，作为一个孩子的父亲为另一个孩子的父亲家庭教育的失败感到痛心。

“孩子，这么小的年纪怎么就……我也有个你这么大的孩子，天资看来还不如你，好在他还在学习……”作家说。

“无味的说教。”少年说，同时亮出刀子。

“孩子，我会放你走的。不过你得告诉我，你是怎么撬开我家的高级暗锁的。”

“好吧，因为我看过你写的《防盗策略》。”少年得意地说。

作家沉默。

“这次我是来偷书的，我知道你是个穷先生。我和几个哥们儿都认识到掌握一点技术方面的知识很重要。”少年接着说，晃了晃刀子。

“那很好！我的藏书还可以送你一些。”作家很激动，从书架上小心抽出两本名著，抚摸着递给少年。

“我们不要这个，我们要的我已经找到了。”少年举了举布袋子。

少年挤出去，扬长而逃。作家整理书架时发现那5本自己写的《防盗策略》只剩下1本了，孤伶伶地挤在《复活》和《百年孤独》之间。

作家恍然大悟。抽出那本《防盗策略》，翻了翻，扔到墙角。

儿子放学回来了，书包还没扔下就奔到书架前乱翻。

“翻什么书？《安徒生童话》在上层。”

“不，我找那本《防盗策略》。”儿子说。

作家的脸“唰”地白了。

送礼

14岁那年，我跟着爷爷到重点中学校长家送礼。校长是爷爷过去的学生。开始，爷爷不去。爷爷说，老师给学生送礼，没人格。我说，对！可妈妈奶奶指着我说，那你别指望上重点中学。爷爷无奈，拉上我，出发了。礼物由我拎着，是两盒精制糕点。那年头这玩意时兴。

走到校长家门口时爷爷犹豫了，在门口踱来踱去。我理解爷爷，我说，咱们回去。爷爷没有走，但爷爷也没有敲那扇门。那时，爷爷一定感慨万千。

后来，爷爷一跺脚，还是走了，只留下我一个人站在门口。想到爷爷的处境，我三下两下撕开糕点盒子，大口大口嚼着……

门开了，走出一个伯伯年纪的人。我想，他就是校长，重点中学的校长。

“拎到别人家的礼物，怎么自己吃？”校长问。

“因为，因为这礼物不应该他吃。”我说。

校长一惊，然后拍了拍我的肩头，说：“就凭这点你也够重点中学的入学资格了。”

校长还说，你有个好爷爷。我说，那当然。

原来，校长早在门镜儿里看见了他的老师——也就是我那爷爷。
{ewc MVIMAGE,MVIMAGE, !05800250_0039_1.bmp}

落马河谷的冬天

车培晶

—

铁匠炉北面是条大河，叫落马河。

落马河在上游流速见平缓，到了铁匠炉这地带的峡谷里便突然不甘寂寞了，水势湍急，如脱缰的野牲口，河流声在峡谷中空空作响，昼夜不息。

铁匠炉里的师父和徒弟都听惯了这河流声。

一座石屋，一柱歪烟囱，一棵用来拴马的秃顶榆树，风月水日，河流声与铁匠炉里的锤音、风箱响整日撕扯在一起，充塞着石屋的每一个角落，使师父那张炕坯般黑的脸显出一种平静和充实。

徒弟喜欢读师父那张黑黑的脸，那脸使他感到扎实和幸福。

但是，在沉甸甸的老秋风又一次将黄浊的落马河水吹得如秋夜黑蓝蓝的天空时，徒弟便忽然感觉到师父的一张脸有了变化：师父的脸黑里透着暗红，那双乌亮的眼里深埋着一种什么东西，就像大炉夜间捂压着的底火，轻轻拨弄，那火便会腾然而起。

师父的锤声息下来。他把新打好的一些马掌串在一根铁丝里，然后对徒弟说：

“儿啊，坐着歇会儿。”

风箱停下。徒弟坐到炉旁的木墩上。徒弟和师父那样，打着赤膀，脸上和身子落满了煤屑。

石屋里只剩下空空响的河流声。

狗突然在门外狂吠。

徒弟心里一喜，他从窗洞望到，一队马车沿着峡谷中的古驿道奔来，浩浩荡荡，形如一条长长的花斑龙。马铃叮叮，伴着马蹄的一片悦耳的声响远远地传过来，被马蹄、车轮卷起的尘土弥漫在河谷上空，好似一匹大的泥色的纱幔；太阳被遮住，成一块紫红的圆，很像那些赶车人充满自负和豪气的脸庞……

二

徒弟记着，那天就是在一阵犬吠、一阵马铃声中，河姑顶着满衣的尘土和她的小女儿走进铁匠炉石屋里。

河姑是外乡的一个寡妇，是随马车队来落马河屯打工的。师父40多，至今未娶上女人。是一个车夫把河姑引来跟师父见面的。

河姑停在炉前，她让女儿喊师父“叔”，女孩怯怯地叫了一声。师父的脸忽地变红，他“嘿儿嘿儿”笑，却不敢看河姑。河姑的眉弯弯细细，徒弟觉得很好看。

河姑走后，师父找出一把锈斑斑的剃须刀，对着门上的一方玻璃将腮帮上的胡子剃得光光亮。灯熄了，师父弹起了那把像他脸色一样黑的三弦琴。琴声悠儿悠儿，听着听着，徒弟就安实地睡了。

一会儿，徒弟做了一个很好的梦，“咯儿咯儿”地就笑醒

“梦见啥了？”师父问。

“梦到师父做了新郎官，披一条红彩绸，坐在拖拉机上。”徒弟描绘道。

“新娘哩？”

“她的眉毛弯弯细细。”

“嘿儿……”

“她拿一把剃刀把师父的头发剃秃了。”

“嘿儿……”

又是一个午后，河姑领着女儿又来了。师父把一张煤脸洗得很净。徒弟找来一只铁丝笼儿，带女孩去了河边。

河边的一方草坡绣些野菊，紫紫黄黄，随风摇曳，粲然耀眼。徒弟替女孩逮到两只大蝥蛄，又摘下好大一束野菊。回来时，在石屋后窗洞口，徒弟就看见师父正在同河姑说话。

“嫁过来吧。”师父说。

“……”河姑瞅瞅屋棚，棚锅底样黑脏。

“俺盖新屋哩。”师父说，两眼灼热热，像要把什么融化掉。

河姑的目光从屋棚落下来，停在土炕上徒弟的铺盖卷上，眉渐渐折起来。

“他是俺收养的儿子。”师父解释道。

河姑的眉折得更紧……

好多日子，河姑没再来铁匠炉，没再来找师父。

师父浑身的力气和满手的好活儿仿佛被谁给捉去了，一只马铁掌回了几次炉，却总也打不称心。师父恼火着，扔下铁锤，抓了水瓢，狠命地往肚里灌水。水是从落马河里担回来的，凉得很。师父再抡起铁锤时，徒弟便听见，师父肚里有“咣咣”的水摇声响，且像沸开着的样子。

三

一天，屯里的花里子驾车经过铁匠炉门前，徒弟发现，河姑和女儿坐在花里子的大车上。花里子神气地挥舞着大鞭，炸出一个又一个脆响。

徒弟的一颗心被那鞭梢儿给缠住了。他心里清楚，花里子是在有意气师父。

花里子是师父的对头。

那年，花里子用炸药炸落马河水库里的鱼，被人家罚了好多钱。花里子就报复，夜里往水库里投农药，鱼成片在水上漂白肚。县公安下来查案子。师父是花里子作案时唯一的见证人。公安人员要取证，师父签了名。花里子落狱了，坐了两年牢。出狱后，花里子就处处找茬儿报复师父。师父的一条腿跛，有人为师父提亲，花里子就想法搅，造谣说徒弟是师父的私生子。花里子还跑到路口上堵截，让师父的铁匠炉门前冷落，让师父没活儿做……

徒弟恨花里子恨在骨头里。

可是，河姑却坐在花里子的大车上。

花里子的骡车走远了。徒弟心里一阵失落，他感到浑身没有了一点力气。

夜。漆黑。

落马河水空空地响，铁匠炉石屋像装置在一架大机器上——整个世界也都像装置在一架大机器上，黑夜在振颤，铁匠炉石屋在瑟瑟地抖。徒弟怎么也睡不着。黑影里，他看见师父坐在炉前拨响了三弦琴。那琴弦在炉膛映出的一星儿蓝紫色的火光中，闪着巍巍颤的光晕儿。师父的脑袋紧勾着，手拨动着琴弦，那样子似乎用了很大的力气，无数颗徒弟能听懂之音沉沉的抖落在黑暗中，石屋里像塞满一堆堆铁料。两汪沉沉的液体从师父的脸上下滑，滑在琴上，琴弦跳出两颗涩涩的音。

师父把琴挂到了墙上，走到炕边，轻轻摸摸徒弟。徒弟的肩头冰凉。他将自己的夹袄搭在徒弟身上。他以为徒弟睡了，但他听到了徒弟发哽的声音：

“师父，躺下睡吧。”

他一惊，立刻用激昂的声音对徒弟说：

“儿啊，花岗岩石场要动工了，到时候不愁没钱赚！”

徒弟听了，喉头一阵紧。徒弟知道，师父不愿把不好的心绪传进梦乡里——从那年师父收养他时起，师父每天给他的都是快乐，师父的心就像秋天的落马河水那样清澈无比。

徒弟忽然爬起来，黑暗中，一双眼睛很亮地忽闪着，他说：“师父，答应我，让我独自出去闯闯。”

师父听了，惊诧着，他明白徒弟为什么忽然提出这个问题，他猛地用那只粗糙的大手搂抱住徒弟瘦弱弱的躯体。

徒弟偎在师父的怀里，他感觉到师父的胸口滚烫烫，像炉膛的火一样；他很想把捂闷在肚里好多日的一个想法说出来，但没有。

沉默了许久，徒弟说：“师父，拨琴我听吧。”

师父的心尖一阵抖栗，他重新拨响了琴。

四

铁匠炉屋前那棵秃顶榆木抖落掉最后一片儿枯叶时，天倏地冷了下来。

山野像卸妆的戏子，变得瘦小而苍白。落马河阵阵水声依然在山野中漫响，似极力填充初冬的寂寥。一群又一群杂色的野鸽在河谷上空翔旋，一片又一片云障似的阴影尾随在鸽群下面，使黑蓝蓝的河水一次又一次变暗变稠。

在花岗岩石场将要开工那天，徒弟去镇上替师父买东西，回来时他找到了河姑的住处，他想劝河姑嫁给师父。可是，河姑不在屋。他就把用攒下的钱买的一方花布送给了河姑的女儿。

“这是师父让我来送的，送给你妈。”他这样编造着说。

女孩高兴地点点头，转而两条很像她母亲的眉折了起来：“可是，花里叔会不许我妈要的。”

“我师父哪儿不比花里子强？”

女孩紧闭着嘴，她用手小心地摸摸那块花布。

“你妈，她为什么不嫁给我师父，花里子算是什么？他心黑。”徒弟又说。

“我妈她……”女孩垂下头，支吾道，“她说不高兴你师父收养一个儿子。”

徒弟的脑顶像猛地挨了一铁锤，他转身退出屋门，两腿软软地走了。一路上，徒弟呜呜地哭着。

就在这天夜里，徒弟做出一个十分痛苦的抉择：他决定离开铁匠炉。

河姑不高兴师父收养一个孩子，徒弟知道；师父不肯娶了婆娘而撵走一个孤儿，徒弟也知道。但徒弟想好了：一定要让师父娶河姑，绝不能让给花里子，让花里子这恶鬼永远孤独！

天蒙蒙亮，徒弟就背着师父偷偷走出了铁匠炉。

屋外的那条狗恋恋地跟在徒弟身后。走到落马河岸时，那狗猛然咬住了徒弟的裤角，死死拽着不松口。徒弟眼里流出了泪，他对狗说：“知道不，我为啥走？为啥离开师父？是为了师父好，师父要娶河姑。”狗听不明白，还咬着不放。徒弟气了，喊骂着，一脚踢倒了狗，拔腿跑去。

蹚过落马河，徒弟径直朝河姑家那边跑去。他要找到河姑，告诉她，他

走了，到很远的地方，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了，不再连累师父了。

可是，徒弟还没有跑到河姑家时，就听到身后有人追来了。是师父，他踏一辆破自行车，狗在车前面跑。

徒弟心里一阵胀热，他的腿登时软下来。

“混账！给我回去！”师父是头一回骂徒弟。

“不！”徒弟的腿猛然又像溅了水的热铁。为了不让师父捉住，他躲到一座高高的砖窑上。

师父的腿破，无力爬那样高的地方。

“儿啊——回去，回去吧。”师父忽然双膝跪地，泪水把脸上的尘土刷出两道鲜亮亮的泪迹……

五

一场大雪将落马河两岸的山野、田地裹得严严实实，世界一片白茫茫，只有落马河依然黑蓝，宛如魔术师在洁白的舞台上骤然抛出的一条长长的蓝彩绸。河流声伴着一台台马车从峡谷里走出来，那些大车上都载满沉甸甸的花岗岩石料，车体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仿佛峡谷在断裂，使那些杂色的野鸽不再敢闯入河谷上空。

花岗岩石场开工了。一队队马车昼夜不闲地拉呀运呀，将一车车石料运到铁路边。拉一车有一车的钱，车夫们都拼足了力气，都把牲口逼得紧紧的，不肯放松一点儿。

徒弟重新回到了铁匠炉。有了徒弟在身边，师父感到满足，他不再去想河姑，他带徒弟一心一意地打铁，赚钱。他有一个计划，他不想让徒弟一辈子闷在铁匠炉里。

花岗岩石场开工后，上百台大马车汇集在那儿，每天都有南来北往的大车来铁匠炉挂牲口掌、修大车，铁匠炉的生意十分兴隆。

那天，师父就把他的计划告诉了徒弟，他说：“儿啊，开春时师父送你去念书，识识字儿。炉上嘛，有了钱，师父再雇个帮手。”

徒弟激动地点点头，他把风箱拉得更带劲儿，风箱“呼嘎呼嘎”响，像火车叫唤。

徒弟努力地做活儿，好让师父挣更多的钱。徒弟更盼着春天早早地来到落马河。

可是，花里子背后又在使坏水儿，他煽动好多马车夫，让他们不再去师父的炉上修车挂马掌——他给了那些马车夫一些好处。

眼睁睁地，师父的生意萧条下来。

徒弟把牙齿嚼得格格响，他在肚里发出声儿：花里子，你等着好果子吃吧！

六

气温骤然下降。寒风像一把把锋锐的小刀儿割着山野的肌肤。落马河失去了往日的喧嚣，沉睡下来——河封冻了，河冰上覆着层铜钱厚的尘土，滑是不滑。有人下河凿冰窟窿网鱼，冰挺厚，凿好一会儿能凿出块车轮大的洞。河面上布有很多这样的冰窟窿。

在河冰上行车危险很大。

花里子却不怕。

花里子急着娶河姑。他的青骡大车每天都要在河冰上跑几个来回——从河冰上取路要比走河上游的水泥桥近许多。有时，花里子的大车夜间也从冰

上过。没有事，花里子的大车一直平平安安。而别的马车夫却不敢冒这种风险。这样，花里子每天都要比别人多运两车石料，多赚两车的钱。花里子很得意。

铁匠炉里的徒弟却一直在暗暗琢磨着一件事。徒弟每每看见花里子的青骡大车从河冰上平安地跑过时，他浑身就涌动起一股使他骚动不安的热血。

徒弟始终也没有忘记要为师父出一口气，那复仇的欲望如铁砧那样沉重，一天天压在他的心窝儿上。

终于一天，徒弟下了决心。深夜，师父睡得极沉。寒风呼啸，落马河谷像一些巨兽在决斗。

徒弟一个人悄悄来到了河冰上。他找准了花里子的青骡大车天天经过的冰路上一个转弯处，咬着牙，高高举起了凿冰铲……

七

天微微透出一点亮光，落马河谷还沉睡在一片宁寂中，从河冰上忽然传来了马嘶人喊的声音。

徒弟周身的血液一下沸腾了，他摇醒了师父，他和师父一块冲出石屋。秃顶榆木在凛冽的晨风中抖栗着，狗的皮毛在晨曦中放着银闪闪的光。远远的，在灰蒙蒙的河冰上，师父和徒弟看见了：花里子的青骡大车斜扣在河面上的一个大冰窟窿里。

徒弟跳起来了，他激动地扑到了师父背上，他的手把师父的脖子抓得挺痛。“报仇了，报仇了！”他喊。

可是，师父却木讷讷的，他好像没有明白徒弟的话。他将徒弟从背上放下，说：“儿啊，走！”就跛着一条腿朝落马河那边跑。

徒弟一怔，忙追上去拦住了师父：“别管，别管他！”

师父根本不听，继续往前跑。

徒弟又追去。在距那个冰窟窿十几步远的地方——已经看清楚压在车下的花里子的那张痛苦的绝望的面孔，徒弟死死抱住了师父的一条腿，是那条跛着的腿。“报仇，报仇啊，师父！”徒弟哭叫着。师父忽然将徒弟抓起来，狠狠扔了出去，徒弟被扔出几步外，又在冰面上滑出很远……

当徒弟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时候，他听到了花里子鬼一般的嚎哭声。

花里子被师父从装满石料的车下救出来，师父却滑落冰窟窿里，再也没有爬上来。

“师父啊——”徒弟哭喊着，他猛地揪住倒在冰上的花里子那湿冰冰的头发，乱踢乱打一气。他又跪下，朝那个他用铲亲手凿开的冰窟窿，使劲往硬硬的冰上磕击着前额……

落马河谷的晨风犹如饿狼般吼叫着，撕扯着崖石，舔噬着河冰上的积土，直到太阳落山，风仍未歇息。

八

这年的冬天很快过去了。这年的冬天好似比往年短一大截。

花里子来铁匠炉看徒弟了。

花里子被翻车压折一条腿，他成为落马河岸又一个瘸子。

花里子送给徒弟很大一笔钱，是那笔准备用来娶河姑的钱。徒弟收下了，他把钱埋在了落马河岸师父的坟里。

花里子腿瘸了，不能再赶车运石料了，但他说，他要想法赚钱，供徒弟念书识字。

这日，河姑也来到了铁匠炉，她看看棚顶，又看看上炕，她对徒弟说：“俺作你师母吧。”徒弟摇摇头。河姑就泪盈盈地走出石屋。徒弟眼望她过了落马河，就开始后悔了，后悔不该不答应她作师母。

落马河从冬眠的梦中惊醒，河谷中又有了往日的喧嚣，那河流的声响里带着田野的土香，春阳的温馨。日复一日，从那阵阵的河流声中，徒弟渐渐就听明白了许多他过去没有弄明白的东西。

{ewc MVIMAGE,MVIMAGE,!05800250_0051_1.bmp}

黄帽子

陶永仙

我们上中学啦！

9月，我们这群山雀子顶着艳艳的阳光，叽叽喳喳走进了陌生的校门。嗨，一切都是新的：新地方，新教室，新同学，新老师，连厕所也新刷了墙。我们的心颤颤的，我们的眼睛很累，我们想喊老师又胆怯。我们感到我们的新学校很新奇，很神秘，很可爱！哦，新学校万岁！

然而乡下中学毕竟小，开学没几天，整个学校的每个角落都让我们玩遍了。玩遍了就不新鲜了，就没有兴趣了，就觉得上中学也跟上小学一样索然无味了。我们的情绪开始低落，我们上课有些昏昏欲睡了。幸好忽然有一天，下了语文课，班主任米老师抱着教案夹消失在教室门口时，六指神秘兮兮地盯着我问：

“你说米老师干嘛总戴一顶黄帽子？”

我像一口气喝了一打太阳神外加一听健力宝，顿时兴奋不已。是呀，从开学第一次见到米老师，他就戴着那顶半成新旧的黄军帽。听高年级的哥们姐们介绍，咱们米老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戴着他那宝贵的帽子，晚上睡觉也不脱。这么大热的天，他就不怕生痱子长蛆？佩服！瞧那帽沿儿，已经油黑油黑的，黑得发光放亮了；再瞧那帽皮儿，皱皱巴巴活像一朵干菌子一块抹桌布，他也舍不得脱下洗一洗？

“里面一定藏有什么秘密。”我很肯定地说。

六指眨巴眨眼，问：

“什么秘密？”

什么秘密呢？我一时也想不透说不清，不过随口说说而已。我忽然想起六指那种不眼输的犟牛劲，便不失时机恰到好处地将他一军。

“老六，你说你神得很，你能让米老师脱下帽子看看吗？”

“赌点什么吗？”六指仍然眨巴眨巴眼，问。他的眼睛平均两秒钟眨一次，我们称他作眨眼土地。

“赌点什么？”我也问。

“赌你的牛角。”

这精猴子！他早就在心里把我的牛角据为已有了。我的牛角是祖传，是我爷爷的爷爷吹下来的。那时候，我们家就是靠哪家死了人做道场时给人家吹牛角混口饭吃。那是一只黄牛角，弯弯的，黑红色，里边掏空，吹起来呜呜呜呜，响彻山川河谷。六指想我的牛角想进了命肝。

“要得，牛角就牛角。”嘴里这么硬，我心里却一阵一阵发疼。

再过几天，学校就要举行篮球赛。为了夺得冠军，米老师和我们一道厉兵秣马，积极备战，每天在球场上颠儿颠儿的。

六指是队长兼教练。六指左手的拇指上，真的斜斜地生着一只小指，像一瓣错过了节气的子姜儿。大人们常说，指头多的人名堂也多，吐把口水一个主意。确实，六指就有“智多星”美称。瞧瞧，就来了：“我说米老师，这么训练可不行。”

“嘿嘿，咋不行？”汗水从米老师额头上鼻尖上脸颊上纷纷往下流，他边揩汗边嘿嘿地笑，没有一点架子。不过，在文娱体育上，他真能做我们的学生。更不用说六指。

“不能这么吃大锅饭，应该两个两个练，一对一，交叉传球，提高攻防技术和个人突破能力。”噓，一套一套的，专业教练似的。米老师本是一介书生，他亲自打球主要是起模范带头作用，就像领导人握着铁锹拍录相。

“好，好，大家听唐志辉的。”六指的大名叫唐志辉。“米老师，咱俩对练。”六指咬住米老师不放。

六指和米老师边跑动边传球，从这边端线噼噼叭叭跑过去，又从那边端线噼噼叭叭跑过来，六指总跑在米老师前3米远。正是晒秋剥皮的日子，天上万里无云，瓦蓝瓦蓝的天空仅存一颗又晃眼又火毒的太阳，跑了两个来回，米老师大汗淋漓，张着口出粗气，像离水的鱼一般。他赶紧脱下长衣长裤。又跑两个来回，米老师热汗滚滚，水里捞上来似的。他卡着腰弓着背，哭丧着脸，痛苦万状。六指猴急猴急地就上来：“歇一歇吧米老师。”献媚极了。

“不，不……歇。”米老师说着瞥一眼我们。他以为我们在看他的榜样，其实我们是在看他的戏。看看吧，白球鞋，白短裤，白背心，标准的运动夏装，头上却严严实实罩一顶黄帽子，不是疯子是什么？

“哎呀呀，太热了。米老师脱下帽子凉凉。”六指伸手就要助人为乐。

不料，米老师脸一阴一沉，双手捧住头连连退到篮球架下，抱起衣服逃也似地走了。

我们呼地围住六指，满肚子的话一句也说不出。六指当然不死心，不然，还多生根指头干嘛？

放学后，六指把米老鼠半拖半诱拽到操场边的树荫里。米老鼠是米老师的儿子，4岁，很调皮很贪嘴很逗人爱。如果有人说：“米老鼠打个滚，我给你吃糖。”他真的就势躺到地上打滚，像水牛在泥潭里洗澡。

“米老鼠弟弟，知道我是谁吗？”六指很江湖义气地捏一捏米老鼠瘦瘦的肩，关切地问。

米老鼠眯他一眼，摇摇头。他的眼睛又圆又小，和真老鼠眼睛差不离。

“我是唐老鸭呀——喂，你爱吃巧克力吗？”

米老鼠狠劲抽抽鼻子，奋力点头。六指掏出一把酒心巧克力，在米老鼠眼前亮亮：“你得先帮我做件事？”

“什么事？”米老鼠口水咽得咕咕响。

六指把米老鼠揽入怀里，悄悄地说：“把你爸爸的帽子脱下来——”

“呸！”米老鼠正气凛然地大啐一口，挣脱身子大踏步走

“呸！不靠别人靠自己。”六指剥吃一颗巧克力，又剥吃一颗巧克力。

中学和小学就是不一样，瞧，周末又开联欢会了。同学们兴趣很浓，大家七手八脚轰轰隆隆把桌子凳子搬到四周墙根，将教室围成一个池子。天花板上扯满了红的黄的绿的紫的蜡光纸皱纹纸撕的彩条，正中吊一个硕大的来回悠悠旋转的彩球。讲台上录音机正歇斯底里地吼唱“风尘呀滚滚……何不潇洒走一回……”六指一忽儿调遣人，一忽儿安排节目，那忙乎劲不亚于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总导演。

节目一个接一个表演。气氛一步步比一步进入高潮。终于到了最后一个集体表演——传黑板擦。黑板擦沿四周课桌作环球旅行，录音机那无头无尾无主题的曲子什么时候嘎然而止，黑板擦落在谁手里，谁就得出一个节目。

录音机是魔鬼，六指是魔鬼的老爹。

开始了。六指捺下按钮，录音机没头没脑叫起来，大家像抓烧红的烙铁，黑板擦疾速下传。突然，录音机哑巴了！

灰白灰白的黑板擦不前不后不左不右恰好停在米老师手里。“哇——哈——”教室里沸腾了！同学们笑得一浪一浪的。六指只在心里笑。

“米老师跳个舞，米老师跳个舞！”

“很遗憾，我……实在不会。”

米老师扭扭捏捏站起身，很为难，很尴尬。

“那就唱个歌，唱个歌也行。”

“我这破嗓子，说话像打锣……”

正中下怀！六指微微笑笑，走近米老师：“米老师，我以主持人的身份，请你脱帽向大家敬个礼。”

我们大家齐目盯着米老师盯着米老师头上的黄帽子。哦哦，黄帽子，里面的秘密该公开了吧，大庭广众之下，为人师表者，米老师总不能学小狗叫吧，那么……那么……

就像一个要求回答问题站起来又吐不出一个字的学生，米老师完全作出一脸哭相。原来老师也有这种时候，为难时也会束手无策。

我们等着。静静等着。真是上天保佑，正当我们眼巴巴等得米老师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如热锅上的蚂蚁时，学校工友呼呼地走进来把米老师火火地拖走了，二话都没说一句。

联欢会结束后，我们才知道，原来米老鼠被拖拉机撞了。猛地，我们的心沉沉的，我们的脑袋蔫蔫的。联欢会带来的欢乐顿消一半。

第二天是星期天。第三天到校时，一个不能让人接受的事实把我们惊得目瞪口呆：米老鼠死了！那个活蹦乱跳的米老鼠永远也不会吃我们的糖果了。六指呆呆地愣在座位上，不动，不说，不哭，像一尊木雕，像一只吃得拍饱拍饱的胀傻了的鸭。

早读钟响了。我们有心没相地拿出语文课本，却一句也读不进去。脑子里总是出现米老鼠生动活泼的身影。第一节是语文课，米老师会来给我们上课吗？

忽然，教室门口出现了那顶黄帽子。我们顿时振作起来。

米老师手持教案进来，和往日一样精神抖擞衣帽整齐，根本看不出他内心深处的悲苦。他健步走上讲台，放下教案夹，两眼平视着我们。

“起立——”班长一声口令，全班48个同学“唰”地一声，齐崭崭地站起来。动作从来没有这么整齐过。

米老师习惯地扫视一遍教室，点点头：“坐下。”他居然还带着微笑，我们心里想哭都找不到由头。全班同学没有一个坐下，直直地立在位置上，像木桩。

“请——坐下！”米老师提高声音重说一遍。我发现他的喉结上下蠕动，声音走了样。可还是没有谁动一下。

米老师的脸开始抽搐，嘴角一扁一扁：“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

教室里的空气凝固了，听得出微风吹落粉笔灰的声音。我很担心，这种僵局如何收场呢？

忽地，米老师一把拉下黄帽子，朝我们深深地深深地一鞠躬。天哪——原来米老师一边脑壳上没长出头发！

{ewc MVIMAGE,MVIMAGE, !05800250_0058_1.bmp}

木木的森林

许文涛

木木那时确实很小，只到爸爸第一个钮扣那儿。爸爸要上山，木木也要去。爸爸没办法就把他领到了山上，爸爸疼木木。爸爸把木木放到一片草地上，告诉木木别乱动。爸爸拎着锯和斧头跟胡二瓜一起走到远处的一棵大树下，然后就开始吱呀吱呀地锯那棵树。木木看到那棵大树痛苦地呻吟摇晃，树梢上的那片蓝天也在摇晃。

后来大树终于倒了，“咣当”一声倒在地上。木木觉得真好玩就跑了前去。爸爸他们用斧头砍树枝丫。这时木木发现一个圆形的鸟巢，木木跑前去，鸟窝空空的，一只黄色的小鸟崽在地上叫着。木木把小鸟崽放在手里。那个小鸟崽刚有一层绒毛，身体不安地哆嗦，挣扎着要站起来。木木轻轻地抚摸着小鸟的绒毛说，小鸟小鸟别怕别怕。那小鸟崽看了他一眼，脑袋突然耷拉下来。小鸟死了！木木哭起来，他捧着小鸟跑到爸爸跟前，喊，你们把小鸟害死了，呜呜——

爸正忙着砍树枝丫，爸说木木不哭，明儿个爸回去给你逮好多好多。

木木说不要不要，你们坏。

木木把小鸟崽放在地上，小鸟崽安静地躺着，木木开始用手在地上刨坑。山上的土好硬，木木不管，木木手流了不少血，木木不管。木木把小鸟放在小坑里，然后给小鸟崽做了个漂亮的小坟。小坟就在一棵大树底下。

木木说小鸟崽儿别怕，睡吧。

后来木木背着书包上学了。学校就在山脚下，木木还结识了柱子、丫丫等好多新朋友。木木学习很用功，名字总在班级的红榜上，每年木木都被评上三好学生戴着大红花到领奖台上。老师说李木木是个好同学，我们要向他学习。这时台下便响起热烈的掌声。柱子总羡慕地对他说，木木你这个！然后一伸大拇指。

木木这时已长到爸爸的第三个钮扣了。爸爸常常出门，每次回来都给木木带来好多东西，而且还带来好多陌生人。那些人都开着车来，总先和爸爸嘀嘀咕咕一阵子，然后就看见妈妈给他们炒菜。喝完酒，他们就到后院咕咚咕咚地装木头。好久，那些人才拉响汽笛，走了。

木木奇怪，问妈妈他们干啥呢。妈妈说小孩子别啥都问。

每到这时候，爸爸总是哼着歌从外面回来给妈妈一包东西，然后很响地亲木木一下，说爸爸明天给你买好东西。爸爸真的很疼木木。

木木常常去山上那片树林看那个小坟，每次都给小坟培一层新土。木木常常梦里看见那只小鸟崽的充满惊恐的眼睛，醒了，木木就想哭。

木木有点怨爸爸了。

学校成立了“爱护大自然”活动小组。木木第一个报了名。活动小组成立那天，白胡子的老校长讲了好多。

“同学们，我们长在山脚下，就要爱护我们的山，爱护我们的树木，爱护每一个小生灵，我们还要向破坏我们森林的人作斗争……”

老校长讲到这儿一连咳嗽了好几下，但还是很有力地挥舞了一下拳头。最后活动小组的潘老师讲了许多爱护森林的知识。

木木后来听不清了，他的心砰砰地跳着，他想起了爸爸，想起了那棵被砍倒的树上的那只小鸟……木木明白了好多，他的脸好热。

“下面，我宣布活动小组的组长为李木木同学！”潘老师的话把李木木吓了一跳。

“不……我不……当……”木木站起来，木木的脸一定通红。

“为什么？”

“我……我……”木木自己说不出来就跑出了办公室。

放学路上，柱子骂木木，你真孬！

木木回到家就趴到了炕上。晚上吃饭的时候，妈妈唤木木，木木没有动。爸爸说木木怎么了。

木木哭了，木木说爸爸你别再砍树了行不行？

爸爸说为什么。

木木说别砍就别砍了。

爸爸说小孩子别管大人的事。

木木急了，我们老师说砍树是违法的。

什么违法？树是大家的，谁砍就归谁。

木木一跺脚：你什么也不懂！就转过头去，不理爸爸。

后来爸爸拍了拍木木说好了好了爸爸听你的，吃饭吧。

木木就笑了。

木木和“爱护大自然”活动小组的同学在树上挂了好多鸟箱，并且从家里带来许多粮食放在箱子里。林子里的春天是美丽的，各种鸟儿飞来飞去叽叽喳喳地叫着，唱着，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钻进来，光影投在地上跳跃着，木木看着心里快活极了。

木木他们一路唱着歌往山下走，忽然听见阵阵拉锯声。木木心里挺乱，柱子说有人偷树，我们去逮！于是他们穿过树毛子，远远看见俩人正在偷树。柱子喊看树的王爷爷：“王爷爷，有人偷树了！”

那两个人吓了一跳，转身就跑了。木木他们跑上前去，锯还嵌在树里呢。木木一看那锯就呆了，那个锯他太熟悉了，他很容易就想起了小鸟崽。

柱子他们费了半天劲儿也没弄出来，就喊木木，“快过来帮忙呀！”

木木这才缓过神来。他们一起把锯弄出来。柱子问，你认识这锯不？木木支吾半天，摇了摇头。木木脸红了。

他们一起把锯交给了老师。

晚上回家，木木不吱声，闷闷地趴下了，爸爸问木木怎么

木木不理爸爸。

木木被评为“爱护森林”的模范，而且要去参加省里举行的“热爱大自然”的夏令营。老师告诉他时，木木低下头，“老师我不去。”

“为什么？”

木木说：“我不够……”木木心里挺难受。

木木回到家，家里又来了许多人。木木一个人闷闷地看电视，电视里正演“人与自然”节目呢。木木看见一片光秃秃的山，然后又看见群群动物的尸体……那个主持人最后满怀深情地说：“爱护我们的大自然吧！”木木心里一阵颤抖。

那一夜木木没有睡好，做了好多噩梦，梦见沙子把村子埋上了，一会儿又梦见那只小鸟崽看着他。

第二天木木就走进了派出所。

木木领着两个戴大沿帽的警察来到那片树林时，爸爸和胡二瓜正在锯

树，木木远远看见爸爸锯的那棵树正是他埋小鸟崽的那棵树。那棵树摇摇晃晃就要快倒了，木木喊爸爸别锯我的小鸟崽，就跑了过去。

爸爸他们抬头一看，扔下锯就要跑。木木喊着别跑别跑。

这时大树摇摇晃晃地倒了。

爸爸喊：“木木——”

木木已到了大树底下。

大家一起把那棵大树搬开，柱子喊木木，木木困难地睁开眼睛说：“我要——参加夏——令营……”就闭上了眼睛。

爸爸喊木木、我的木木哇……。

后来那块地上，长出一棵小树，那棵小树上总有一只鸟飞来飞去，叽叽喳喳地叫着……

不可言传

董恒波

侃大山在凌城中学相当流行。

那天上午第三节课方老师说咱们讨论讨论《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大林对我说知道讨论的意思吗？讨论就是侃。

大林说你有没有发现，方老师讲语文课采用的是启发式教学法。我说我知道他每讲完一课都要组织大家讨论，让同学们积极发言各抒己见。大林说咱班主任方老师挺好，他主张中学上学会独立思考，最好不要重复别人的观点。大林说发言贵在自己独到的发现，要不你就别侃。

方老师又说了一番积极发言要抒己见的話后，大家就都“积极”侃起来了。你三言我五语无非是说孙悟空火眼金睛识妖魔，说猪八戒关键时刻不分敌我。当然就属大林侃得有水平，能联系实际上升到理论高度。大林说我们读完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就要向孙悟空学习，学习他对自己的师父唐僧先生无限忠诚，学习他对个人主义思想严重的猪八戒同志敢于斗争，还要学习他对阶级敌人妖魔鬼怪像寒冬一样残酷无情。

大林话没说完，满教室一阵哄堂大笑。当场就有评论家发表宏论，说大林您这不是学孙悟空是在学雷锋呢。

大伙儿笑，大林不笑，一派严肃正经的表情。正经得让你想到联合国会议讨论中东问题。

前面我讲的好像是玩笑话，其实不是，咱们学古文就是为了古为今用。大林说。

这时班里的同学就开始不约而同地瞅方老师的脸色。意思是您看这样讨论下去是不是马路上跑火车离辙了。方老师却不动声色地听着。大林就接着独立思考抒己见。

大林说其实三打白骨精的故事我一懂事起就知道，小人书电影电视都看过一百遍了。要说一句最最实在的心里话，大家可别笑话我。大林说到这时还用余光瞅了一眼方老师，然后他说老师让咱们谈读完《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感想，我的感想就是也想吃一口唐僧肉，吃一口就行，咱就长生不老了。其实我的这个想法很早以前就有，小时候就曾让奶奶给弄点唐僧肉，可奶奶说花多少钱也买不来。

大林接着说，我想长生不老的原因不是别的，是为了革命为了四化是要看看共产主义的红旗在全世界飘扬。

他的话把方老师也说笑了，方老师连连说今天讨论到此结束吧，以后再讲以后再讲。

大林就是这么一个绝对自己独立思考的人。语文课后他说其实关于《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讨论还可以进一步深入进行。他说他有一个题目叫“假如我是唐僧”。这可是一个非常新鲜的内容。大林说他要是唐僧的话，就要以一种大无畏的奉献，把自己的这一百多斤全都献给祖国献给四化。首先要让科学家都来吃一口自己的肉，那样中国的科学家就不会落后了。当然，大林说他还想到了毛主席。他说他知道毛主席他老人家就爱吃肥肉，是在一本报告文学中看到的。他要是唐僧的话，说什么也要去北京给老人家献上半斤八两。那样，毛主席就不用老躺在纪念堂里，而是红光满面万寿无疆率领我们奔向前方了。

我在班里是挺不爱吱声和发言的了，不过我还是被大林勇于献身的这一颗美好心灵所感动。我说大林你真行。大林说什么行不行，我要真是唐僧，没等出校门，就得让你们这帮家伙先给啃干净了，所以我大林不能当唐僧我还是当孙悟空吧。

待我们大家哈哈大笑完了之后，大林说，以上我说的这些都纯属瞎编扯淡。世界上是没有长生不老术的。接着他说你们知道不知道，现在社会上流行一种健身防老祛病的绝招，他说不是吹我已经练得差不多了。我们大家把眼睛瞪得溜圆，问他绝招是什么。大林就故弄玄虚，神秘兮兮地吐了两个字——气功。

后来的日子，我们就把孙悟空和唐僧全都扔到九霄云外去了，没事时全部围着大林让他给我们侃侃气功。大林还是一派严肃正经的，就像联合国会议讨论中东问题。他说气功可不是像讨论唐僧时那样可以胡诌八扯。气功这东西学问大去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呀，你们不懂最好不要再问了。

人就是这么一种怪物，越说得神秘的事，大家就越想知道。大林就是有孙悟空的脱身法也逃不脱班里同学的纠缠。我说大林有不少同学反映你一早一晚都去大凌河边练气功，还有人看见你和一个白胡子老头学气功练得已经入境了，你就给大伙儿表演一下，露一手也让咱们哥儿们开开眼。大林有点怯不开面子了，就说那我就献丑了，各位多多包涵。

大林让一个同学把两手伸出来，十指伸直合掌并拢。大林说，你一定要心静，要万念俱灭，不要想任何事情，我会让你其中的一个手的中指变长。说着他就两眼微闭，伸出手来轻轻抓住那同学的一个手腕，掌心朝上，然后做发功状，又用自己的手轻轻向上抚摸，口中小声地像念咒语一样地说着长——长——。果然，那同学的双手再合拢时，那只被发功的中指真地长了出来。

大家都用极其惊讶和崇拜的目光瞅着大林，其敬佩程度有如见仙人下凡。大林不以为然地笑了一下。他说你们知道不知道现在气功和特异功能的研究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吗？他说有个叫柯云路的作家写了本书叫《大气功师》，你们都读过了吗？气功是一门科学，练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特异功能。特异功能懂不懂？耳朵听字，遥感治病，意念取物全能实现。考试时不会答了一发功遥想答案，答案就会在眼前出现了。辽宁本溪有个叫张宝胜的人，这是真人真事，练气功掌握的特异功能有些本事就像孙悟空一般。

大体说到这里时，就有一些似乎对气功也有所了解的同学随声附和，说前些年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森林着火时，就是有一伙气功大师在北京集合，朝着黑龙江的方向集体发功，后来就下雨灭火了。当然，这个观点刚一出笼，就遭到许多人的严厉批判。大林也说这个提法把气功说玄了。我说要是气功师真有如此神通，现在科威特的油井还在着火呢，咋不让气功师遥感一下把火灭了，那多有利于世界和平。

大伙对气功侃得很是热烈，比讨论三打白骨精兴趣更浓。大林说可惜的是咱们学校开设了这么多数理化外语课什么的，怎么就不能再设一门气功课呢，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对现在用的教材提了意见。有个叫李华的同学的观点也是学着大林一样标新立异独出新裁，他说他爸上学的时候就念《司马光砸缸》，他上学砸了一遍后，前些天去光明小学玩，看见那帮可爱的孩子还在那儿砸起来没完。教材应该改一改，咱们是不是给教育局写信，建议开设一门气功课。大家都说这个意见好，咱们说写就写吧。最后同学们一致推选

由大林来担当执笔，其理由非常充足，大林对气功的理论与实践都非同一般，作文也写得不错，更主要的是他有独立思考发表新观点的水平和能力。可是大林不干，让他侃气功夸夸其谈不在话下，给教育局写信这个任务却死活不接。他说我爸出差了我妈这一个星期都是在医院上夜班，放学后我回家要买菜做饭可实在没有时间了。

气功热实际上在我们班里没有真正热起来。大林对我说，气功这东西咱们侃一侃还可以，但中学生还是不宜操练的，走火入魔就不好办了。有个同学满脸堆笑万分诚恳地请大林正经地告诉大家，有时间还是去学学中学生守则吧。我以前告诉你们说我会发功都是跟你们吹着玩的，千万别当真。说不当真，可班里还是有人当真。李华就是那天受了大林的启发，开始愤发图强刻苦认真地练起用耳朵听字的。他用钢笔铅笔圆珠笔写了一张又一张的纸条，一会儿左耳一会儿右耳地塞着，那纸条写了有半纸篓。后来我实验了一下，他其实连个“一”字也听不出来。我说亲爱的李华先生您快拉倒吧，这玩艺不是练的，怪你爹妈没给你生出那脑瓜。李华却像背诵马克思教导一样虔诚地说，大林告诉我心诚则灵，咱还是功夫没练到家。

我对大林说，哥儿们你侃的这套气功可把李华坑苦了。大林一笑说这怎么能怨我，我说的话多了。我还说过全国人民要是一人拿出一元钱支持一下咱们辽宁省朝阳市，咱们朝阳就能忽啦一下盖起一百个大工厂高级宾馆大饭店一下就走出初级阶段离共产主义不远了，怎么至今还没人捐款呢？

关于气功的事在我们班没几天就基本上自消自灭了。后来提起这事并让大林又露了一次脸是在那次期中考试。

考试对中学生是家常便饭小菜一碟。那天考外语本来难度不大，可是李华也不知是不会还是怕答错了，在考场上竟隔着两行座位和另一位同学对起了答案。恰巧这时校长李老太太从教室窗前经过，就把李华他们俩人以“考试作弊”的理由叫到了办公室。这件事本来很简单，校长批评两句下次注意也就完了，可是李华在交待作弊动机时，一本正经地竟说自己在利用气功的遥感法来检验答案（事后大林对我说早就看出李华这小子学气功的理论基础就是他妈的实用主义）。李校长是个政治头脑非常敏感的老太太，遇事好刨根问底，她说李华你告诉我谁教你这气功遥感的你就可以走了。

李华这时的心灵就诚实起来了，大林的气功可不一般，让你的手指头说长就长说短就短，班里的张三李四王五刘六都曾亲眼看见。

据说李校长一下子就把眼睛瞪得溜圆，忙问方老师你当班主任的这样重要的情况掌不掌握。中学生练气功的人到底有多少必须要搞清楚向上级如实汇报，这不是小事决不可掉以轻心，还有那个大林是个怎么样的人？方老师真够意思，赶紧汇报说大林这个学生挺好，团结同学热爱集体，上课积极发言，善于独立思考，也曾经捡过钱包交到学校。李校长说方老师咱们看人不能光看表面，快把那个练气功的大林找到办公室来，我要亲自帮助批评教育他。

方老师到教室来喊大林时，全班同学不知怎么都“遥感”出是李华叛变把大林出卖了。大林临走出教室门的时候，我说大林你可要有思想准备，大林又是挺严肃地一笑就跟方老师走了。大林一走，我们在教室里都呆不住了，悄悄地尾随其后到办公室看李校长怎样处理气功事件。

那天办公室里的老师有六七个之多，因为李校长态度严肃，老师们都一本正经起来。李校长说你就是大林嘛，你小小年纪不好好学习怎么练起气功

来了。大林说我好好学习了，练气功是业余爱好。李校长说你还有理了不成，你会什么功别是骗人的吧？大林说我练功为了健身也是为了给别人治点小病。李校长听完了大林的话哈哈一笑又“哟哟哟”地吐了一串鼻音，说你要真有本事就劳您大驾看看我有什么病。这时方老师上前来说大林你快和校长赔礼道歉认个错吧，然后又转身和校长说您快息怒，我也有责任也有责任。大林却丝毫没有表示让步，而是很认真地对李校长说，既然您有这个意思那我就给您看看吧，不过您一定要心静，坐好不要动，不要想任何事情，要把您日理万机的学校工作都暂停 10 分钟。说着大林就眯缝起双眼，右手轻轻在离李校长一尺远的胸前上下摆动。过了一会儿，大林认真地说，校长我说了您别生气您是心律不齐呀，好像是心脏右心房的二尖瓣有点小毛病。大林的话刚说完，校长李老太太腾地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两眼瞪得溜圆，像西游记里看见了观音菩萨显灵一样盯着大林。她哎呀哎呀用了好几个感叹词然后说大林你怎么说得一点也不差呀，和医院里 B 超的透视结果一样啊，想不到你还真有两下子。李校长对大林满脸微笑，办公室里的所有老师在一瞬间都对大林刮目相看了。

大林你快给我看看，我胃疼好几天了。

大林，老师求你放学到我家看看我妈的肺炎好吗？你别急，我用车接你。

大林大林，一声声呼唤是那样亲切动人充满柔情。大林却很严肃他说了声我现在累了需要休息。于是李校长马上安排方老师快送大林回去休息，有什么要求要立刻直接向校长报告，任何人不准随便打扰。

大林走到教室时，我问大林你什么时候学会气功看病这一套，一下就把李校长给镇住了。大林瞅了瞅四下没人，就悄悄对我咬着耳朵说，你不知道我妈妈在医院就是做 B 超的，李校长的病是我妈妈查出来的，回家随便说时让我记住了。

我听了后刚想笑，大林就狠狠地掐了一下我的后腰。他说哥儿们你要千万记住，气功的奥妙就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我点着头连连说不可言传、不可言传。

星星点灯

老臣

那个女孩儿总趴在窗台上往外望。

太阳在山上打个盹儿，悄悄地滑落了。黄昏来临，火烧云燃了一会儿便失去了热量，山里陡然变得昏暗冷清起来。刚进三月，春天只在日历上绿着，到处是冬天的枯黄色。此时，窗子上不时地扑满霜气。一双小手要不停地擦抹，这样才看得见朦朦胧胧的夜色。

那双小手擦一会儿，窗玻璃便透明起来，一张几乎是贴在镜子上的小脸便变得清晰。那是张干干瘦瘦的脸孔，枯得没丁点儿水分，瘦瘦的下颏像铍尖，让你不相信她是13岁的女孩儿。可脸上有一双又大又亮的黑眼睛，一眨一眨的，简直就是两粒汪在水里的小星星，在苍茫的夜色里灵活又生动。

其实，女孩儿亮亮的眼睛始终在望天空。她在数星星，开始一颗一颗地数，数着数着，面前就朦胧起来。就在她又擦一遍霜气以后，嚯，天空上又多了那么多亮亮的发光点。但女孩儿有的是耐心，她又从头数。奶奶说，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奶奶说，天上星，数不清，星星越聚越多。好像镇上的露天电影场，开始时，很少的几个人，后来越聚越多。天黑透时，电影开映，广场上已是人头攒动，数了一会儿，就乱了秩序。

但那女孩儿仍在顽强地往天上望。天空因黑夜的来临变得深邃，变得不可猜测，像村东的老井水一样亮得幽深而又高远。天空是个大宇宙，书上说，星星间的距离要用光年去计算。女孩儿从没出过远门，她最远到过镇上。走山路，十几里路并不觉得咋遥遥无望，女孩儿只能在脑子里想象远的概念。

她就那样坐着。望一会儿就擦擦霜气，望一会儿就擦擦霜气。哦，在那深深的山里，女孩儿的眼睛真的是两颗星星，和她好听的名字——星星一样，烁烁地闪。

村落太小了，小得只有5户人家。原来，村里曾有一条街，可人们都搬到镇上去。房子扒去，只剩下老旧的房基在山坡上堆着，长满杂草。从远处望，小村一副破败荒凉相。爹说，山里不养人，赶紧攒足钱吧，也好到山外去过几天敞亮日子。爹和妈便每天上山采石头，再用老牛车拉到镇上去卖钱。镇上正盖什么工厂，还是大鼻子的洋人开的。河沟里到处滚的石头，运到镇上就变成花花绿绿的票子。洋人不像镇上的农产品收购站，收下东西不给钱，只给张写几个字的白纸欠条，迟迟不兑现还理直气壮。爹说，洋人办事讲信用，一车石头卸下，该给多少当下就给。虽说一车石头10块钱少点儿，可那是现钱呢！

爹和妈就起早贪黑地往山外拉石头。本来上午一趟下午一趟，可爹说，洋人的石头快足了。爹和妈便赶着老黄牛，在夕阳临山那会儿又向山外走去啦。可星星不是在等爹和妈，是在数星星。自打他们不让她上学，星星就和大人亲近不起来了。

那天，妈说：“星星，别念书了。”爹也说：“丫头，念啥书？念了五六年，字识得不少，算啦算啦，在家看小弟吧。”星星不吱声，背着书包就往外走。爹说：“星星回来。”星星仍往外走。爹吼：“星星你给我回来！”星星仍往外走。爹火了，几大步冲上前，一把抓住星星干瘦的肩膀，像拎只小鸡儿似地把星星拎回来。爹对妈说：“瞧你养的丫头片子，这么小个人儿就不听大人话，咋教育的？”妈就上前往星星没有多少肉的屁股上拍了几巴

掌。星星就大哭，“奶奶，他们不让我上学了，奶奶，他们不让我上学了。”可奶奶已经听不见了，她在柜头的相框里，慈祥地眯眯笑着。她只能保持这唯一的状态。去年夏天，奶奶死了，爹妈再骂星星没人管了。

星星不上学啦。爹和妈起早贪晚，家里的活计便全丢给了星星。煮饭，晒柴，喂鸡，洗衣，还要带小弟弟。小弟弟三岁啦，好淘气。星星稍一不注意，弟弟就摔倒了。妈妈回来总要查看查看小弟身上哪处是否红了、肿了，是否伤了、破了。若发现有异常，她累得像面条似的软身子也会硬挺起来，冲星星吼骂几声，还会动手。星星最怕小弟弟的淘气，因此，每晚上都哄他早早地把肚子吃得溜溜圆，早早地睡下，这样爹妈回来的时候他就不会委屈地告状了，星星便可免过一关。此刻，小弟正躺在被里香甜地睡着，星星才有精神去看星星。

屋子里好冷，火炕温吞吞的。星星的小手总在窗玻璃镜上一贴，好像一张肖像照片。奶奶那张照片就是肖像。

奶奶总是笑眯眯的。她常刮着星星直挺的小鼻子说：“我孙女可是美人坯子。”她最爱把星星拥在怀里，唱些古老又很有意思的歌谣。奶奶平日总是忙着，两只粽子大的小脚，屋里屋外捣来捣去。奶奶有病，常常头晕，晕起来就天旋地转，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摔倒。小弟弟刚满月的时候，奶奶亲昵地抱着他，摇呵摇的。可谁知，她突然间犯病了，连同小弟晕倒在炕上。幸亏是在炕上呵！从那时开始，爹和妈就不让奶奶抱弟弟了。爹说：“星星别上学了，在家带弟弟。”没等星星哭出来，奶奶先火了，说：“有我呢，干啥不让孩子念书？”爹还想说啥，奶奶已抡着笤帚疙瘩向爹打去：“只要我还有口气，就得让我孙女儿念书。”可奶奶却没有气了，此刻她就睡在山上那片老大的坟地里。

星星望天。哪颗星星是奶奶呢？在天上众多的星星中，奶奶那颗星发出的光辉该是与众不同的。奶奶不像爹和妈，她对星星和弟弟同样好。奶奶说：“做女人的，要学会心疼人。不管是啥人，来世上走一遭都不易呵。”可爹和妈却不那样想。他们原来一看见星星就眉开眼笑，可有了弟弟以后，他们只对弟弟眉开眼笑，好像原来那个可爱的星星消失了。他们还不让星星上学！星星多愿意上学呵。每天，她背着奶奶做的花书包翻过山岭去村里上学。后来，小学校舍在一个暑假塌落在一个雨天，她说去更远的邻村上学。新学校是希望小学，全国各地好多好心人捐款修建的。新教室宽敞明亮。叫珍的女老师笑的时候特别好看，她腮上的酒窝里盛着暖暖的阳光。奶奶说：“酒窝深的女人心眼儿正。”珍老师特别喜欢星星。她几次来家访，要领失学的星星重返校门，有一回和爹和妈吵了起来，气得珍老师落泪了。老师留给星星几册高年级的书，说：“星星，想读书就自学吧，老师和你没缘分。”老师走了，再没有来。星星把那些书精心尽意珍藏起来，抽空就翻几页。有次她正看得入神，弟弟上前抓了一把。星星一愣，手臂一揉，弟弟给碰了个腩蹲儿。他刚想放声哭，可一看见星星因书页撕落而扭曲的脸，他赶紧把哭声憋了回去。当然，他是向爹妈告状的。

想到这儿，星星短短地叹了口气。

夜更深了。除了天上的星星眨呀眨的，四下里一片沉寂。大概快到半夜了吧？星星有些焦急起来。爹和妈还没有回来。外面的世界真静，没有老牛撞出的“哐啷、哐啷”的响声。山路崎岖不平，夜又黑得怕人，爹和妈能找到家吗？奶奶说，老牛的眼睛能看穿，可它一定很饿啦。爹和妈每天揣几

块玉米饼子和几块咸菜疙瘩，便整天整天忙活，他们也一定很饿啦。饥饿的老牛、饥饿的爹和妈，他们走在深深的夜里，该是多么盼着回家呀！可夜那么深，深得像一个黑黑的洞穴。他们肯定盼望有一点光亮！

星星想着想着，就摸黑站了起来，摸着窗台，摸到炕头，摸到墙窟里的煤油灯。火柴划亮，那盏易拉罐改制的煤油灯被点燃了，屋里索满昏黄的光亮。星星尽量小心着，把灯端到窗前自己久坐的地方。整个窗子白白的，独星星用手擦抹的那块儿晃动透明的黑色，映照出跃动的橙红色灯焰。星星再也望不见外面的星星，便静静地望着窗子，看水汽无声地向镜子粘去，先是一片雾蒙蒙，接着便挂起亮亮的小水珠。星星忙用手去擦。煤油灯光本来已够暗的，若被遮挡住在远方更看不清了。星星便不时用手去擦抹，但这次不是为看天上的星星。

睡意不知啥时向星星袭来。可星星不能睡。她用手抹把霜花往额头上贴一下，寒冷刺激的清醒只是短暂的一瞬，脑子照样是沉沉的。星星直起身去炕梢席子底下拿出本书来，那书是珍老师留下的。

借着昏黄的灯光，黑色的方字在眼中跳动。星星揉揉眼睛埋头看会儿书，就再用手去抹抹那块窗镜。墙上镜框里的奶奶在身后望着她，好似笑着说：“星星真是心疼人的好孩子。”

哦，在那深深的夜里，从外面望，一方窗镜镶着盏闪闪发亮的煤油灯。暖暖的灯色虽然散发不了多少热量，却固执地划破了黑暗。

“啷啷、啷啷”的声响隐隐传来的时候，纸上的字迹已在星星的眼中模糊不清。老牛车在山路上颠出的响声越来越清晰，女孩儿提溜的心忽然就轻松下来。她回过头，望了眼镜框里的奶奶，奶奶慈祥地微笑着。一阵睡意袭来，头一歪，往窗台上一趴，星星竟睡着了，书压在头下。梦里，她身子轻飘飘的，在空洞洞的天空上飞呀飞。天上到处是闪亮的星星，可她不知哪颗是奶奶星。正着急，她回头望见自家窗上贴着软软的灯焰。灯焰晃了晃，变成奶奶慈祥的目光。她忙着向家里飘……

爹和妈就是在那时进门的。大人的脚步疲惫而又沉重，星星没有被惊醒。爹皱了皱眉头说：“星星不知节俭，半夜三更点啥灯？”妈叹口气说：“她又是在读书本本呢。”说着，两人全上了炕。妈妈把星星轻轻地抱进被窝里。爹拿出一叠卡卡响的新票子，包上两层布片掖到枕头底下，一口吹熄了灯说：“明儿天蒙亮再拉一趟……，”话没说完，就打起了鼾声，他们太累了。

星星在天上亮着。有一颗已从天上飘下来，落进有爹有妈的山中小屋……

蛙 歌

肖显志

—

“顺子，你听。快醒醒，你听！”爹兴奋地摇晃儿子。顺子揉着眼睛。

“顺子，听啊！”爹拨楞儿子脑袋。

顺子斜过耳朵。

“呱呱！呱——”

顺子掀掉身上的被子，和爹同样兴奋：“爹，蛤蟆叫了喂！”

“呱呱！呱——”

一声声蛙鸣从辽河套悠悠飘来，爷俩儿静静地坐在炕上，欣赏着这春天的第一声。

“呱呱——”

“爹，这是绿青倌儿叫喂！”

“咕呱——”

“爹，这是大花鞋叫哎！”

“咕儿！呱——”

“爹，这是嚏嚏鼻儿叫呐！”

“哇——”

“癞巴子叫……”

{ewc MVIMAGE,MVIMAGE,!05800250_0078_1.bmp}

顺子顶烦癞巴蛙，不小心碰到它，它就往你脚背上浇尿。

爹摸摸儿子头顶，“啪啪”拍了两下儿子光光的背，说：“顺子呀！老天爷开眼啰——蛤蟆呱呱叫，哗哗来大票！”

“爹，那你说话可算数？”顺子扭头冲爹说。

“那当然。”爹答得干脆。

顺子从来都为自个儿骄傲，有个说话能把地砸个坑的男子汉的爹。

二

顺子妈长得俊，在屯子里数一数二。

顺子总爱端详妈妈的样子，常常使妈妈脸红。可妈妈走了，没人给他们爷俩儿做饭了。

顺子爹承包村里的水库养鱼，头一年就遇上辽河发大水，4千块钱的鱼苗子冲得溜干净。爹抱着脑袋蹲在大坝上闷了一天，打那就白天躺炕上打仰脸，夜里出去耍钱。家里的毛驴输给人了，猪输进去了，粮食也输光了……日子像旧社会似的。顺子妈跟他打架打不起，一赌气收拾个包儿走了，扔下一句话：不把家过好，我死也不回来。

顺子念五年级，爹说：“别念了。”顺子挺听话，就不念了。

过完年，班主任秦老师来找顺子爹，说：“还是让孩子上学吧！”

爹埋头抽烟，不吱声。

“把孩子耽误了，还有啥脸当爹？”秦老师的话挺蜇人。

顺子见爹脸红，就说：“是我自个儿不乐意念的，不怨我爹。”

爹这才缓缓抬起头，感激地看了儿子一眼。

秦老师叹着气走了。

爹一瞪眼珠子：“还提那茬儿……”

顺子一缩脖，好半晌，问：“我妈没来信儿？”

爹又低下头，闷闷地抽烟，一棵烟抽尽了，说：“开春咱抓蛤蟆卖，那玩艺老贵了。”

顺子说：“嘿！谁也抓不过我。”

爹瞅了儿子自豪样儿，说：“卖了钱，就让你上学念书。”“能卖够多少钱？”

“……两千元吧！”

顺子惊得张大了嘴，暗叫：妈呢！

窗外，正“沙沙沙”地下雪，冻得房子直打哆嗦。顺子猫在被窝里盼青蛙快快叫地。

三

吃完早饭，爹说收拾收拾就上河边草甸子抓蛤蟆。这功夫，开烧锅的晋老德来了，叫顺子爹爹去给他拉石头，说盖房子急等着用。

顺子爹白了他一眼，说：“那是险活儿，磕了碰了谁的事？”晋老德说：“磕了碰了我的事呀！”

爹说：“那好，工钱就顶赌债了。”

晋老德嘿嘿笑：“少不了你的。”

爹冲儿子说：“你自个儿去吧，爹晚上就回来。”他直走到门口，又回头叮嘱，“把蛤蟆大腿儿拽下来，城里‘五味斋酒家’的小矧子来收，5元1斤；蛤蟆身子给老丁家喂貂，7角1斤。我都说妥了。”

顺子应：“嗯哪！”

爹摸了下儿子的头说：“这才是我的儿子！”

顺子说：“等我长到17岁就像爹那样承包水库。”

这时候，草甸子里的蛙声连成了片。

爹怔了下，那只大脚有力地跨出门槛。顺子冲爹身后喊：“加小心！”

爹没回头。

顺子背上书包（已经不装书了），拎上蛤蟆扞子，出了院门。

迎面碰上玉孩儿。他爹在乡农科站当站长。“扞蛤蟆去？”玉孩儿瞅见了顺子手里的扞子。

“咋的？犯法？”顺子烦玉孩儿的说话声。

“青蛙是益虫，一年能吃1万多条害虫，替咱保护庄稼呐！”玉孩儿是班里的中队长，一开口就学书本。

顺子来了气，说：“我们家没庄稼。”便晃儿晃儿去了。玉孩儿在他身后喊了两声、顺子装作没听见。

草甸子离村子只2里地，顺子一会儿就到了。甸子里的草芽长有一寸高，日一照，绿得透明。水洼里“嘎嘎鸟”不时叫着：“干啥！干啥！”几只“白叫天”在半空中叽叽啾啾唱着，肯定是为今儿晴朗高兴。“呱呱！”“咕呱——”“咕儿，呱——”青蛙大合唱呐！

顺子听着很享受，胶鞋踩在水漉漉的草地上，发出“咕叽咕叽”的响声，那滋味叫人开心。“他妈的！”他不知怎么像大人那样骂了句，操起扞子猫下腰，寻找蛤蟆。

顺子手疾眼快，只要发现蛤蟆就没跑儿，在村子里没有哪个孩子比过他。一晌午，顺子扞了满满一书包，背在肩上坠坠的，足有10多斤沉。“我能给爹做事了！”他把胸脯挺得高高的。

遥遥望见村里的炊烟，顺子肚子咕咕叫了。“烧蛤蟆大腿儿吃，顶香了……”他摸摸衣兜里的火柴，制止了自个儿的想法，抽了下涎水，朝村子里走。

快到家门口碰见贺五蓉子，他斜一眼顺子的书包，问：“你爹欠我的钱掂兑咋样啦？”

顺子爹为买鱼苗子欠他 2000 元。

“黄不了你的。”顺子为爹的直爽、豪气骄傲，便学爹的口气，说：“不就 2000 块钱么，怕不还？”

他不屑一顾地撇撇嘴，打贺五蓉子身边擦过，吹起一溜儿尖尖的口哨儿。

四

爹一连给晋老德家拉了两天石头，累得躺炕上就呼噜，连饭都懒得吃，连衣裳都懒得脱，可哼都不哼一声。顺子真佩服爹是条硬汉子。

晚上贺五蓉子来催债，说急等钱买拖拉机。顺子身子堵在门口，说：“我爹正睡呢，跟我说差不了事儿。”

贺五蓉子往屋里探探头，说：“你爹醒了跟他说，限 5 天不掂齐，你家房子顶。”

顺子只觉得脑袋仿佛挨了一棒子……贺五蓉子啥时候走的，他不知道。

“不能让爹难上加难了……”顺子寻思着拎起杆子，扑进夜里。

顺子爹一觉醒来，往身边一摸，不见了儿子，便叫：“顺子，顺子！”没人应。

他又喊了几声，下地到外屋一瞅，蛤蟆杆子不见了，断定儿子上甸子了。天已蒙蒙亮，青蛙叫得又响又欢，此起彼伏跟几个班级拉歌似的。

“顺子，顺子呀——”爹的喊声在草甸子里回荡，惊得青蛙闭住了嘴。

甸子里刹时死静。

“顺子呀！”爹在一个水坑边找到了儿子。他一手握着杆子，一手还攥着只绿青倌儿，趴在水里枕着胳膊睡着了。书包鼓鼓的，蛤蟆在里面蠕动着。

“我的好儿子……”爹扑过去抱起儿子，落下泪来。

顺子醒来，发现爹脸上爬动着两条光亮，要伸手替爹擦，可又怕爹害羞，只好说：“爹，夜里的蛤蟆可好杆呐！”

“咱们回家，爹背你。”

“不不，叫人瞅见多碍碜。”“走！”

爹坚决地背起儿子，晃儿晃儿走出甸子。

蛙鸣在他们身后又连成片。

顺子伏在爹宽阔的脊背上，鼻子一酸，泪水噗噗掉下来。

一路上，爷俩儿谁也没吱声。

天大亮了，天边有一团黑狗形状的云卧着，日头还没冒锥儿。

贺五蓉子早等在院外。

顺子心“咯登”一下子，从爹背上滑下来。

爹把贺五蓉子抻到一边，冲儿子说：“你先回屋。”顺子知道此时爹是啥心情，默默回屋去了。

爹打外头回来，脸沉得像辽河封冻。

顺子支撑着生火做饭。他尽量轻手轻脚不弄出动静。爹坐在炕沿上，烟一棵接一棵，末了呼地站起，对儿子说：“顺子，别杆蛤蟆了，明儿个你就上学去！唉，爹不好，都怨爹呀……”

顺子吃惊地瞅爹，他是咋的了？

爹临出门，把儿子紧紧搂在怀里，啥也不说。顺子觉得爹浑身颤抖。

“ 嗯哪！ ” 顺子答着，又说，“ 爹，搬石头加小心啊！ ” 爹点点头，拍拍儿子头顶，扭身去了。

日头费挺大劲儿才把黑狗云吃掉，一只“ 嘎嘎鸟 ” 穿过阳光从房顶飞过，叫着“ 干啥！干啥！ ” 顺子仰头望望，说：“ 干啥？扞蛤蟆去。 ”

今儿个是星期天，顺子一出门就见西院的昌兴胳膊窝夹个牌子往村外走。他撵上去问：“ 昌兴干啥去？ ”

昌兴把牌子亮给他看。

“ 保护青蛙光荣 捕杀青蛙可耻 ”

顺子看清了，那字是用红油漆写的，阳光一晃像进出火星子灼眼睛。

草甸子传来悠悠的蛙鸣。

“ 不是你家的，我乐意咋扞就咋扞！ ” 顺子蛮横起来。

“ 玉、玉孩儿组织了保护青蛙小队，我，我咋不参加…… ” 昌兴支支吾吾。

“ 看谁敢挡我！ ” 顺子把扞子握得直抖。

玉孩儿早已带领伙伴们在草甸子边上插上牌子，上面的字也红红的。他们手拉手站成一排，挡住了顺子。

他们脸都紧绷着，僵持了好久。

顺子咬咬牙，挺起扞子，说：“ 谁不躲开，就扎谁！ ” 没人动。

“ 呀—— ” 顺子真冲了过去。

玉孩儿挺起胸脯，紧闭着嘴唇，扞子在他胸前停住了，渐渐颤抖了，最后垂了下去。

玉孩儿从衣兜里缓缓掏出一把角票，别的孩子也掏出钱来，捧在手里，伸向顺子。

“ 用这钱给青蛙买条命吧！求求你啦！ ” 玉孩儿静静地说。

“ 求求你啦—— ” 大家齐喊。

顺子傻了，脑子里像有一群炸了窝的马蜂嗡嗡乱飞。

“ 你们碍我—— ” 他大喊一声，扭头往村子里跑。

五

顺子被恶梦惊醒，翻身打炕上爬起来，往窗外一瞅，天早黑了，下了炕，他叨咕着：“ 爹咋还没回来？ ”

“ 顺子，顺子！ ” 昌兴慌慌张张跑来。

“ 咋了？ ” 顺子问。

“ 你爹腿砸折了！ ”

“ 啊？！在哪儿？ ”

“ 在老晋家躺着呢！听说你爹往车上装石头，故意撒手砸的……要讹老晋家钱…… ”

“ 你，你放屁！ ” 顺子骂着，揪住昌兴。

“ 别，别，不是我说的，是我听别人说的。 ” 昌兴掰开顺子的手，“ 不信你去听听。 ”

顺子急忙往外跑，半路上碰到躺在车里的爹，“ 爹…… ” 他扑上前。

爹冲儿子摆摆手，紧咬着牙，月光把他额间的汗珠晃得闪闪烁烁。

顺子心里乱乱的跟车默默地走。

人们七手八脚把顺子爹抬下车。顺子爹推开大伙，接过木棍，拖起折腿往屋走。顺子上前搀，被爹拨开了。

人们都回去了，屋里就剩爷俩儿，顺子憋不住了，问：“为啥要自个儿把腿砸折？”

“哈哈！”爹放声狂笑。“为啥？为啥？”顺子盯着爹的眼睛。

“哈哈哈哈哈！3000块，3000块呀——”

“爹，你说为啥？”

“一条腿换他3000块……顺子，明儿个你就能上学喽！”

“啊？！”顺子明白了，爹真的是用砸折腿讹老晋家啊！“爹，爹！你不是那种人！”他抓住爹铁肩膀摇晃着，“爹，你为啥这样做呀——”

爹的泪流出来：“豁出我一个来，你们娘俩儿就都得好了……”

顺子扑通跪下，说：“爹，你儿子再没脸见村里人了……我去找妈妈，挣好多钱回来，让爹再站起来！站起来——”

顺子发疯地喊了一声，发疯地撞出门，跑出院子，跑出村子。

“妈——妈——”他身后回荡着声声呼喊。

夜静静的，月光洒在草甸上，青蛙大胆地叫着：

“呱呱——”

“咕呱——”

“咕儿，呱——”

顺子爹拄着木棍立在院里，呆呆地站着，声声蛙鸣咬着他的心。他抓过蛤蟆扞子，撅折了，扔得远远的。

“顺子呀，我的儿子——”他喃喃叫着，如一根树桩。

蛙声叫成片，那么快活，那么轻松，像同唱一支歌儿……

诗 歌

到爷爷家做客（组诗）

金波

老槐树

我到爷爷家去做客，
刚走进院里就停下脚步，
我痴迷地仰望着，
爷爷家那棵老槐树。
老槐树上，一年四季，
都有我发现的故事，
它是我的一本，
最有趣的课外书。
读槐花飘着芬芳，
读蝉儿枕着绿荫，
读秋风摇着落叶，
读麻雀永远快乐的心。
老槐树比爷爷还老，
槐树下的爷爷永远年轻，
在爷爷童年的故事里，
永远能找到老槐树的身影。

绿 萝

从爷爷的手中爬出来，
从爷爷的胡子下面爬出去，
沿着窗棂攀援而上，
创造一片绿色的天地。
比花朵更长久，
比露珠更晶莹，
绿叶吸引着目光，
让希望随着长蔓延伸。
耳边常拂过阵阵绿风，
绿荫滴落，悄然无声，
这里是爷爷宁静的乐土，
绿叶与白发互相辉映。
在这里观赏爷爷的绿萝，
我长大了，爷爷变得年轻，
对于美，我学会了凝视，
也学会了倾听。

在爷爷面前

平时爸爸对我很厉害，
他见了爷爷却很乖，
毕恭毕敬地请安，
那样子温顺可爱。
爷爷对爸爸很严肃，
常批评得爸爸心服口服，

说他教育不够民主，
我听了，心里很幸福。
爷爷对我不爱讲大道理，
更是从来不爱发脾气，
常和我交流童年的故事，
故事里蕴藏着许多真理。
我现在年岁虽然还小，
可爷爷对我很平等，
在爷爷面前，
我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人。

夜晚，走进森林

佟希仁

夜晚，夏令营的小分队，
悄悄向森林里开会。
为了学习冒险者的勇敢精神，
我们这群少年，
故意追求浪漫的刺激。
拨开茂密的树丛，
大森林里一片静谧。
此刻，能听到，
露珠儿落地的叮咚，
远处，山泉在悬崖上弹琴，
声音悦耳，充满了诗意。
忽然，一双明亮的灯泡在闪烁，
老师说，那是夜巡的山猫或狐狸。
它们的生活十分艰难，
为了哺育后代，
黑夜里还要奔波不息。
此时，一个女孩儿口叫一声，
说是有人拽她的上衣。
一颗颗心都顿时提到喉咙，
是不是埋伏的坏人突然袭击？
老师用手电仔细察看，
原来是树丛间顽皮的葛藤，
伸出长长的手臂。
也许是我们的惊动吧，
树丛间的巢鸟拍打双翼。
我们一个个立刻捂住了嘴，
屏住了呼吸，
对不起呀，可爱的小鸟，
惊动你们家人梦的甜蜜！
夜晚，我们走进了森林，
犹如走进了诗情画意。

猴子爬竿

滕毓旭

猴子爬高谁也比不了，
上悬崖登峭壁就像走平道，
几十米的大树，
一转眼就爬上了顶梢。
小松鼠自觉不如，
大山豹甘愿折腰。
小兔、狐狸、黑狗熊……
都把拇指翘得高高。
小猴子洋洋得意，
朝它们使劲撇撇嘴角，
心里想：“这群家伙真笨，
只配在地上跑跑跳跳。”
一天，它见猎人插根竹竿，
忽然一阵心血来潮：
“我何不来个竿上腾空，
让它们在我脚下再次摔倒。”

太阳的故事

刘秋群

—

传说，天上原先有 10 个太阳，
10 个太阳气焰何等嚣张：
江河被烤得水沸汽腾，
大地被烫得寸草不长，
行人睁不开眼睛，
鸟儿耷拉着翅膀，
灾难吹奏着欢快的口哨，
死神的阴影满世界游荡……
那时有个叫后羿的英雄，
决心惩治这些作恶的孽障。
他横眉怒目，弯弓搭箭，
一气把 9 个太阳射落地上，
剩下的一个见势不妙，
只好乖乖地举手投降。
从此太阳变得驯顺起来：
天天按时辰早出晚归，
年年为 人间送暖照亮……

二

其实，天上的太阳很多很多：
何止头上的一个，
何止当初的 10 个，
晴朗的夜晚你仰望星群，
那几乎全是太阳在闪烁。
它们有的比太阳大几十万倍，
远胜过太阳的强光和高热。
只是由于离我们太远，
以至远成了小小的星点，
以至暗得像一粒粒萤火。
它们共同的名字叫恒星，
太阳，只是这些恒星的一颗。

三

太阳是个不大的恒星，
可是比起地球来，
它却肥胖得令人吃惊——
如果说地球是颗小小的豆粒，
太阳便是一个硕大的瓜；
如果把太阳挖成空壳，
便需有 130 万个地球
才能将这空壳装满填平！
太阳是距我们最近的恒星，

可是要走完这“最近”的距离，
你就是孙悟空也得自愧无能——
超音速飞机够快的了，
乘坐它径直飞抵太阳，
竟需要整整 9 年的时间；
光的速度是最快的了，
阳光照到地球上，
也需要 8 分 20 秒的历程！
太阳是与人类息息相关的恒星，
如果没有太阳——
便没有昼夜交替，四季变化，
便没有风云雷电，雨雪阴晴，
便没有红花绿草，飞禽走兽，
便没有思维创造，笑语歌声……
太阳，给我们光，给我们热，
是我们取不尽用不完的能源宝库；
太阳——地球万物的灵魂，
大千世界的生命！

四

人有生老病丧，
太阳也会死亡。
而今太阳已 50 亿岁了，
再过五十亿年，
它也将老朽得暗淡无光。
到那时谁来接它的班呢？
这一点后羿当初可没想。
不过，车到山前必有路，
太阳之后自会有新的太阳……

雪花梦（三首）

岸 冈

雪 野

在茫茫无际的雪原，冷风
旋起，空气中
蓄满了使人颤栗的音响
所有的小男孩和小女孩
都躲进一幢幢暖屋
雪鸟，抖落羽翼上的雪粒
瞧见童话和土壤
被厚雪埋葬
沙子和灰烬在熟睡中叹息
结冰的梦
生出完整的骨架
凌厉的雪橇，被冰雪洗浴
犁出深深的雪辙
眼睛的平川无限宽广
雪兔欣慰异常

雪 人

在阴冷的天气里
慢慢梳理自己的血管
因为没有骨骼，尽管
散布许多动人的故事
也没有多少力度
天暖了，它唱起一首动听的歌
唱着，唱着
脚下流淌着没有香味的泪水

雪花梦

雪花娃娃在白雪宫殿
睡着了
一个美丽的梦
使她打开了一扇七彩之门
于是，一双弹奏彩虹之手
支撑起她轻歌曼舞的身体
她瞧见常青树，戴着耀眼的首饰
小河在眼睛和耳朵之间
寻找五彩缤纷的家禽
学生的书包从地下深处腾飞
动物和水果
去拆毁面临坍塌的旧桥
终于，她瞧见
太阳那座巨大的火炉在精制
赤、橙、黄、绿、青、蓝、紫

离别时节（外二首）

宁珍志

小学毕业时唱的那首骊歌：“菁菁校树，萋萋庭草……”“笔砚相亲，晨昏欢笑……”

我们依依惜别，相互望成
一棵小树的憧憬，纷纷坠下
绿色音符，击打莹莹的目光
心情全是门庭的芳草之歌
幽幽地，就在此时诞生
老师还在远处招手，融化
同学们的留恋，使我想起
课堂，那个炎热的下午
我的一段瞌睡，竟然成为
老师解读课文时的注脚
同学们笑语喧哗，蔓延着
今天景色，任你我任意挥霍
别忘记邀请校园的清风
参加最后的台影，频频告别
夕阳在远山划了一个句号
老师还在不远处招手，巩固
我们小学时光，歌声与微笑
都是负担，在今后的成长中
我们逐一辨别，万绿丛中
最先扑入情怀的缕缕鲜红

日记中的心思

从小，就爱买漂亮的本子，爱在漂亮的本上写字。

真的，属于自己的已经很少
太多的童稚被老师调谐保管
还有爸爸妈妈的一份
只有这长方形的精致和漂亮
以她笔挺身姿的柔情欢迎我
任我层层缜密的心思
在她洁净的水域里
游来游去，荡漾成一个
世界，波光粼粼清澈无比
我把太阳写成绿色
我把月亮写成红色
风拉响鸟儿的歌喉
雨打湿伙伴的欣喜
所有篇章都有梦幻流动
所有日子都是情趣淋漓
课余生活的无限缠绵
被篆刻，被描述为童年意义
永远不会流逝的自己

我哭她哭，我笑她笑
就是当我沉默于无话可说
边用空白的等待，给我
心领神会的脉脉情怀
打开台上的往复，并不拒绝
我的一切，喜怒哀乐怨愁
包括把老师画成大灰狼
那个误会和后悔的星夜
给予日记的晶莹泪滴如雨

想念长城

为什么我父唱你时总不能成声，我母写你时总不能成篇……

千年征战的烽烟扑面
和孟姜女的哭声晾晒出来的
悲恸装订一年四季
流行的情绪在万山丛中
凝结起伏为直古未变的
血泪源头发祥起
世界关于祖国荣誉的传说
秦始皇在我们手上嘴上
传来传去早已解释成为
没有任何热度的三个铅字
以冷静出现于历史课本里
任后辈的我们呼风唤雨
摇撼将来滋润现实的
异地相思如潮如涌
想念是萋萋草想念是骆驼谣
想念是孟姜女哭塌的
城墙豁口有
丈夫肩扛的劳累昏死
想念是台儿庄将军仰天长啸
枪声击落的血色黄昏
想念是父母拳拳怀抱中
总也长不大的“为什么”
是的我的无声期待难以
自禁从地理教室走出
所有的巍峨都是青色方砖
挽起老龙头的连天海潮
甩向嘉峪关的笔笔遒劲
绵绵 6700 百公里的大动脉
沸沸扬扬炸响畅流
我魂牵梦绕的想念成瘾

衣服拽我长高（外一首）

刘燕

去年我真小
蹲在洗衣机后面谁也找不到
妈妈说是她给我买的衣服大
把我抻得好大好高
过节了妈妈又给我买件新衣服
底边盖着屁股袖子挽了半尺高
我明白了妈妈让它拽着我
一起长大一起长高
到明年这个时候
我保证让它们在我面前
变得又瘦又小
不够长的袖子盖不上的腰
不过没关系送给希望工程
弟弟妹妹们穿上一定正好

静静 DE 等待

坐在河边的礁石上
静静等待云的轻盈飘逸它走来了
扯过一片温馨的纱巾
泛起一层朦胧的诗语
我伸出双臂
轻轻抚摸晚霞蘸风的流苏
云缓缓地走进我温煦的怀中
心也舒展如许
我低下头去
回忆它很美的笑
河水拥揽着为她洗浴
几颗调皮的星星
轻手轻脚从家中溜出来
躲在天幕的一角
窥探云的胴体玉肌
一艘小船划向水中
去通报星星的恶作剧
河水哗哗啦啦嘲笑天上的孩子
云带着羞涩和不安
穿上黛青色的睡衣
重回静谧

树之歌（三章）

冯幽君

煤

看到了树，我想到了古代的原始森林，我又想到了煤……

是一场天翻地覆的巨变，把那莽莽的丛林，顷刻间掀入了地下不见天日的深处。它默默地承受了巨大的高压与痛苦，历经了多少个世纪的忍耐，灵魂得到了净化，生命得到了升华。

从此，它又以新的姿态，光彩熠熠地走向人间！

树 叶

春天。你从枝条上钻出来，是嫩绿的。

你，装点了世界，净化了空气，给人带来了生的希望。

夏天。用叶片把树编织成绿伞，让小鸟在上面歌唱，让野花在下面开放……

秋天。你的生命虽然枯黄了，可是，并不悲伤，也不怅惘，而且还十分欢快地乘着金风，像蝴蝶那样翩翩起舞，唱着生命的赞歌……

冬天。大雪纷飞，寒风呼啸。你们汇聚在一起，走进贫寒人家，去喷放出生命的最后光和热。尽管已化为灰烬，也奉献给地，为繁衍万物，又默默地化入泥土中……

年 轮

分明是一圈一圈的年轮，我越看越像时间老人的跑道。

于是，我在想：人生的跑道，也可能是弯弯曲曲的吧。

有人说，世上的路没有笔直的。笔直的路会使司机感到疲乏、困倦，会使人丧失警惕，容易发生事故。

时间老人，是不是也怕发生事故呢？不然，它的跑道为什么也修得弯弯曲曲呢？

{ewc MVIMAGE,MVIMAGE, !05800250_0109_1.bmp}

散文

故乡永远是我的

端木蕻良

香菇即使是死了，在林子里也是散发着香气的。

故乡是不能选择，只能爱的。大概是屠格涅夫首先用香菇的香来比对故乡难忘的感情的。

多么强烈的香气啊！香菇从根到顶都是香的。香菇是死不了的。这话并没有说错。说错的不是我，倒是屠格涅夫，因为他认为香菇会死的，香菇在森林里是香的，香菇摘到筐里也是香的，藏在棚里也是香的，风干了它还是香的。死不能夺去它的香，它被采下来，也没有停止呼吸过。它和我的家乡同在。

人对自己的故乡，也像对香菇一般，彼此是不会相忘的。因为人来自土地，也回土地去。

我的家乡是辽阔的，从白山到黑水，从鸭绿江到松花江，从渤海湾到兴安岭，整个关东草原是我的家乡，但是我却生在辽宁昌图县一个小小的村庄里，它有个美丽的名字，名叫“鸞鸞村”（现为鸞鸞乡）。

别的地方叫作鸞鸞的鸟儿，我们却叫它作鸞鸞，除了我们这儿，再没有别的地方有这样的叫法了。鸞鸞几时来的，几时做巢的，我不知道，反正是很古老的事儿了。我还没有记事，便在母亲怀里搬到另外的地方。但是，每当在雨夜里，我听到鸞鸞飞翔、鸞鸟鸣叫的时候，我就联想到我出生的小村庄。每当我见到香菇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出生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对我是永远发散着不息的香气的。

我的家乡多么辽远，多么广阔呀！但它又只有我的心窝一样大小，因为只有我的心可以装下它。科尔沁草原，鸞鸞树屯，红顶山，亮中桥畔，古榆城，辽海卫，关东草，辽河平原，通江口，洮昌道，北小壕子……它有这么多令人神往的名字。蒙族，满族，朝鲜族，回族……多样民族居住的地方。汉族不要说了，还有叶赫的后代居住在这儿呢，传说他们是在除夕夜里失国的。因此，在人们守岁欢笑的时候，他们却在灶前痛哭。这里有很多古城的遗址，在一个山崖里据说还有虬髯客的题诗，人们说他曾在这儿建过渤海国。

生我的那个城。古榆城，人们都叫它做昌图，据老人说它和恰克图是一个意思，是有梅花鹿的地方，但有人说昌图是榆树的城堡的意思。

这个城，是清代达尔罕王府所在地，是僧格林沁的出生地。这个被捻军打死的人，是凌烟阁光荣榜上武将里的最后一个。在火车站远远就能看到的金顶的喇嘛庙，是他当年读书的地方，柳茅丛生的西河沟是有僧王祠堂的地方。

“故乡是不能选择的，只能爱。”故乡永远是我的。

我是一个小兵时

邓友梅

我少小离家，没享受过多少家庭温暖。15岁进入新四军军部文工团，从少年一直成长到青年，得到多少首长和部队兄长们的关怀。半年前故去的原电影局局长丁峤便是其中一位，他当时是戏剧股副股长、队长、指导员，既是我的上司又是兄长，战火熔铸出的深情，远胜过手足。我小时候是个令人讨厌的孩子。新四军原来的军装是灰色的。1946年发下两套黄色新军装。我嫌它长，自己动手改，剪得太短了，穿上像日本鬼子，在台上唱合唱不能穿。另一件到河里去洗时，我放在河底用石头挡住，以为河水流过会自动冲洗干净，不料被河水冲跑了！为了整体形象，团里只得又发给我一件。“军调执行小组”来，招待演出，别人都早早到了后台，我却迟到。因为半路进了新华书店，拿起本小说看入了迷，忘却了时间。同志们批评我，我还强词夺理，新四军里南方人多，拿普通话吵嘴没有我顺溜，批评越多，我逆反心理越强，同志关系挺紧张。

那时丁峤常闹胃病，病号饭是细粮，他不叫伙房做，领出白面，喊我去帮他做疙瘩汤。吃完面疙瘩，他又拉我下盘围棋，故意叫我赢，又吃面又赢棋，我高兴起来，这时他才问我：“一样的干革命，你说是像这样高高兴兴好，还是整天把嘴噘得可以拴条驴好？”

我笑笑说：“当然是高高兴兴好。可是有人对我有成见，总抓我小辫子，我就偏不买账！你抓好了，反正不能把脑袋也抓下来！”

他冲我伸伸小拇指：“你以为这是耍英雄啊！狗熊！真有本事该这样，你不是抓我小辫吗，我把小辫剃了，你看还抓什么！豁出去叫人抓，脑袋是抓不下来，可抓得头皮疼！”然后，他先列举我的优点，说明对我的长处领导心中有数，然后才平心静气，一件一件指出我的错误，举一件问一句：“这事有没有？冤枉不冤枉你？”事实俱在，我只好认账。最后他命令我：“班里开会时，你就把刚才承认的错误在大家面前承认一回，并且保证不要再犯。谁要再挖苦你，我就批评他！”下次班里开生活会，我就硬着脖子作了检讨。班长马上表扬了我，同志们还检查了对我的批评方式不当。这一来我倒真动了心，又认真而诚恳地重新检讨了一遍。大家反而劝我不要过分伤心。会开得大家心情都舒畅了。

会后我说：“唉，心里结了多少天的疙瘩，总算解开了！”

班里人笑道：“告诉你实话吧，老丁请你吃面疙瘩，我们找他提了意见，说他是迁就落后，温情主义。他却说我们对你的批评有偏激情绪，方式生硬，现在看来还是他对了！”

1946年秋季，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文工团选一批表现好又能干的同志组成了小分队，由丁峤、李永淮等同志带队到前线去参加战斗。我报了名，但没抱多大希望，自知我既不能干更谈不上表现好。可是丁峤力保把我选进去了。他对我说：“你近来表现有进步，好同志有错就改，我相信你在前线能经得住考验！”

从此我们一起投入了解放战争。经历了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数不清的战役，直到解放上海、进驻南京。战争的形势瞬息万变，有顺境也有逆境，有时在整体顺利中也会出现局部的逆境。人在战争中随时会受到难以预料的考验。这时才感到领导人的重要性。

1946年冬，蒋介石调动了80个旅，向沂蒙山区发动了重点进攻。山高入少的沂蒙山区一时间集中了敌我两方近200万军队。冬天我们在莱芜消灭了敌二十六师。转过年又在孟良崮消灭了国民党的王牌军七十四师，可是地域狭窄，不利于我们发挥大兵团打运动战，战争带给了沂蒙山区根据地人民灾难。

1947年夏天，为打破敌人对沂蒙山区的重点进攻，我们几个人随一四纵队向敌后出击，攻打滕县不下，吸引来九倍于我的敌军向我们靠拢，叶飞将军率大军过津浦线向鲁西南突围。恰逢雨季，沿途河湖水位暴涨，泥泞难行。又不断遭到敌人地方部队和还乡团狙击。部队日夜兼程，人困马乏。丁矫带领我们十几个人中，包括茹志鹃、魏峨、梁泉、马旋等数位女兵，在骆马湖国遭到敌机封锁，十几架飞机轮番俯冲扫射轰炸，前进速度很慢。黄昏后敌机撤走，又下起翻江倒海般的大雨，我们饿着肚子走了一夜，第二天上午来到澄河边上，发现主力部队昨夜已经过河西进，炸毁的大炮和带不过河的物资还扔在河滩上，连夜暴雨引起山洪暴发，河水以每秒钟数米高的速度猛涨，水中漂着烈士的遗体。我们十几个人，背着些二胡、提琴在雨中孤零零地站在河岸上，身后有追兵，顿时感到黑云压顶，不知该如何处置。

丁矫皱着眉头，沿河岸上下走了几次，叫会水的同志下水试试深浅，一下去就没了头顶。雨越下越大，大家已经一昼夜没进食，他下令先到附近林中休息，一边找东西吃，一边研究对策。我们就走进河东不远的一个小村。找了些南瓜，摘了点金针菜，煮成一锅，边吃边开动员会。丁矫说：“现在我们先休息，派人到河边值勤，如果河水有所下降，只要降到能露出头顶，我们就强渡过去。万一还有后续部队来到河边。那我们跟他们一块前进，更有保障。可这两个希望都不大。我们不得不作最坏的准备，就是请会游水的同志自行过河，请会水的同志尽可能带几位女同志和病号过去。其余的人留在此地打游击，坚持斗争到部队反攻回来。”

同志们说：“老丁近日吐血，会水的同志首先要把他带过去。”

丁矫摇摇头，拔出自己的手枪来说：“我们共同革命多年，比骨肉还亲。不过完最后一个同志，我丁矫决不过河，这枪有5发子弹，4颗打敌人，一颗是留给我自己的，大家放心，不论死活我都和你们在一起，绝不分离。”

20岁刚出头的丁矫，有严重的肺结核，经常是一边咳血一边战斗，所以他这样一说，连女同志也不肯随同过河，会水的同志则表示他们没必要先过河，打游击也多一个人比少一个人强。

我是和小耿两人被派到河边值勤的。小耿比我大几岁，在苏北参加的新四军，我俩放哨他就是当然的班长。我俩来到河边后，看着河水只见涨不见落，雨仍下个不停，身后敌人追击的枪声越响越近，我俩焦躁不安地一会儿跑到水边看看水情，一会儿朝身后看看有没有敌人尖兵逼近。过了会儿两人都跑累了，小耿就骂咧咧的一屁股坐在水洼里说道：“别看了，老天爷这个龟孙已经投降国民党了！雨不会停，水也不会落，还是歇歇脚，准备打游击吧！”

我没说话，心想打游击没啥了不起的，打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呗。抗战时也不是没打过！小耿却比我想的多。他说：“现在打游击跟从前可不一样了，那是在抗日根据地，有群众掩护。这里是蒋管区，别的不说，咱们上哪儿弄这十几身便衣去呢？穿着军装容易暴露目标！”

这时我才觉得事情不像我想的那样简单，在舞台演过的慷慨就义、宁死

不屈的情节随时会真的临到我们十几人面前。我一边带着悲壮情绪想象我们十几个人和敌人决死一战的情形，一边不由得连连回头去看看我们走来的路上有没有自己队伍跟上来……真是老天有灵，正在我满怀悲壮，作下就义准备时，当真路上来人了，我俩赶紧趴下，擦着被雨水弄湿的眼睛，盯着来人，终于认出来的不是敌人，竟是一批民夫。忙迎上去打听，他们说是来部队支前的，因为处理伤员，落在后边。

我问：“你们这么多人怎么过河？”

他们说：“俺都是胶东海边来的，这点水算个屁！”

我们赶紧跑步报告给丁峤，丁峤急忙来跟民夫领导商议。山东根据地的人革命责任心都是极高的，马上把我们送过河去。方法是把扁担、木杆集中起来，绑成一个个多格的方架，我们的人在中间钻进了格子中心，用手把住木杆，头伸出水外。他们在四周托着架子游水要求我们把全部装备扔掉，那木架是只能带人不能带装备的。

这样我们又脱过一次危险，追上了部队。但在关键时刻丁峤的大义凛然，永远刻在我的心中。

我一个不懂事的小兵，就是在丁峤这样一些革命兄长的真诚关怀下成长起来的。

{ewc MVIMAGE,MVIMAGE, !05800250_0118_1.bmp}

马兰滩

金河

如果说中老年的记忆在脑海中像投影，青年的记忆像印刷，那么童年的记忆简直像刀刻，终生难以磨掉。它可能不很精确，事物常常被放大若干倍，但却永远使人动情。

悠悠岁月，往事如烟。我总忘不了那可爱的马兰滩。

马兰滩其实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胜境。

我的故乡是一个山沟，沟底有一条小河。小河北岸较为开阔，有一个半圆形的河滩。

没有任何人栽植，生命力极强的马兰在河滩上扎下根，繁殖子孙。年积月累，沙石河滩竟变成了一片绿滩。记得滩上也有稀疏的管草、赖草、黄蒿、蒲公英和“老牛筋”一类野草，但总是绿油油的马兰占尽风情。每当入夏，不管风沙旱涝，密密层层的马兰花都开得坦荡豪迈，甚至有些放肆。世界常常是以统治者命名的，村里人称这片扇面形的河滩为马兰滩。

不过，最懂得马兰滩的潜在价值并充分开发利用的是山沟里的孩子们。

马兰滩是我和小伙伴们“玩战斗”的优越战场。两军对垒，匍匐前进。“冲啊！”于是便开始散打和徒手格斗，追歼逃敌，直到将对方全歼，那才快活。马兰滩也是我们的综合运动场。摔跤、赛跑、投掷、踢皮球项目都在这里举行。不过投掷的不是铅球、铁饼、标枪，而是石头。玩的花样数也数不完。

马兰长得很密实，柔软、清爽、潮润，还凉丝丝的。我敢说，不论国内国外，也不论什么名牌体操垫子，都不能跟马兰滩相比。即使“倒栽葱”跌下去，也不会有任何擦伤，顶多把白色的土布小褂印上几道绿痕，洗不掉，免不了母亲的骂。

为了减少这层麻烦，我们都脱掉褂子，只穿短裤。在捉蝴蝶和蜻蜓时，小褂就是一种工具。不过，这些长翅的小东西鬼得很，一遇骚扰，就往高处飞升，害得我们望空兴叹。但我们从来没有失望。奔跑之意本不在蝴蝶和蜻蜓，而在于光脚板同马兰愉快的亲合，在于生命力的展示和发泄。那时，即使把想象扩大100倍，或者来个想象爆炸，生活在一线天地之中的孩子也想象不出如今儿童乐园的碰碰车、翻山车、蹦蹦床和气垫屋之类。我们的娱乐是那样原始，那样粗野，但又是那样无拘无束，痛快淋漓。不必花钱买票，不必排队，像羊一样被赶进赶出，也没有人在一旁粗声大气地叫喊：“时间到了！”一个夏天，风吹日晒雨淋，除了短裤遮盖的那个区域，身体的其他部位都黝黑发亮，结实得像石头，谁也不知药是干什么的。

当然，也有乐极生悲的时候。一次在马兰滩赛跑时，我觉得脚下一凉，一阵刺痛，到终点扳起脚一看，前脚掌被什么东西掀起一块肉，鲜血汨汨而出，马兰染上了殷红。按说是应该消毒、缝合、包扎并注射破伤风血清的，但那时不懂，农村也没有这劳什子。甚至不敢回家里发求救信号——一旦报告，情同自首，挨骂事小，被禁止上马兰滩事大。忍了，癍了几天，没发炎，没化脓。马兰滩真好！情意绵绵的马兰滩之恋啊！

那时就怕“立秋”这个词。当时既说不清地球与太阳的位置关系，也感觉不到夏日的结束。最令我们厌恶的是一过立秋，村里总有人手持镰刀，到马兰滩割马兰。据说立秋后割下的马兰晒干后不霉烂，可以做过冬的饲草，

泡软后还可以搓马兰绳。

成年人对马兰资源的开发利用跟我们的马兰价值观发生了尖锐冲突，对我们的游乐园构成灾难性破坏。碧绿坦荡的马兰滩顿时变得斑秃一样丑陋。更为严重的是一经刀割过，马兰尽失昔日的凉滑和软柔，马兰茬也有些扎脚。穿上鞋子玩，脚板与马兰之间就有一层隔膜，况且鞋子常常不跟脚，跑起来呱达呱达的，烦人。

人们割倒的马兰一般并不马上弄回家，而是放在原地晾晒。我和小伙伴们作出严肃决定：对成年人的功利成果实施报复。把晒得半干的马兰收集起来，划根火柴点燃。但“纵火案”很快告破。我作为“首犯”受到处罚——被父亲不轻不重地踢了两脚。手在抹眼泪，心里却有一种反击得手的开心。

50年代中期，我离家到外地去读中学，住在学校，跟马兰滩厮守的日子少了，但仍旧情难忘。每当放暑假回来，在砍柴、下地之余，一有机会还是流连于马兰滩。不过，童年时玩的科目让给后起的一茬孩子们，我已经自然晋升为大都督。虽无帅旗，但坐阵中军，令行禁止，依然威风八面。

可是，“天命难违”。60年代末，当我读完大学再回到故乡时，魂牵梦绕的马兰滩不见了，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马兰滩变成了一片菜地，有残破的畦埂，灰白色的菜根，几头瘦猪在拱着什么。西北风卷起一股股黄尘，马兰滩像一张悲泣的老脸。乡亲们告诉我，在“农业学大寨”的口号沉雷滚过头顶的时候，马兰滩“旧貌换新颜”了。

不久前又回故乡一次。昔日的穷山沟人多了，村子大了，土房换成了瓦房。人们的衣着虽不及城里奇异、昂贵，却也时兴和亮丽。名牌家用电器也进入家家户户。当然，孩子比以前也增加了。人们变得富裕了，可是马兰滩仍然是一块贫瘠的菜地，一根马兰也没有。

当我问孩子们知不知道从前有个马兰滩理，他们都瞪着困惑的小眼睛向我摇头。

山沟里还没有儿童乐园。就算今后小康了，或中等发达了，有了现代儿童娱乐设施，马兰滩也不能再出现了。马兰滩永远消失了。我童年时从马兰滩到的那种欢乐，还有脚板跟马兰亲合时那种凉滑、潮润的柔软的感觉，也将是不会再有的奢侈了。

读私塾记

苗得雨

在我是个野孩子的时候，有一天，父亲在门口小园里除粪，忽然放下锄，喊我说：“走，送你上学去！”

他领着我来到村中心大碾旁边的一家。这是苗凤林的私塾学校。早听说这家老师很厉害。

世上最没有味道的，大概要数上私塾，读四书念五经，像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有味道的，以大自然为场地的童年顽皮生活，被搁到了外国。真有“洞中方七日，世上越千年”的感觉。

野惯了，乍被圈起来，整天像没了魂。一瞅老师离开屋，我便连忙同伙伴们野一阵子，舒服舒服。常常正野着，老师回来了，每人挨一通板子。这是舒服的代价。老师座位旁有一页板子，专用作打学生，是老师借以显示威严、发泄盛怒的工具。我比较刁，听见老师来了，及早在座位上坐定，好像在我这里未曾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野得不比别人少，挨板子不比别人多。

在此时的乡间，私塾已是晚秋作物，我们这一茬孩子，大概也是最后一批有幸接受孔孟教育的了。我们的上辈就已接受民主主义教育了，虽然是新一半，旧一半。大概也是这个原因，老师也就教的不那么耐烦，还兼做一些别的事情。代人管管账目等等。

按规定，我们先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日用杂字》等初级启蒙书。这些书都还有些味道。就是老师不怎么讲解，也能明白一些。《三字经》中说的好些话：“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头悬梁，锥刺骨，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都是讲的学文化的重要性和自然、生活知识，是很有意思的。

《百家姓》没意思，但读了可以知道天下有多少姓。句子本身没有含意。有人按谐音，连缀出一个故事，说他姐姐在家“描（苗）凤画（花）方”，厨房做的是“稀（奚）饭（范）蓬（彭）浪（郎）”等等，增加点学习趣味性。《千字文》仔细品品，是很有味道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律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剑号巨阙，珠称夜光，果珍李柰，菜重芥姜，海咸河淡，鳞潜羽翔”“女慕贞洁，男效才良，知过必改，得能莫忘，罔谈彼短，靡恃己长”……从中可以使人们知道，生活中常说的“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夫唱妇随”等，原来都从这里来的。

《日用杂字》中味道就多了：“行说立了夏，家家把苗剃，带着打桑斧，梯机扛在肩，捎桑把蚕喂，省把工夫耽”“山楂桃杏李，红黑枣二般，石榴霜柿饼，榛栗核桃圆，白果名银杏，庄丽天下传”，读起来，比读《千家诗》中精彩的五言诗，还要有味道。

转为读《论语》、《孟子》，便开始觉得味同嚼蜡。有味道的只有当时能听懂，又理解的个别句：“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等等。

读书没味，便想办法寻味。瞅老师不在的空隙，一阵子胡闹，是一种方法。这已不是一个人的发明。下了课，在路上寻衅，打架，又是一种方法。有一次，我下课往家走，觉得浑身有一股没处使的劲，便向一个不上学的同

伴主动挑战，缚轱辘摔跤，如今天日本那种相扑，结果，对方人瘦如柴，骨硬如铁，力气头足足，我被先摔倒，输了。红着脸，舒舒服服回了家。

家里有什么事，到学校里去喊人，一瞬间的干扰，也觉得有无限的新鲜和新奇。我一到夏天喜欢吃瓜，甜瓜、西瓜、梢瓜，没有不愿吃的。上学来，瓜已下来很久，还没捞着吃。有一次，忽然一个同学说：“你奶奶在门口儿等你！”我连忙出去，奶奶买了一个甜瓜，递给我。她去村东地里干活，从学校门口走。在课桌旁，我美美地吃了一个甜瓜。此事给我留下了久久难忘的记忆。这也是我那年吃的唯一的一个甜瓜。

第二年，日寇扫荡，年景荒乱，学校停了。我有一个大同学，也是“松竹梅岁寒三友”中的一个好友——刘占德，在这年参军走了。我也想参军去！

在敌人扫荡的空隙里，我们私塾学屋东邻一村中心的大屋里，有了一所抗日小学。他们动员我去上，我不敢去。他们说，不去，罚桌子、毛巾。我便躲。遇上老师学生去村外作游戏，我像兔子躲老鹰似的连忙溜。秋末，有一天，奶奶领着我到苗凤林家学屋取书，我从阳沟里看见小学的学生们在院子里嬉戏打闹，靠洞处有几个人在抱着自己的一只腿打拐。我吓得连气也不敢喘。

敌人在河南岸一个村庄安了据点，家乡一带成了边缘区，环境有了一段暂时的安静。另有一种私塾招生，一年5元大洋，我又去那里上学。

开学那天，老师很和蔼，穿着新棉袍，烧上香，和同学们一起磕头。大概敬的孔、孟两位老夫子。老师是个中医，教学结合行医。他年迈体弱，小解总倚着柱子老半天，好喝配茶，学生每天总有不少时间为他忙活烧水。老师行医外出时间也多，在这里上学觉得自由得多，有点半解放了。可以尽情打闹，可以拿老师当资料说笑，可以在他孙子亲自带动与指点下偷药匣里的山楂、肉桂、甘草吃……还可以耍大刀。学屋门后有一把生铁铸的大刀，一百多斤重，老师说是古人练武用的。古人能像京剧演员耍花枪那样耍。同学们得空就扛扛试试。

大概也是因为生活中枯燥无味的东西太多，同学们对那些乱骂老师的歌谣，暗中唱得十分带劲：“人之初，性本善，麦子煎饼卷鸡蛋，不给吃，俺不念……”“人之初，狗上屋，扒驴草，喂师傅，师傅吃得饱饱的，教得徒弟好好的……”实际上大家对老师也没有什么恶感，唱这些作贱老师的歌谣，不受良心的责备，无非觉得有趣罢了。

《孟子》粗读了以后，就不往前读了，什么《诗》、《书》、《易》、《春秋》、《礼记》这些私塾学校的高级读物，一律不再理它。回过头来读杂书，读了一批五言、七言韵文“杂字本”和《国语》、《国文》等新书。老师的糊涂，也算是开明，读四书五经以外的书，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自由也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上私塾读四书五经，我读了不到二书，一部《论语》，半部《孟子》，《大学》、《中庸》凑乎过去的，不算读，五经一经未读。写毛笔字，我偷工减料，字没写好。学生写仿，老师见写得好的字，高兴了，画两圈，我为了让老师多画圈，今天写仿，又将昨天写的衬到底下，写等于描。瞒老师瞒了自己。害得我一生毛笔字写不好。

第二年的下半年，村里有了正式的抗日小学，我们都转到抗日小学去了。

小羊羔

鲍尔吉·原野

在伊胡塔草原那边，今年也发了水。水退了，仍在地面盈留寸余。远望过去，草原如藏着一千面大小镜子，躲躲闪闪地发亮，绿草就从镜子里伸出头来。马呢，三两成群地散布其间。马真是艺术家。白马红马或铁青马仿佛知道自己的颜色，穿插组合，又通点缀的道理，衬着绿草蓝天，构图饱满而和谐。

这里也有湖泊，即“淖尔”。黑天鹅曲颈而游，突然加速，伸长脖子起飞，翅膀扑拉扑拉，很费力，水迹涟涟的脚蹼将离湖面。我想，飞啥，这么麻烦，慢慢游不是挺好吗？

湖里鱼多，牧民的孩子挽着裤脚、用破筐头一捞就上来几条。他们没有网和鱼杆。我姐笑话他们，说这方法多笨。我暗喜，感谢老天爷仍然让蒙古人这么笨，用筐和脸盆捞鱼。我非鱼，亦知鱼之乐。

这些是我女儿鲍尔金娜从老家回来后告诉我的。

在我大伯家，有一只刚出生7天的小羊羔。它走路尚不利索，偏喜欢跳高。走着走着，蹦地来个空中动作，前腿跪着，歪头，然后摔倒了。小羊羔身上洁白干净，嘴巴粉红，眼神天真温驯。有趣的事在于，它每天追随鲍尔金娜身后。她坐在矮墙上，它则站在旁边。她往远处看，它也往远处看。鲍尔金娜怜它，又觉得它很可笑。

小羊羔每天下午4点钟，停止玩耍，站在矮墙上“咩咩”地叫。它的母亲随羊群从很远的草地上就要牧归了。天越晚，小羊羔叫得越急切。

这时，火烧云在西天透迤奔走，草地上的镜子金光陆离。地平线终于出现白茫茫的移动的羊群，它们一只挨一只低着头努力往家里走。那个高高的骑在马上剪影，是我堂兄朝格巴特尔。

羊群快到家的时候，母羊从99只羊的群中窜出，小羊羔几乎同时向母亲跑去。

我女儿孤独地站在当院，观看母羊和小羊羔拼命往一起跑的情景。

母子见面的情景，那种高兴的样子，使人感动。可惜它们不会拥抱，不然会紧紧抱在一起。拥抱真是天赐人权，紧紧抱在一起，是结为一体的渴望。动物中，猩猩勉强会一点拥抱术，但那种虚假，实在不堪。

小羊羔长出像葡萄似的两只小角。那天，它在组合柜的落地镜里看到自己，以为是敌人，后退几步，冲上去抵镜子。大镜子哗拉碎了，小羊羔吓得没影。这组合柜是吾侄保命（保命乃人名——作者注）为秋天结婚准备的。保命对此似不经意，他家很穷，拼命劳作仅糊口而已。但镜子乃小羊羔无知抵碎的，他们以其不知而不温。

我嫂子灯笼（灯笼也是名讳，朝格巴特尔的老婆）对小羊羔和鲍尔金娜的默契，夸张其事地表示惊讶。在牧区，这种惊讶往往暗含着某种佛教的因缘的揣度。譬如说，小羊羔和鲍尔金娜在前生曾是姐妹或战友。

鲍尔金娜每天傍晚都观察母羊和小羊羔奔走相见的场面。这无疑是一课，用禅宗的话说是“一悟”。子恩母或母思子人人皆知的道理，但这道理在身外的异类中演示，特别是在苍茫的草地上演示，则是一种令人心痛的美，用女诗人李琦的话说，是“一种很深的难过”。

小羊羔和它的母亲，以这么本色的演技（实际未演）和这么简单的情节

(无情节)，把爱的一切都弄清楚了。
{ewc MVIMAGE,MVIMAGE, !05800250_0130_1.bmp}

动物们何时回来

丁宗皓

我自幼生活的村庄，四周是无穷无尽的大山。我无法猜测它有多远和多深，山山岭岭上长着厚厚的林子，野果自生自落。我所认识的那些动物就生长在那里，我认为他们有整整一个国家。他们从林间或叶片间偷看我们村庄时，肯定像我们注视蚁群的楼舍或蜂房的全部。

如果动物一起从林中出来，按大小个排成长长的一队，高个的鹿第一，熊块头大，排第一也行。松鼠则排在最后，狼表现好了就让他排在中间，那会怎么样？他们肯定排得不齐，但数量肯定比小学校的学生多，差不多是运动会开幕式检阅的场面。

这个动物国家就生活在我一抬眼就能看见的丛树之中，并和我们相安无事，黄鼠狼时常出来偷鸡，熊把青苞米掰得满地都是，那是因为他们有坏习惯。农人们一喝，谁都会听见，他们回去了。一次，一个农人半夜走山路，狼把双脚从后面搭在他肩上，他只喊了一嗓子，狼就赶紧走了。

我不愿意过冬天，尽管可以打陀螺、溜冰车。可那时山山岭岭上，树丢了叶子，野果被大雪埋住，只有极少的野葡萄已经风干而且还挂在特别高的树上。我还想知道的是他们是怎么过冬的，他们还穿着那件夏天也穿的皮衣吗？

我在冬天里感到怅惘，是因为动物们在雪地里留下了清晰的踪迹，这使我记起了最先离开林间的是兔子。兔子是心地善良的孩子，他们善待生命，更不设防。他们只踩自己的脚步出门去寻找野果和草叶。农人们则用细细的钢丝系成一个圆圈立在踪迹上，兔子一走过则被死死地套住，冰冷的风吹过，他的身躯便失去了热度。这样的惨剧发生几次以后，兔子家便告别这个国度，最先含泪躲向深山的深处。

也是在冬天，獾子的洞暴露在林间，像一个简易的守林人的木屋。猎人们在洞口点一堆火，在火上烧潮湿的木柴，把烟扇向洞内，烟灌进了獾的肺，他们剧烈地咳嗽，几乎昏厥时才不得已跳出洞外，然而迎面而来的却是喷面的火枪铁沙。獾有胖胖的身躯，有点儿像海豚，他们举家离去时，肯定有熊将他们一程又一程送过很多山岗，熊用大手反复擦眼泪。

狍子也是无法再坚持生活下去的动物，他像羊的表兄，更像鹿的外甥。他们眼睛小，看人则沉静而憨厚，然而他们也在雪地上留下了脚印，随着树林一天天被砍伐，他们已无法在林间藏住自己的身体。

因此，美丽的山鸡飞在空中时，几乎看不出自己该降落的家。她们的一个妹妹误落在农人的院落里，她不善于飞翔，已没有力气飞回森林，因此，她闭上眼睛放弃了逃逸和挣扎。

她们的家人是否在远处目睹了这一幕，她的妈妈会哭吗？当妈妈也不得不搬家时，这个国家只剩下熊、狐狸等动物，连狼也走了。

虽然玉米越来越多，可熊越来越陷入孤独、烦躁。我的同学二虎采大叶芹时，误入了熊的家，熊这下气坏了，他把二虎扑倒在地，打他，撕他，但并不下死手。二虎逃下山时，一身衣服被撕烂、撕得只剩裤衩状的东西，像非洲人穿的草裙。

我认为最后走的是狐狸。我见到最后一只狐狸时，那是一个满山红叶的深秋，她，只她一个穿着红色的衣服穿过山坡。像淡色的火苗。可她仍被发

现了，她的前腿被枪击中后扑倒在地，当农人们逼近她时她回过头，脸色苍白，向村庄投来凄怨的一瞥。眼里分明噙了泪，这一瞥我永远都无法忘记。

这个动物的国家破了，森林陷入了死寂，寂静使村庄失去了欢乐。唯一没走的动物是麻雀，他们是动物国家特殊使命的担负者。他们学会了吃五谷杂粮，学会了在农人的房头筑巢，他们的任务是等待农人回心转意，更等待森林变得茂密。一旦这样，他们会接力式地飞向远方，去通知离开的动物们回来。并重建一切。

麻雀们满怀希望，立在枝头上时，不断环顾山野。

鸟儿在天

小 山

那只小麻雀被我安葬在很僻静的一棵树下，你放心，小朋友。现在，把你圆乎乎的脑袋低下，一会儿，再抬起头，眼睛望向天空——在你和我这么一起做着时，你会听见遥远的鸟叫。

小朋友！

1989年的夏天太炎热了。连街上摆摊的小商贩们也遗憾不能像狗一样吐着舌头解解乏热。我挟着教科书去给我的学生上历史课。每天这样。学生们觉得浪费高考时间，我也觉得没劲。中午吃完饭盒子里的饭，我愿出去逛半个小时。最热的太阳暴晒我，就像最冷的寒风刺割我。我从来不带墨镜和帽子。

就是逛到一条热闹的街路上，我看见那只麻雀忽然落了下来。

至今我也没法向麻雀问个明白，为什么它会有那么个不着边际的怪念头。难道柏油路上还能长虫子或草籽吗？何况

是那样小贩乱吆喝的柏油路。

可当时我真心头一喜！好像我看见的是我童年的那只小麻雀。

在我沉闷而凄凉的处境中，我总是抱着一线幻觉。

我就盯着那只在路当中不卑不亢、孤芳自赏的麻雀。就像眼睛冒着汗的小贩盯着走过来的买主。

小朋友，当时我与麻雀的直线距离也就七步之遥了——

一个大人骑着自行车滚滚而来！他和他的自行车都像中了咒语：去前边抢便宜啊。

所以，我现在的麻雀遭殃了！我和他都无法做出及时的反应，它便被大而圆的车轮子“嗖”地压过——想想吧，小朋友，一只麻雀的力量如何举得起一只大车轮子……

我仍旧是散步的速度，走到麻雀躺着的地点，蹲下去拣起它。濒死的麻雀急喘得像个婴儿。它的小命，大着呢。

但它在我的手里发烧似地发抖。我不知道，它是不是需要我的手抱着它，反正我的指骨感觉到它毛茸茸的胖衣服下瘦小的身子，我最受不了它那一个劲儿的筛糠。而且它飞不了的，即使我展开我的双手让它无拘无束地在手心上呆着。

小贩们卖出东西的欲望仍然很旺盛。正午的太阳也不可能有歇着的意思。

我的红T恤衫厚了点，吸热。

不行，我手上的麻雀快喘得断气了。

我去给它找点水解解渴，去去烧。

被卖的汽水泡在凉水里镇着。我紧着走到一个妇女卖主那儿。

刚把我的麻雀伸向大铁皮盆子里，却被一声高叫弹了回来——

“干什么，干什么啊！”好像我在于放细菌的勾当。

她的气急败坏又加上大义凛然，使我结巴了——

“我……我想……让它喝点水”，我真的很没道理。所以她又拉长着脸，甩我一句：“精神病！”

小朋友，我的脑神经可能到死都害着这吃药也吃不好的病症。虽然我会

讲故事。

我得开始考虑麻雀的后事了。它不可能活过这个中午。是的，它的小脑袋已垂了下来，眼皮耷拉着盖上眼睛。胸部的气儿微弱得不易察觉了。

我想，我得把它放到附近的中山公园。

我买张门票进去了。到了一堆假山旁。

有一些几十年的落叶松静立在一片腐殖土上。

我就把现在已咽了气的麻雀在一棵大树下用几张树叶遮盖上了。

我走了。

下午我还要上两节历史课。小朋友，你说，那麻雀的灵魂在那儿能够重新起飞吗？

奶奶的婆婆丁

党兴昶

奶奶躺在炕上，她已瘦成了皮包骨。

妈妈上顿给她煮了白面片儿，下顿给她蒸了鸡蛋糕，她都吃不下多少。

奶奶两眼温和地瞅着我，好久，好久。

奶奶问我：“婆婆丁发芽了吗？”

我回答：“我不知道，奶奶。”

奶奶说：“好孙哎，给奶奶看看去吧。”

看婆婆丁有什么用呢？我像认真又好像不认真地回答：“好吧，奶奶。”

“好孙哎！”奶奶高兴地说。

过了几天，我想起了这件事，就走出了院门，要到地里看婆婆丁发芽了没有。可是，到了街上，就听秃子说，树林里有黄鹌鹑了，也有青头了。捕鸟，我可是个高手。于是，我就赶紧回家取了夹子、扣网，和秃子一起到二道壕捕鸟去了。

一连捕了几天，早把奶奶的嘱咐忘到了脑后边。

奶奶的病又有些加重，连喘气都很费力。我的心里真难受啊！

姑姑、婶婶们给奶奶送来了鸡蛋糕、油茶面，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可奶奶眼皮都不往上撩。

奶奶又一次盯盯地瞅着我，好久，好久。

奶奶问我：“婆婆丁长叶了吗？”

我回答：“我不知道呀，奶奶。”

奶奶说：“好孙哎，给奶奶去看看吧。”

奶奶早没了牙齿，又病得这样重，还能吃婆婆丁吗？我像认真又像不认真地回答：“好吧，奶奶。”

“好孙哎！好孙哎！”奶奶充满喜悦地说。

过了几天，我想起了这件事，正要到地里看看婆婆丁长叶了没有，可是，刚出院门，又碰见了秃子。秃子说，西沟子开化以后，小白鱼可多啦。捉鱼，我可有两下子。于是，我迟疑了一会，还是回家拿了装鱼的柳条筐，和秃子一起捉小鱼去了。

到了晚上，我整整捉了一小筐白鱼，回家给奶奶吃，不是比婆婆丁好吃得多吗？

奶奶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大人们说，看来奶奶要不行了。我急哭了，真不知道该为奶奶做些什么。

爹爹给奶奶冲了红糖水，我给奶奶端来了小鱼汤，可是，奶奶一样只喝了一小口，还吐出来一些。

奶奶神色异样地瞅着我，好久，又好久。

奶奶问我：“婆、婆婆丁开、开花了……吗？”

我一惊！赶紧回答：“奶奶！婆婆丁发芽了！长叶了！开花了！奶奶。”

奶奶说：“好、好孙哎，给给……奶奶……采、采……”

我实在不明白奶奶看婆婆丁有什么用处，但好像又什么都明白了，于是，我极认真极认真地回答：“好！奶奶。”

我撒开两腿，就没命似地向地里跑去。刚出村子不远，就又碰见了可恨的秃子。秃子说，“南地里……”我不听秃子说什么，使劲推了他一把，就

去采婆婆丁去了。到了地边上，不管是开花的婆婆丁，还是没开花的婆婆丁，我就胡乱地采了起来，足足采了一大堆。

可是……

当我抱着采来的婆婆丁，赶到家里的时候，奶奶已经咽气了，哭声和泪水正笼罩和浸泡着我们这个家庭。

“奶奶啊，奶奶啊！”

我哭喊不迭，后悔不迭，和着眼泪把这开花的和没开花的婆婆丁，一齐敬献在了奶奶的灵前。{ewc MVIMAGE,MVIMAGE, !05800250_0139_1.bmp}

螳螂老师

任惠敏

于不知不觉中，我已升到三年级。

刚刚开学，新调来一位男老师。姓莫。

他个子很高，肩窄且往里面抖，因而两只胳膊像从胸脯上长出来似的。尤其是他擦黑板那阵儿，两只胳膊像螳螂的两只前臂。大伙都叫他——“螳螂老师”。

开始上作文的时候，他张着瘦嘴，此起彼伏他讲着作文的重要。他说作文做好了，将来可以当作家。就像我们现在读的语文书，那上面的文章都是作家写的。他讲得有滋有味，像扔下一颗大枣，让大家品尝。

那堂作文课，他给我们拟了个题目，叫“我的理想”。

不知谁在窗外拉起火红的手风琴，悠扬的琴声伴着我做美好的想象。

我写道：将来我做个卖冰棍的，不但别人可以通过我的手吃上这美味的东西，我自己还可以随时随地地吃。我把它认作世界最好吃的东西。形容它是甜蜜的风，它是甜蜜的果。

无论哪个孩子读了我的作文，一定都会垂涎欲滴。

下一堂作文课的时候，“螳螂老师”站在讲台上讲评着我的作文。他那么高兴，像走在丰收的田埂上。

他表扬我，说我词汇丰富，语言生动，只是这个理想太没有追求。他让我再写一篇。

我思前想后，这一回写的是将来一定当一个卖点心的。那用面粉做的一朵朵大荷花、大金翅鸟儿该有多美啊！当见一哭鼻子的小朋友从我的柜台前走过，我一定举起它，让她的妈妈买。小朋友准会破涕为笑。而且我还可以常常自己给自己解馋。

谁知，“螳螂老师”说我标新立异是好的，但怎么就认得“吃”呢？他用长长的食指和中指夹起我的作文，把它擎到胸前，将内容一点一点切开。他很欣赏这篇作文，一再说写得很自然，是水满了流出来的。他高兴得两只手臂弯起来，像螳螂似的。他让我回家以后，再写一篇，只是不要围绕着“吃”。

下课以后，我静静坐在我的座位上。“螳螂老师”尽管表扬了我的作文，但他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说我就知道“吃”，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突然有两滴泪珠漫游教室，当又游回来的时候，正撞在“螳螂老师”的眼睛上。

他坐在我面前的座位上，两只胳膊又支起来。一种轻松、熨贴的情绪从胳膊肘涌出。他像患了魔症，总是口不离作文。他一再说我的作文写的有情理，一定会写出成绩。我看到他那表情充满信心，忽然，我的心里也涌满了力量。记得那天夜里，我小荷一样睡在床上。可刚躺下又起来，我一次次地想起“螳螂老师”对我充满希望的深情。

我打开小台灯，写了一篇理想是当作家的作文。写完以后，独自坐在夜里，品尝着“螳螂老师”表扬的幸福。

没有想到，当再上作文课的时候，是一位女老师代的课。

她说“螳螂老师”的胳膊疼，住进医院了。

那时候我多么不懂感情，多么无知，竟没想去看看“螳螂老师”。听了女老师的话，竟连眼睛也没眨一下，像一阵小南风从耳边刮过。

半年以后，有一次在胡同口看见了“螳螂老师”。他笑眯眯地向我走来，

问我作文有没有提高，并希望我的作文能常常给他看看。其实他住的地方离我家很近，就在胡同的对面。

他离去的时候，一只胳膊的衣袖甩到我胳膊上。啊！是空的。

我呆呆地望着他高高的瘦瘦的后背，只见一只衣袖在风中扬起又落下，扬起落下。

温柔牵挂

陈洁雅

14岁的时候，我还很惦着玩。女友家住的是部队的大院子，那里有空草地、单双杠，更有趣的是有一个军人礼堂，里面常演些内部片。1977年那阵子，所谓的内部片也就是文革中被打成毒草的影片。《阿娜尔汗》、《冰山上的来客》、《野火春风斗古城》……这些影片给我带来了许多青春的感受。我跟女友竟上了瘾，常常同守门的小战士软磨硬泡，最后死乞白赖地钻到剧场里。

一次看了一个叫《尤三姐》的片子，我似懂非懂，听着那起伏婉转的唱腔，也觉莫名其妙。但我明白那是一个十分美丽而又感伤的故事，尤三姐背握鸳鸯剑扶在母亲身上哭泣的样子，让我着迷。回家后，急忙向邻家女孩炫耀，不想她一笑说：“那是《红楼梦》里的故事，尤三姐只是一个配角，那里还有个林黛玉呢，她和表哥好，后来死了，表哥梦中去找她，见她穿一身白衣服在云里哭！”

唔，竟有这样一个云里白衣的女子，比尤三姐还要美？

我回家便到书架里翻。家中有4册旧版本。我茶饭不吃，躲进自己的小屋狂翻一通。我被那本段段凄楚的故事搞得心酸痴迷。这里没有云里的白衣女子，有的是一个天上人间痛苦而又纯美的爱情。我从此放不下这爱情给予我的一种牵挂，尤其是那个飘逸真挚的女诗人，但凡有她和表兄在一起的或温馨或痛苦的章节，我百看不厌。合卷再想，竟能滚出几行眼泪。

不觉间三四年已过。高二时我的成绩直线下跌。妈妈好生奇怪：“这个孩子挺刻苦的，白天黑夜都闭门看书，怎么这么没效果！”

一家人愁眉苦脸，好像我将大难临头。而我已完全沉浸在那亦真亦幻的牵挂中，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对爱情、人生和自身韵味的朦胧渴望，融入对这本书的认识中。所有的零用钱，我全买了红学论著，像《漫说红楼梦》、《红楼论集》等等。我最爱看的是蒋和森的专著，能把他对林黛玉的品评词，倒背如流。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毫无绘画基础的我，竟能提笔成像，一幅幅白纸底儿黑笔线编织出的林黛玉葬花图，在我的手中娓娓现出。我不计较那个林姓女孩是否知道了我的慰语，更不去深究红学的深奥与远意。我只是希望着，能在那个花团锦簇的温柔之乡里，忘了现实生命的重负，忘了日日下跌的学习成绩，而是尽可能地让一颗寂寞、疲惫、多思的少女之心，在此间得以安宁和松懈。

后来我高考落榜了，再后来便是十几年的时光飞逝。生活的变迁好像还深留着一个女学生的单纯而又美丽的心事。于是，一个个静悄悄的晚上，我依然拿起过去的那本书，依然翻阅起那个女诗人和表哥在一起的或温馨或痛苦的故事……

爸爸，我想说……

哈尔滨市一中学生颜妍

爸爸，我多想跟您说说心里话，只是不敢。不敢面对面地“冒犯”您。真的，您有时候有点儿凶。

还记得吗？从我上初中的那天起，您就给我立下了规矩：不准看电视，节假日也不准。您除了要我吃饭睡觉，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习。我知道，您这是为我好。可渐渐地，我的视野变小了，什么波黑局势，世界新闻，我全然不知。一天课间，同学们兴致勃勃地谈论美国篮球运动员乔丹在比赛场的投篮，我张口就问：“乔丹，哪个校的？他的学习成绩也不错吧？”顿时，教室里犹如进来了外星人，吃惊、叹息、嘲笑声不绝于耳。

晚上，当我苦着脸，把这一切都告诉您时，爸爸，您的话也同样令我吃惊；“管他乔丹是干什么的，升学时又不考这！”我奋力爬书山，游题海，真怕考不上重点，无颜见爹娘……

爸爸，当您看到我那考试优异的成绩单，看到那一本本获奖证书，您和妈妈总是高兴得合不拢嘴，让我享受“太阳神”，“蜂王浆”，可您从来不曾注意到我身心疲惫，鼻梁架上了厚厚的“瓶底儿”，脸上没有青春的光彩……保存了那么多读者来信，您虎着脸，又给我立下规矩：不要天南海北地交笔友，只有学习才是正事！当我小心翼翼地向您述说，我能用我的笔去吹散读者心中的阴霾，给一颗颗期待的心送去一份友爱，是我人生价值的最好体现……您立刻说，天底下的事，咱们管不了那么多，你还是好好学习吧！……

这时的我，不再像从前那样事事都听您的安排，为了我心中的绿地，我悄悄地把读者来信、复信交给我同桌替我保存。可这下又闯了祸：同桌的妈妈在为他“整理”用品时，发现了这些件，开始兴师问罪。您三下两下撕毁了所有信件，撕掉了我对您的尊重，也撕碎了我的心！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天，晚自习回爱，爸爸，你如临大敌般地把我叫到身边，指着床上的一个布包，问：“这是怎么回事？叫你不要扯些和学习无关的事，你就是不听！我有政策你有对策是不是？说！”我连忙说，寄包裹的是内蒙的一个女孩，这羊绒手套是她和她妈妈亲手织的，这牛骨雕刻的小羊是信物，因为她属羊，我属羊，她家还有多得数不清的羊。她是个非常好的女孩……我咬着嘴唇，紧盯着您的手，生怕您再像上次撕信那样毁了我“心中的绿地”。我苦苦地求着您，您终于“开恩”了；把手套和牛骨打入“冷宫”——锁进了您的抽屉。

爸爸，您知道吗，从此，我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凡是您说的话，我一概不听。天冷了，您让我添衣服，我就不；餐桌上，您端来热气腾腾的饭菜，我非要凉了再吃；晚自习，您骑车来接我，我却说一个人走走更清；星期天，您给我买来喜爱的书，我偏说，没空看！

可是爸爸，当我看您变得沉默寡言了，当我看您头上的白发增多了，当我看您常常闷着头，又抽起戒掉多年的烟，当我看您为了积攒我将来读书需要的费用，节衣缩食，我的心震颤了。爸爸，我强烈地感到了您的爱！只是，我逐渐地长大，我更渴望精神上的沟通，来填充我日趋成熟的心。爸爸，请您在付出爱的同时，掺上一点理解，哪怕是一点点也好哇！写作、交笔友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的喜怒哀乐全融在其中，它和学习在我心里同样重要，我不会顾此失彼的！

爸爸，您能读懂我吗？我愿做个好女儿，一个能给您带来欣慰、使您骄傲的女儿，真的。

愿爸爸健康 永远不老 !{ewc MVIMAGE,MVIMAGE, !05800250_0147_1.bmp}

草 爷

沈阳市九中学任艳莉

如果说自己对花草有某种特殊的感情，那也许是缘于童年那个不是梦幻也不是童话的草园子，还有那看园子的草爷。

草爷自然是不姓草的，只因他孤身一人上了年纪，村里人就让他去看村东的草园子，一个大户人家的园子，多年荒弃着，乡里人打园子外经过，看着园子里那被修剪得翠绿齐整的草儿，心头爽悦，图个顺口，便亲切地称他“草爷”，久而久之就叫开了。

记忆中的草爷是一个好老实好和善的人，又长着一副笑脸，尽管堆着层层皱纹，可还是蛮好的，我们一大群丫仔们，总爱摸着草爷的花白胡子听他讲好多好多的故事，然后唱着自编的童谣：“草爷草爷种花草，草爷草爷不会老……”欢快地跳着，每到这时，草爷总是咧着嘴笑着说：“傻丫们，人怎么会老，会的……”接下来就是好长好长的叹息，我们便不依不饶的“草爷不老嘛，不老嘛”。“好，不老不老！”于是草爷瞅着远处的山，眼睛亮亮的，脸上像涂了一层油。

山里的孩子一天到晚在外边野跑，家人是不管的，等我们跑累了，自然而然地就进了草爷的园子。那时在我们眼中，草爷和那草园子是一个好人加上一个好地方。至于怎么个“好”法那时是说不清的，每次我们轻轻推开园子外的竹篱笆向里面喊着：“草爷，我们来了！”屋里的草爷就会两手在身前的蓝围布上抹着，满脸像开了花似地出来。“来来来，告诉爷爷，今天又去哪耍了？”我们就拉着草爷进屋告诉他今天的新鲜事：什么东家姐早上打了一只碗，李家婆的桃子被人偷了，还有二豆的猫丢了，胖胖掉了一颗牙……好多好多在我们看来的“大事”一古脑脆生生地蹦出来。草爷总是笑着听，不住地点头。不时还加上几句：“哎呀，那可不好……这就对了”评论性的话。我们也不去理会他的表情，只是用眼睛瞅着那挂在房檐下的草篮子，目光勾勾的，心里想着：“草爷的篮子中今天又会有什么呢？草爷看看我们再看看草篮子，总是笑着刮我们的鼻子。他的手很粗糙，鼻子像贴着干沙的感觉，草爷取下篮子，拿出里面的野杏、干粟、山果等给我们分。一边看我们吃一边幽幽他说：“这是前几个去后山采的，晒干了留给你们，慢着点……”我们只是吃，并不说话，笑嘻嘻地瞅着他，草爷也同样笑呵呵地瞅着我们。吃够了，就到园子里去玩，那是我们的天堂，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草爷是不责怪的。看着我们，总幸福地笑，眼睛亮亮的。

秋天时，草园子里的草黄了，一堆一堆的像老黄狗尾巴上的毛，草爷看着草，呆呆的。我们只管来吃草篮子的东西，那似乎是一个聚宝盆，怎么吃也吃不完的。吃完了照例到园子里玩。在我们眼中，绿的草和黄的草是没有区别的。只是草爷脸上的皱纹似乎多了些，也深了，眼睛不再是亮亮的。有时风吹起他的白发样子不太好看。但儿时的心中并没有“衰老”的概念。是啊，草爷是不会老的。

我们爱去草爷那里，大人们都知道，若是哪天谁家的丫仔没有回家，大人们也并不忙着找，待一切拾掇妥当才迈着碎步去草爷的园子，抱过草爷身边熟睡的丫仔，道声谢，悄悄放上些米面鸡蛋什么的就走了。草爷总会在大人们抱走我们的时候，恋恋地瞅着，眼睛有些浑浊……

如今，好多年了，当年馋嘴的女丫们已经长大了，去了不同的地方，有

时在信中总会不经意地提起草园子和那草篮子，末了还加上一句——草爷怎么就老了呢？我们那时还太小哇，于是一种甜丝丝的感觉又涌上心头。的确，草绿、草香在我们的记忆中是不会枯掉、永远青春的。童话·寓言 {ewc MVIMAGE, MVIMAGE, !05800250_0150_1.bmp}

童话·寓言

赤甲做生意

吴梦起

赤甲是一只小海蟹的名字。由于他的甲壳和两只大蟹呈淡红色，所以才起了“赤甲”这个名字。作者在这里提请读者注意：赤甲身上的颜色是天生的，跟有些蟹子被人类下锅煮熟以后出现的红色，有着本质的区别。

赤甲住在海底的礁石间。但他的头脑并不闭塞，因为他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使他能够与外界保持联系。他常常把收音机的频道拨在短波 1000 兆赫，收听上海广播电台的播音。而他最爱听的节目，是经济新闻。

有一天，赤甲听到一则消息：××电影明星，下海经商，经营房地产生意，发了大财。赤甲怦然心动了，他想：人类经商还得下海；而自己本来就在海里，做起生意来不是更便当吗？

于是小蟹子赤甲要做生意了。他也想搞搞房地产。不过在海底世界里，水族们有的住在礁石间（就如小蟹子自己）；有的栖息于海藻丛；还有的干脆就藏在泥沙里——比如那些贝类。而需要房子的，恐怕只有一种动物，那就是寄居蟹了。

寄居蟹虽然也叫“蟹”，可他没有硬硬的甲壳，除了头顶有两只大螯以外，长长的身子倒像个软体动物。所以他得找个海螺遗弃的空螺壳，把身子藏到里面，因而被叫做“寄居”蟹。寄居蟹个个顶着空螺壳走来走去，事实上，这些空螺壳就是寄居蟹的“小房子”。

小蟹子赤甲就是想做寄居蟹的房产生意。要知道，寄居蟹本身是会生长的，而他顶着的那个“小房子”却不会变化。所以过一段时间，现有的螺壳就容不下寄居蟹长高的身子了。他必须重新找一个大一些的空螺壳住上。赤甲就是瞄准了这一点，打算做一笔生意。他想：假如把这附近的空螺壳都收集起来，加以垄断，让寄居蟹拿钱来买，不是一桩一本万利的好生意吗？

小蟹子不辞辛苦，东奔西走，到处划拉空螺壳，然后搬回来积堆在自家门口。这些螺壳有的大、有的小；有的滚圆，有的呈锥形；颜色也不同，壳皮的光滑度更不一样。上百只螺壳堆成一个大堆，倒也颇为壮观。差劲的是赤甲家的门口也堵住了，赤甲出入的时候得从螺壳顶上爬来爬去。有一次他从堆顶上滑下来，扭伤了左边最后的那条小腿，以于一瘸一拐走路都挺困难。

寄居蟹更换螺壳的季节到了。可是寄居蟹们到处找不到空螺壳——以前可不是这样。后来他们听说，这一带海底 30 米半径之内的空螺壳，都让小蟹子赤甲搬走了。有的寄居蟹还天真地想：这是赤甲在做好事吧！大伙儿一齐拥到赤甲住处门口，一看，果然有好大一堆空螺壳；可再仔细一瞧，发现螺壳堆前边竖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赤甲房产开发公司出售新房”几个大字。下面是“新房”的价格：

三弯室——每间 10 海法郎

二弯室——每间 7 海法郎

一弯室——每间 5 海法郎

所谓“三弯室”，大概指的是螺壳内有三道弯儿，也就相当于人类居室的三室一厅吧！至于花纹特别美丽、色彩格外鲜艳的，还要另外加价哩！

小蟹子赤甲在门口站着。见一伙寄居蟹走过来，便吆喝着招揽生意：

“新螺居大甩卖来临！想换新房的赶快买来嗨！存货不多莫失良机来嗨！”

寄居蟹们忿忿不平。本来空螺壳闲置在海底，从来没有人过问，现在让小蟹子搬来，却成了他的商品，这简直是岂有此理！一个大寄居蟹站出来质问小蟹子赤甲：

“这些螺壳本来是没主的东西，你凭什么据为己有？”

“是呀，是没主的东西呀！所以谁捡到便是谁的，我要拿来卖钱谁也管不着！你不买没关系，自个儿找去呀！”

可是附近的空螺壳都让赤甲搬来了，又上哪儿找去呢？

有的寄居蟹认了，买就买吧，否则身子挤在已显得狭小的旧螺壳里，实在不好受。不过赤甲定的价钱太高了，寄居蟹们有些承受不起。说实话，一只空螺壳卖那么多海法郎，的确有点不像话。当然赤甲也有他的想法：这种投机倒把的生意，只能是“砂锅捣蒜——一锤子买卖”，下次寄居蟹老早就准备，还能上当吗！

赤甲既然做的是“一锤子买卖”，也就“言不二价”。他想：反正附近的空螺壳都在这儿了，你嫌贵也得买！“走吧！”那个大寄居蟹偏不买帐，他对同伴们说，“我们到别处找去！”

“别处？”赤甲笑起来，“实话告诉你们，这一海里之内的空螺壳，都在我这儿啦！”

说“一海里”当然是骗人。不过大寄居蟹并不揭穿他，反而问：“那么一海里以外呢？”

赤甲无话可说，只好抬起大蟹足来挠挠头。这工夫寄居蟹们却一个个离开了，那个大寄居蟹领头。既然“一海里”外还有空螺壳，也就犯不上在这儿当冤大头。

结果，小蟹子赤甲的“房子”一间没卖出去。钱当然也没赚着。这还不算，那边龙虾警长过来。他看看赤甲门口堆的螺壳，指着问：“这是谁的东西？”

“嗨嗨，警长，我的！”赤甲客气地回答。

“放在这儿不行，妨碍交通，限你两小时之内搬走！”

“什么？”小蟹的眼珠子瞪起来，“这可是我的房产呀！”

“管你房产不房产！”龙虾的眼珠比蟹眼还大些，所以警长用不着怕小蟹子瞪眼，他斩钉截铁地说，“两小时不搬走，罚你200个海法郎！”

龙虾警长说完，摇摇摆摆地游走了。赤甲火冒头顶。可他惹不起龙虾警长，只好叹口气，开始搬起一只空螺壳，往一条海沟里扔。当初往家搬螺壳的时候，他被发财的梦鼓舞着，是那样的兴冲冲。这会儿却怎么也使不上劲儿，仿佛空螺壳比往常沉了许多。再看看表，5分钟才搬了两个，这么多螺壳，两小时肯定搬不完，这要是罚上200海法郎，亏可就吃大了。赤甲无法想，只好去求助，请来了20只海蟑螂，大伙儿七手八脚，把那堆空螺壳统统扔到海沟里去了。

海蟑螂可不能白干，赤甲得给人家搬运费。结果，5海法郎一张的票子，赤甲付出了20张。

经营房产做了蚀本生意，小蟹子赤甲开始想别的门路。他打开收音机，听到一则消息，药材公司高价收购药材：蛇蜕和蝉蜕。

什么是蛇蜕、蝉蜕？这两种玩意儿赤甲可懂。蛇类的体表，具有坚硬的角质层，不能随着身体的生长而增大，因而发育过程中得定期脱下旧皮，再长新皮。这脱下来的旧皮，便叫蛇蜕。

至于蝉蜕，那是一种叫蝉、又叫知了的昆虫幼虫的皮。蝉在羽化阶段，幼虫夜里从土里钻出来，爬到树干上，背部裂开，成虫从里边钻出来。天亮以后翅膀晾干，便可以飞走了，而把幼虫剩下的皮留在树上，这就是蝉蜕，还有个名儿叫“知了猴”。

小蟹子赤甲为什么知道得这么详细？哈哈，原来蟹类生长过程也这么蜕皮的呀！

不过对蛇蜕和蝉蜕能卖钱，而且是“高价收购”，小蟹子却是第一次听说。过去，他自己蜕下的皮，都是当成废物，往旮旯儿里一扔。如今既然蛇蜕和蝉蜕可以入药，想来蟹蜕也会有用处——这可是一件大秘密。赤甲高兴极了，决定做做蟹蜕的生意。

赤甲打扮成一个收破烂的，敲个小鼓儿到处吆喝：

“有破烂‘蟹蜕’的我买！”

蟹子们听“蟹蜕”这个词儿新鲜，一问，才知道是蜕下的蟹皮。这东西谁希罕？放家里还占地方，既然赤甲来收购，正好！虽然钱给的不多，弄两个零花钱也不错。所以赤甲的收购生意挺好，三天过去，竟收了50多副。

赤甲把“蟹蜕”打成两大包，“吭哧吭哧”扛着送到“海底废旧物资商店”，往柜台上一放，边擦汗边问：

“掌柜的，‘蟹蜕’收不收？”

“嘛玩意儿？蟹蜕？”鲶鱼经理推推额前的大眼镜，“头一回听说，让我看看。”

鲶鱼经理拨拉包儿，不屑地说：“不就是你们蟹子蜕的皮嘛！”

“对啦，这就是蟹蜕，可以入药。”赤甲挺着胸说。

“别逗啦！”

“怎么是逗呢？”赤甲有点焦急，“我问你，蛇蜕和蝉蜕是不是药材？”

“倒是听说过。不过那是陆上产的，海里可没那东西。”

“我不问你产地。我只是告诉你，既然蛇蜕和蝉蜕是药材，那么蟹蜕肯定也是药材！”

看赤甲那脸红脖子粗的样儿，鲶鱼经理笑了。他说：

“蟹老弟，我这儿是废旧物资商店，不是药材公司，你这蟹蜕既然是药材，还是拿到药材公司去卖吧！”

“药材公司在哪儿？”

“还没开业哩！”鲶鱼经理耸耸肩膀，笑嘻嘻地回答。

“不收就不收，穷逗个什么劲儿！”赤甲嘟哝着扛起他的两大包货，回家去了。

守着白白花钱搞来的两包“蟹蜕”，赤甲闷闷不乐，原来做生意这么艰难呀！虽说这些蟹皮是当破烂儿收来的，没用几个钱，但一个钱瞎扔了也得算赔本是不是？好家伙，干两回赔两回！难道说他小蟹子赤甲，天生没有做买卖的本领？

赤甲真有点不服气！

在家里呆着窝火，小蟹子出门溜达。他看到一伙儿小鱼在分吃食品。食品是装在塑料袋里的，样子挺精致，不知味道怎样。但他却受到启发，他那

些“蟹蜕”既然不能做药材，那就把它们加工成食品怎样？

备不住这是一条发财的门路呢，小蟹子想。他不逛街了，把最后的一点储蓄取出来，买来一台粉碎机，“轰隆隆”开动起来，把20张蟹皮研成了粉粒，再装进塑料袋里，贴上标签。标签上当然印着产品名称，还挺受听呢——“蟹甲晶”。

赤甲背着一大包“蟹甲晶”上街叫卖去了。一开头挺新鲜，不少的小鱼小虾围过来打听。可是一看，原来是蟹皮做的，谁也不肯买，有的鼻孔还要“嗤”一声，这当然是表示轻蔑的意思。

这可是小蟹子赤甲第三次做亏本生意了，他真有点泄气啦！

小蟹子赤甲在街上闲逛解闷儿，冷丁看到一礁石上挂块牌子，上写“海龟信息中心”六个大字，下面两行小字：“提供各种信息”、“服务保您满意”。

海龟在这一带海底有点名气，一是他年纪大。人们常说，“千年王八万年龟”。这只海龟也许没活到一万年，但百儿八十岁决是有的。岁数大了，经得多，见的广。其次，海龟还是一种有学问的动物，听说古代人类的甲骨文，就刻在龟甲上。赤甲想：这些先不去说它，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进去跟海龟唠唠也不错。

没想到跟海龟谈话还要交钱，人家的话就是信息嘛！

“谈一次话多少钱？”赤甲问。

“不多，10个海法郎。”大海龟笑嘻嘻地回答。

赤甲豁出去了，他已经赔了那么多海法郎，也不在乎这10个。尽管把这点钱交给海龟，他的口袋就空空的啦！

大海龟收下钱，郑重其事地问：“小蟹先生，你打听什么信息？”

经营房产那档子事，赤甲当然不肯说，说了也没用。他只把“蟹蜕”的事讲给海龟听。“蟹甲晶”不受欢迎？赤甲想听听海龟的解释。

海龟听完了赤甲的叙述和问题，先闭着眼想了一会儿，又在一台电脑上“噼里啪啦”按上一气，才对赤甲说：

“海洋里不是没有药材，像牡蛎啦、鲨鱼肝啦，都是名贵的。比如鲨鱼肝，就可以提炼鱼肝油，是很好的补药……我是不是说远了点？还是谈你的问题吧！你那蜕下来的蟹皮，的确不能入药；不过做成‘蟹甲晶’当然是食品喽，不知味道怎样？你取一包来我尝尝，好不好？”

恰好赤甲身边带着一包“蟹甲晶”，就拿出来交给大海龟。

海龟拆开塑料袋，用龟爪尖儿挑出一点粉料，放在嘴里，吧哒吧哒嘴，说：

“味道还可以。不过这种食品在咱们海底没有销路。因为你这‘蟹甲晶’最突出的味道是腥。可是在咱们这儿，鱼也好，虾也好，包括海星、海胆、海参、鲍鱼，哪一个不是腥气满身，谁还希罕你这蟹子皮呢？”

赤甲一听，简直凉了半截。

海龟停了停，笑嘻嘻地说：“我给你一条顶顶可靠的信息吧！你的这种产品，到海外去一定有销路。”

“海外？海外是什么地方？”

“海外就是大海之外呗！当然是陆地啰！”

海龟又补充说：

“我提供信息是因人而异的，如果这件事是章鱼来问我，我就不能这么

告诉他，因为章鱼上不了陆地，他离开水 10 分钟就得憋死。可你小蟹子不同，你能够两栖，登陆后呆个一天半没问题，所以我才这么告诉你。”

“我的‘蟹甲晶’在陆上好卖吗？”赤甲疑疑惑惑地问。

“放心吧！你就去草地上，专找昆虫多的地方去卖货。昆虫们平常只吃草根草叶，蟹皮不是海鲜吗？他们吃到以后，一定会交口称赞：‘味道好极了！’”

听海龟说的有道理，小蟹子又有了信心，他高兴地背着“蟹甲晶”离开海底，到陆地去了。你猜怎么着？海龟的信息还真灵，赤甲刚刚吆喝叫卖，一伙昆虫便围过来。这个说“好吃”，那个说“鲜灵”，不一会儿，赤甲的一大包“蟹甲晶”就销售一空了。

小蟹子喜滋滋地回到海底。这回他可是赚钱啦！他得多加工一些“蟹甲晶”，到陆地上去卖。虽然昆虫们付的是陆法郎，不过关系不大，可以到海底银行按一比一的比价，兑换成海法郎嘛！

小蟹子赚了钱，脑筋开窍，生意经也越做越活络。后来他就不自己干活了，雇了 20 个海蟑螂当伙计，有的出去收购蟹皮；有的负责加工，还派出几个到陆地上去卖货。凑巧的是，海蟑螂也是两栖性的动物，登上陆地不困难，你说，这是不是小蟹子的幸运？他现在可以稳坐在家里，当他的大老板啦！

小蟹子跟大海龟成了好朋友。海龟告诉他，卖食品既费原料，卖价又低，不如改做药品生意。甲壳一类的东西都含钙质，连龟蛋皮都是如此。于是赤甲把他的“赤甲海洋食品公司”改作“赤甲海洋药品公司”，只更换了一字儿。产品也换了名字，不叫“蟹甲晶”，改叫“钙甲精”了。水质的，装在小瓶子里，用细塑料管往外吸。

价钱不用说，是“蟹甲晶”10 倍。

这样一来广告宣传当然得跟上去。你听，赤甲自己编的广告词儿：

喝了我的钙甲精，

蟋蟀大牙硬梆梆。

喝了我的钙甲精，

蚱蜢一弹登高空，

喝了我的钙甲精

螳螂双刀舞如风。 </PGN0161.TXT/PGN>

这个广告词是有针对性的，你想，“钙甲精”的销路还能孬吗？不过这里也还有个问题：以前说“蟹蜕”不是药材，可这会儿咋又当药了呢？海底世界的事情，有时候真让人莫名其妙。

不过，小蟹子赤甲可发财了，连名字都改了呢！如今，他不叫“赤甲”啦，而是在后边又添上两个字，叫“赤甲次郎”。

他还唬人，说他是从日本海来的哩！{ewc
MVIMAGE,MVIMAGE,!05800250_0162_1.bmp}

将军和跳蚤（三则）

樊发稼

一个威风凛凛的将军，他自己全然不知道，他的战袍里，竟潜伏着一只跳蚤。

将军骁勇善战，指挥千军万马英勇杀敌，所向披靡，百战百胜，赢得了天下百姓的普遍尊敬。

那只跳蚤神气活现，慷慨激昂地说：“本跳蚤紧紧跟随将军跋山涉水，南征北战，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难道不应该同样受人尊敬吗？是的，将军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可是，我就敢于叮他，吸他，难道我不是比他更英雄吗？不错，他是了不起的将军，老实说，我是比他更了不起的将军的将军！”

一天，卫士为将军整理战袍，发现袍缝里躲藏着一只跳蚤，就“卜”地一下把它掐死了。

风和泥土

风整日无所事事，喜欢东游西逛，一会儿跑到天上，去追逐变幻的白云；一会儿溜到树林里，把树叶弄得哗啦哗啦响；再不就是窜到大海上，掀起一个个浪头，拍打正在航行的帆轮……

这天，风游荡到一块土地上，对着泥土说：“喂，泥土大哥，你真想不开！干嘛一年四季老是困守在这里？你的生活多么寂寞无聊！来吧，跟我痛痛快快地去！我带你到远方作有趣的旅行，我带你到辽阔的天空中去作飘飞的游戏……”

泥土答道：“不。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我的职责是为人类培植生命，养育庄稼。有了我，才有五谷丰登，才有葱笼的绿树、鲜艳的百花。倘若我也跟你去到处乱跑，飞上天空，不就变成谁都讨厌的尘埃了么？”

夏夜的萤火虫

沉沉的夏夜。

乌云把星星和月亮严严实实遮盖住了。

风儿把大地上的灯，一盏一盏吹熄灭了。

哦，墨黑墨黑的、伸手不见五指的夏夜呵！天空、海洋、远山、近树以及村舍、高楼，一切的一切，仿佛都被这黑夜吞噬殆尽了。

这时，一群很不起眼的萤火虫，提着小灯笼，悄没声儿地贴着草地丛林，忽悠悠地飘飞着、飘飞着……

柳树枝头的一只螳螂见了萤火虫，嘲讽地说道：“喂，小不点儿萤火虫，大白天你们都躲到哪儿去了？此刻，天这么黑，你们来出什么风头！”

萤火虫说：“白天，我们乐于融化在一片光明之中。晚间，我们既无意自炫自耀出风头，也决没有照亮夜世界的奢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光亮实在过于微弱了。但是，我们虽然渺小，却不也不甘于在黑夜中沉沦，我们想以自己的这点微光，来表露对这个暂时处于黑暗的世界的热爱，同时也表示对未来光明的一种执著追求。当然，倘若由于我们这点微弱光亮的存在，能够反衬出夜的深沉和昏黑，从而昭示人们更加警觉起来，做好充分准备，以迎接新的光明的一天的到来，这也正是我们所热诚企盼的和感到十分荣幸的。” {ewc MVIMAGE, MVIMAGE, !05800250_0165_1.bmp}

出卖时间的孩子

易长利

小迷糊自己也说不清怎么跑到惜时国里来了，恍恍惚惚的，真像在梦中。

这里的建筑物都很高大，奇形怪状的，有锥形的，像从地里冒出来拔地而起；有伞状的，仿佛不是立在地上而是悬在半天空；有的如同盛开的菊花，流线向下辐射得极为流畅；有的向斜刺里猛射出去，呈着一种不息的动感，色彩强烈，但搭配得十分协调。街上行人不多，脚步匆匆，目光很少顾盼，好像目标永远明确。小轿车很多，不鸣笛，依稀都有自己固定的轨道，像流星一样闪来闪去。

小迷糊在街上愣头愣脑地走着。

“叔叔，”小迷糊叫住一个行人，指着一座漂亮的大楼，“那里是什么地方？”

这人大高个儿，白净面皮，看样子有30多岁。他推推眼镜，说：“那是电子游艺城。”

“那儿呢？”小迷糊又指一个地方。

“那是科研院所。”

“那儿呢？”

“你怎么问起来没完没了？”那人着急了，“你到底要到哪儿去？”

“我……”小迷糊支吾着，“我也不知道……”

“咳？你这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

“对不起，叔叔！”小迷糊转身就走。

“喂，你站住！”那人看着手表，喊，“你用了我13分钟，请还我时间！”

“还时间？”小迷糊糊涂了，“怎么还时间？”

“怎么你不是惜时国人？怪不得你什么都不懂，走，我帮你办手续去！”

小迷糊跟这个人往时间兑换中心大厦走去。

路上，那人说：“你要想在惜时国住下来，就要办时间兑换卡，就像你们国家的货币储蓄信誉卡一样。我们国家没有货币，所有交易都使用‘时间’，也就是说，‘时间’可以换来任何东西，‘时间’还可以买进、卖出。”

“真的？”小迷糊乐了，“我别的什么都没有，就只有时间。平时老愁没办法消磨时间，实在没事干，就睡大觉，这里好了，我可以出卖时间。我现在才12岁，时间多得很……”

“那是，那是，”那人说，“在我们国家，小孩是时间的富翁，老年人成了时间的乞丐。不过，你要注意：时间就是生命，卖的越多，生命就短，买进的越多，生命越长寿。你看我有多大年纪了？”

“跟我爸爸差不多，三十五六岁吧！”

“告诉你，我已经156岁啦！”

“你骗人！”小迷糊叫起来。

“不骗你。”这个人拿出时间兑换卡，“你看，这上面有记录：我度过了156年的时间了。这上面我还有5年时间的储蓄。过一会儿，我又可以从你身上得到13分钟——不，已经20分钟了。”

“你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时间？”

“我一是珍惜时间，每分钟都创造价值；二是买时间。”

“这里有出卖时间的吗？”

“你呀，真笨！”那人嘲讽地笑起来，“做时间生意，不能跟本国人做，要跟外国人做。我们出口各种高精新产品，包括黄金饰品，而换回来的是时间。时间，在外国那里是极为廉价的。”

小迷糊不再说什么了，跟那人闷声闷气地走着。

小迷糊的时间兑换卡很快办完了。他付给那人 20 分钟的时间。时间兑换，其实很简单，将小迷糊的时间卡插入时间交换机（它像电话一样到处都有）输出口，那人的时间卡插入输入口，一按按钮，20 分钟的时间，经过时间兑换中心的那台仪器处理，像输血一样输到那人的时间卡上，并进入那人的生命生物场里，属于生命的一部分。

分手时，那人说：“你应该到学校去读书，付出一定时间去获得知识，将来用知识创造财富，再用财富去换时间，用来延长生命，这是划得来的。”

那人走了。

小迷糊漫无目的地走着。

他可不乐意去学习，至少现在不想去。他害怕坐硬板凳。每天要坐好长好长的时间，他认为这是人一生中最早受的磨难，跟着比这更大的磨难就没完没了地像影子一样跟着你，不知哪个名人说过“人生苦短”，干嘛自己去找罪受？他这次逃出来，就是为了逃避做也做不完的作业，现在可得到解放了，为什么不痛痛快快地享受一下？在这里是不用花钱的，不就是用时间换吗？反正他有的是时间……

一股香气钻进鼻子。啊，他的肚子咕咕叫了。他眼前是一座高级餐厅，店里又用蓝色玻璃装饰的，显得十分华贵。猩红色地毯从餐厅门口伸出来。它像魔毯一样，不管是谁，只要肚子里需要进食，就都给勾了进去。

小迷糊被吸了进去。开始很紧张，忽然想到自己是时间的富翁，就胸脯挺起来，摆出一副阔少的派头，在一张餐桌前坐下来。

一位小姐款款走过来，递给小迷糊一本菜谱：“请点菜。”

“不点。捡最贵的菜，随便上来四个就行了！”小迷糊很潇洒地一挥手。四个菜上来了。小迷糊放开肚皮吃起来。慢慢地，肚皮鼓起来。

饭后，小迷糊将时间卡交给服务小姐。小姐将小迷糊的时间卡插进时间交换机的输出口，一按按钮，时间就输进放在输入口里的餐厅时间卡上了。

服务小姐将时间卡交给小迷糊。小迷糊接过一看，“—48 小时”噢，用去“两天时间”，他拍拍肚皮，一副菜足饭饱的得意样子。

一辆墨黑色的小轿车停在小迷糊身边。车门开了，伸出一张蓄满胡子的脸：“小家伙，来，请上车。”

小迷糊犹豫了一下，上了车。

司机四方大脸，满腮重胡子，说话腔音很亮，震得车里嗡嗡直响。

“不用说，咱们是同一国家的。小兄弟，刚来吗？”“嗯。你呢？”

“我来一周了。”

说话间，车开了起来。

“你带我到哪儿去？”小迷糊问。

“我们去办一件大事。”

“大事？很刺激、很开心吗？”

“当然，”大胡子冲他笑了一下，“简直可以说惊心动魄，出生入死！”

“真的？”小迷糊浑身每根汗毛孔里都透着冒险的快意。

小轿车穿过几座摩天大楼，来到一座龙脊、飞檐的古典建筑大楼跟前停

下来。

大胡子掏出了手枪。

“叔叔，你要干什么？”小迷糊紧张地问。

“别问。你过去，跟那个守门人——其实是机器人说说话，缠住他。”

“你得告诉我，你要干什么？不然我不干。”

“我去搞些古董。这里收藏世界各国古物精品。带回国几件我们就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了。”

“那——”小迷糊瞅着大胡子手里的枪，“你要抢吗？这是犯法呀！要古董，可以用‘时间’买呀！”

“你说得轻巧！一个古董，赔上你一生的时间，赔上你的一条小命也不够。”

“那，也不能去犯法呀！”

“你放心。这个国家没有警察，没有监狱，甚至没有枪炮之类的武器，放开胆子干吧！”

“我不干！”

“你不干？我先把你杀了！”大胡子伸手把小迷糊提起来，从车门扔了出去，“去！不然，我用枪打死你！”

小迷糊怕极了，怯怯地走到守门的机器人那里，刚说了两句话，大胡子从侧门溜了进去。

“你来干什么？”守门的机器人问。

“我不干什么。”小迷糊说。

“那你走开吧！”

“我……”

这时，楼内响起了枪声。

守门的机器人敏捷地抓住小迷糊，一起走进楼内。

只见大胡子被一个高个儿的机器人揪住。在古董柜台内，一位金发女郎躺在血泊中。

高个儿机器人对大胡子说：“你犯了抢劫杀人罪，立即对你进行宣判！”

大胡子显得很平静，说：“宣判？你们国家有法院吗？”

高个儿机器人说：“我们国家是没有执法机关，但是，有人犯了罪，任何人都可以执法，惩罚手段只是一个：赔偿时间！你杀人要偿命，小姐失去的时间，由你来偿还！”

高个儿机器人将大胡子的时间卡插入时间交换机的输出口，将被害的金发女郎的时间卡插进输入口，一按按钮，嚶嚶嚶，在轻悠美妙的乐曲声中，时间像血液一样在流动。只见大胡子慢慢变得虚弱，不久便倒了。突然，大胡子的时间卡跳了出来，卡上的记录为“0”，大胡子的生命结束了。而金发女郎的脸由苍白转为红润，嘴在微微启动。她仍处在昏迷之中。“看样子，凶手生命的时间不足以弥补被害人失去的时间，对了，”高个儿机器人拿起大胡子的时间卡一看，说，“凶手40岁，被害的小姐25岁，小姐还缺15岁时间才能复活，怎么办呢？”

“让他来补偿！”守门机器人将小迷糊推过去，“他是同案犯！”

“我不是！”小迷糊争辩着。

“你是打掩护的，转移了我的视线，不然，凶手不会在我眼皮底下溜进楼的。”守门机器人说，“让他赔偿时间！”

“只好这么判决，不过，”高个机器人拍拍小迷糊脸蛋，“惩罚15年时间多了点。但是不这样，就救不活这位小姐，这……”

“没关系！”小迷糊来了豪气，“为救人，你们要多少时间都行，反正我有的是时间！”

“你这人不坏，大概就是做事有点迷糊！”守门机器人对小迷糊也有了笑容。

小迷糊的时间卡插进时间交换机器的输出口。不多会儿，那个金发女郎醒来了，像做了一个沉重的梦，打个呵欠，伸个懒腰，笑微微地站起来了。说来真怪，伤口也愈合了。

大家一看小迷糊，都笑了起来：个子没高，眉毛却变得重了，嘴唇变得厚了，嘴的四周泛起青虚虚的胡茬儿。噢，他已是27岁的大小伙子了。

小迷糊可不明白别人笑什么。虽然眨眼工夫长了15岁，失去15年的时间，但没有什么大的感觉，只有那么一点点像输过血之后的虚弱和轻飘。

金发女郎知道事情经过以后，拍拍小迷糊肩头，表示感谢。

两个机器人把大胡子抬进一辆面包车里，由高个儿机器人驾驶着，将大胡子送到惜时国的冷藏中心去，经过速冻，冷藏起来，等大胡子的哪位亲人有剩余时间还可以把他救活。在惜时国，“时间”是万能的，只要有了时间，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小迷糊告别的时候，守门机器人将大胡子停放在门前的小轿车送给了他，作为他多付出的时间的补偿。

小迷糊坐进小轿车里。他在公园里开过碰碰车。不过，这点开车技术就足够了。这车开起来，好像小迷糊心里想去哪儿车就往哪儿行驶。不久，小轿车在电子游艺城门前停下来。

不错，他该轻松、开心一下了，同大胡子的这段相遇，越想越怕，有些伤神。

小迷糊一头扎进游戏厅。这里一台台游戏机无比先进，游戏项目繁多、玄妙、神奇，像魔幻一样把小迷糊迷住了。

他将时间卡交给服务小姐，用“时间”换来大把大把的硬币。他坐在一台游戏机面前，将一个硬币投进去，荧屏上是一场罕见的星际大战，星际的联合部队正围攻地球，地球人正陷入一片惊慌。小迷糊决定组织地球人反击。一个小斗士（怎么像自己？）出击了，抡着棍棒，一路搏斗，击倒了几个外星人，后来被击倒了……咳，真是笨蛋！小迷糊重新组织反击……

“先生，”一位服务小姐走过来说，“硬币没有了，要不要再给你兑换？”

“哎呀，真啰嗦！”小迷糊叫起来，“时间卡放在你那儿，不断给我兑换硬币！”

“你要不要饮料和点心？”

“要！”

服务小姐很快将玩游戏机的硬币和饮料、点心送来了。

小迷糊一边吃着、喝着，一边玩着。

眼前是浩瀚的宇宙，电光闪闪，杀声阵阵。小迷糊发誓要挽救自己居住的这个绿色星球——地球。他指挥地球人进行一次又一次反击……

时间在飞逝。此刻，很像电影里的快镜头，一天像一秒钟那么快地在流动、在消失……不知过了多久，游戏机突然停机了。

“先生，你生命的时间还剩不多了。”服务小姐走过来提醒。

“你说什么？”小迷糊惊问。

“也就是说，你再这么玩下去，很快就要死在游戏机前的。”

“你在吓唬我！”小迷糊叫起来，“我爸从游戏厅里把我拖出来的时候，就这么吓唬我！”

“你不信？”服务小姐彬彬有礼地说，“好，你跟我来。”

服务小姐把小迷糊领到一面大镜子前面，说：“看看吧，你老到什么程度了！”

小迷糊看见镜子里面有个小老头，满头白发，白胡子拂胸；一脸深深的皱纹，两腮凹陷下去了。他摸摸脸，那小老头就是自己。他吓得哭起来。

“我要回家！我要找爸爸、妈妈！”

“那好，我可以通过国际通讯卫星发启示，”服务小姐坐在电视荧屏前，问：“你叫什么名字？”

“王大海，外号叫小迷糊。”

“怎么叫小迷糊？”

“因为我老爱睡觉，每天老像睡不醒似的，迷迷糊糊的，就叫……”

服务小姐笑了起来。又问清了小迷糊的父母姓名，于是电视荧屏上出现：

认人启示

惜时国收留一个叫王大海的孩子，外号叫小迷糊，请他的父亲、母亲前来认领。

不多会儿，荧屏上出现 30 岁的一男一女。

小迷糊叫起来：“爸爸！妈妈！我是小迷糊！我是你们的儿子！”

荧屏上的男人说：“你这个小老头，怎么会是我的儿子？”女的说：“我们的儿子只有 12 岁啊！”

一男一女从荧屏上隐去。

小迷糊没命地大叫起来：“爸爸！妈妈！救救我呀？”

后记

《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刊百卷文库》由中国少年儿童报刊工作者协会主持编选。在协会的倡议下，会员单位中有 100 家自愿参加了编选工作。各家自编一卷，全套文库共 100 卷。

各家在编辑过程中，本着导向正确、思想健康、文字规范、格调高雅、贴近少儿、体现特色的原则，筛选了九十年代以来的代表作品，其中不乏精品之作，因此各卷都有一定的质量。当然，由于各个报刊的主客观条件不尽相同，质量上也就难免存在差距，但是总体看来，这套《文库》仍然真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年儿童报刊事业的发展，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少年儿童报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足迹。

编辑这样一套《文库》在我国还是第一次。由于经验不足，可能有不少谬误，敬请各方人士和小读者指正。

《文库》卷目中，各卷的顺序是按以下原则排列的：按报刊的性质分为 8 类；同一类中，中央单位主办的在先，地方单位主办的在后；同是地方单位的，按所在行政区划的顺序排列；同在一地的，按创刊时间的先后排列。

《文库》的出版得到了同心出版社的支持，在编辑过程中，一批少年儿童报刊界的老编辑审读了各卷文稿，特此致谢。

1997 年 3 月

